

書叢本基學國

在 文 明

(上)

纂 熙 薛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91B

書叢本基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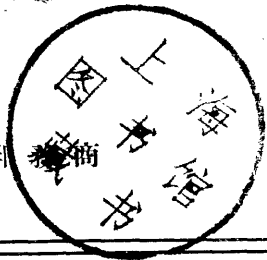
在 文 明

(上)

纂 熙 薛



行發館書印



~~1650258~~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存目

明文在一百卷國朝辭熙編熙有練閱火器陣記已著錄是書仿昭朝文選體例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所錄亦頗存鑒別蓋熙爲汪琬門人於古文有所受之也然數多則簡擇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楛未翦則亦勢使之然耳

文之有選。始於梁昭明。其所收雖未足盡秦漢魏晉之文之勝。而後之言選者。昉焉。自是姚鉉有唐文粹一百卷。呂祖謙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蘇天爵有元文類七十卷。明文久未有成書。薛子乃編次爲文在一百卷。旣成。以序請。予讀之。竟裘爲之序。曰。文章在天地間。其用最廣。三代六經之文。予不敢輕論。已後世稱文。乃塵以詞章當之。顧所係亦鉅矣哉。上自朝廷郊廟詔誥冊祝。非文不宣。奏議牋啓。非文不達。史官之藏。朝章國故。因革之大。非文不著。名公卿大夫之勳伐治行。非文不行不遠。下至山川草木贈送遊覽器物之微。非文無以徵古今。杼意旨。蓋天地無終窮。文章之用亦與無終窮。不能一日廢也。自西京歷唐宋元之久。爲文者至多。而爲之而詣其至者。遷固而下。凡二十餘家。其間世代有升降。因之文章有洪纖高下深淺精瑒蕪潔之殊。或者疑其不盡同。獨間取是數十家而按之。大槩其出也有源。其注也有委。施之世可以濟用。垂之後可以不朽。則無不同。夫其所爲不同者。形模也。句字也。其同者。本原也。嘗譬之水然。河之渾。淮濟之清。江之洶涌。湖波之演漾。其變不窮。而其出於地而注於海則同。豈惟是。凡盈天地間之水。巨細不可以什伯計。而苟其發之有源。注之有委。則皆得以水名。惟夫爲斷港爲蹄涔。斯無取焉耳。近代之言文者。吾惑焉。六經不可學。學文當法遷固。前人有爲是言者。於是一二人力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遷固之本領不可得而闕。而遷固之形模。句字易襲也。識者乃從而詆其後。曰。贗史漢。詆之。則思救之。救之道。舍歐曾奚從。於是一二人力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歐曾之本領難闕。其形模。句字易襲。猶之史漢也。識者又將從而詆其後。曰。贗八家。嗚呼。原之不探。而相徇以貌。彼亦一贗。此亦一贗。吾懼相詆。替無已時也。是編所收。斤斤祖禰歐曾。而能辨其贗。溯其原。薛子自言十五年苦心在是。蓋將躋

明一代之文與宋元諸名家竝。而由宋元以力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如歸震川所云者。庶幾近之已。按文鑑止於北宋。文類成于元統。皆其本朝之人爲之。姚鉉以宋人纂集唐文。與是書頗類。鉉書成。藏于家。其子嗣復始上之朝。猶未卽行世。薛子以門人之力。鋟諸梓。得身見是書之流布。則門人亦賢矣哉。

薛子名熙。字孝穆。常熟人。

康熙丙子中冬。長至前八日。商丘宋犖序。

今上御宇之十有八年。詔修前明一代之史。良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其盛典也。熙窮居草澤。亦嘗與二三子竊念之。史不可亡。而一代之文可以備史編之闕者。獨可亡乎。顧文集繁蕪。觀者無所適從。而又囿於明季雜亂之見。雖大儒宿學。亦棄置不觀。遂以爲前明無文而文亡。卽有觀者。亦嘗選輯而徑路不分。棄取未當。遂以爲前明之文如是。而文愈益亡。熙竊憂之。爲之深求其故而不得也。久之而知明文之亡。殆亡於宋景濂先生之集乎。或者謂潛溪實爲開國文臣之冠。一代之文。實始倡之。而子顧以爲文之所由亡何也。熙曰。明初之文之盛。潛溪開其始。明季之文之亂。亦潛溪成其終。蓋潛溪之集不一體。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澤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諸公善學潛溪者。得其俊永而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所以盛也。隆萬以及啓禎朝之諸公不善學潛溪者。得其塗澤而亦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亡。必然之理。所以明文之不可以不選也。選之維何。取其俊永者十蓋居其八矣。俊永者何。是乃所謂文也。不則卽孔子之所謂言之不文也。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平淡者取其備體。塗澤者取其不雜。不過十之一二而已。閱斯編者。必參以景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而知熙之苦心。蓋近已十有五年而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歸震川先生云。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以上而與之匹敵。而不及唐之韓柳者。以昌黎挺出於瑠瑒藻績之中。而陶汰未盡。則猶有塗澤者存。柳州始尙囿於唐之習氣。至中歲乃大變。始盡去其塗澤者。今其文可觀也。至於宋元之文。則平淡而加之以俊永矣。熙謂是編之文。直可以比並宋元。而追數千載以上者。又以潛溪爲首功。於乎。數千載以上之文。非猶夫人之文。蓋六經四子之文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潛溪先生亦曰。爲文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

通衢。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彼塗澤者。矯語秦漢。夫秦漢之人。不過李斯。鄒衍。司馬相如輩而已。以視孔孟。何如哉。由斯以觀。則有明一代之文。斷斷在茲。不可誣也。是國雖亡。而文不與之俱亡也。熙將以類編次之。授學子輩卒業焉。若欲以備史編之闕失。塵乙夜之覽觀。行世傳後。熙實不敢聊爲誌之。

康熙三十二年春三月望前三日吳郡後學薛熙謹序

吾師半園先生既纂輯明文在編爲一百卷。自爲序授鏞輩讀之。僉曰善。於是鏞與同門生太倉徐子龍、驥、吳縣倪子霽、仁和金子彬輩謀鋟諸梓以廣其傳。非先生意也。既鏞版成。諸子以鏞齒差長。宜有序。鏞於是私於先生曰。先生爲人孤行己意。世之不悅於先生也久矣。世之好訾議而不樂成人之美者衆矣。是編出而鏞輩親受業於先生者知之深。其不知者或議有明三百年之人文具在。採之而人物不備。選之而棄取未當。則奈何。先生笑曰。藏諸可也。鏞唯唯退。一日又以講先生曰。甚哉子之固也。六籍之傳亦有幸有不幸焉。奚其備。昔季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嘆曰。美哉泱泱大國之風。必非傲辟驕志之音也。則知太公以至四公時之正風。子札猶及見且聞之。孔子與子札同時。且詩又在魯。而止錄哀襄時之變風。雞鳴以下十有一篇者。孔子偶不及見。其正風則齊之不幸也。至於時異勢殊。而至殘闕失次者。經傳中多有之。豈孔子之博觀而不能求其備歟。蘇子瞻謂蕭統之文選。選之未當。淵明集之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則知其忽遺者多矣。至若子夏之序李陵之書。蘇武之詩。僞而不能辨。宋玉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甚矣其繆。未可以一二數也。奚其當於乎淵明之有忽遺。淵明之不幸也。然有專集在。其他見於文選而無專集者。斯人之幸也。子乃言然。子之固也。鏞於是憮然曰。善。退而思之。以是編而欲推尊於六籍之後。則猶謂鏞輩之阿私。若以之繼文選實有餘。何也。編次之法仿之而有加焉。首賦次詩。次騷。次七次演聯珠。次詔誥制冊。次策問。次檄露布。次頌表箋啓奏疏。次贊箴銘原議論辨說。次書序記碑銘墓誌傳行狀。次錄。次書事雜誌。次冠詞字詞哀誄祭文。次公移。次題跋。於乎。有篇章以來。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況有明之人文。盛於齊梁之人文。卽或採之未備。則孔子之經已若斯。選之未當。則世之

議統者又若斯。不害其爲六籍爲文選也。而文選以帝子之力。何難搜羅之富。乃僅而得碑二首。狀一首。墓銘一首。誌又缺。祭文一首。何其寥寥乎數篇也。以視斯編當必有能知之者。鏞於是應同門諸子之命。述先生之意。摹刻於先生序之次。以告於世之成人之美者。勿訾議先生也可。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長至日門人長洲錢大鏞謹序。

明文在參訂姓氏

受業門人

長洲錢大鏞禹銘

太倉徐龍驤雲期

長興錢兆沆樂肯

仁和金 彬子萬

涇陽王如辰□□

福清翁弘學蔭伯

吳縣倪 霽亦雲

常熟曹 覺尹先

長興錢兆澄鬱思

常熟孫佑稀一水

曹縣蘇 珽□□

常熟許 穀貽孫

長洲張書升□□

嘉定陳豐羽祖文

常熟沈 煌昭文

長洲許 □□□

常熟李 琮玉芳

常熟李 琳貢惟

常熟范一鸞□□

涇陽張懷瑾□□

休寧張 涑聖城

同郡名賢

太倉陳氏名 胡確庵先生

長洲汪氏名 琬鈍翁先生

崑山徐氏名 乾學健庵先生

長洲尤氏名 侗悔庵先生

長洲宋氏名 實穎既庭先生

長洲彭氏名 龍雲客先生

吳縣繆氏名 彤念齋先生

吳縣錢氏名 鏗香山先生

吳縣錢氏名 中諧庸亭先生

崑山徐氏名 秉義果亭先生

吳縣周氏名 茂藻子潔先生

吳江朱氏名 鶴齡長孺先生

長洲范氏名 必英秋濤先生

長洲韓氏名 葵慕廬先生

吳縣徐氏名 晟禎起先生

嘉定許氏名 自俊潛壺先生

吳江顧氏名 有孝茂倫先生

常熟孫氏名 朝讓本芝先生

孫氏名 永祚雪屋先生

錢氏名 陸燦湘靈先生

錢氏名 朝鼎黍各先生

馬氏名 班定遠先生

王氏名 澧蘭陔先生

明文在 參訂姓氏

翁氏名叔元鐵庵先生

蔣氏名伊莘田先生

曾氏名肇甲先乙先生

陳氏名煌圖鴻文先生

鄧氏名林梓肯堂先生

嚴氏名熊武伯先生

陸氏名貽典勅先先生

薛氏名維嵩汝凝先生

薛氏名維巖汝瞻先生

明文在凡例

一是編約計詩文二千餘首。雖係前明一代之文。必與本朝著作鴻篇有相關者。始得登選。以備參考。凡有羸悖字面應刪者。先生與鏞輩詳加披閱。抉摘無遺。

一是編雖取行文要構新意。翻前案。變換局法。然必原本經史。是非不背於聖人者錄之。以爲學古之津梁。

一是編以韓柳歐二蘇曾王七家文爲宗。蓋前明大家如宋潛溪。方正學。蘇平仲。楊東里。王陽明。唐荆川。歸震川諸公。心法相傳。以明潔爲主。真得左國史漢之神理。所以爲正派。不則卽爲異趨。與六朝文體判然不同。然有通篇學六朝者。自成一體。仍錄一二。若將六朝字句夾雜大家文中者。謂之倚市態。槩不入選。又大家文中直鈔左國史漢韓歐成語。及故爲險澀之詞者。謂之生吞活剝。墮於魔道。則斷斷不選。語錄本非文字。若篇中有直寫語錄句者。亦不入選。

一選文務要合法。法者一意到底。起承轉合。秩然不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不全者。不合法者也。全者又必姿韻溢。出紙上。然後讀之。可以移人。姿者何。卽昌黎所謂言詞之短長也。韻者何。卽昌黎所謂音聲之高下也。如人面目之有致也。乃登上選。若僅平鋪直敘。則略似人形者。天下皆是。收之不勝收矣。然或文取備體。人推物望者。苟法度不失。姿韻雖少。亦勉錄一二。

一近時選家。俱不分門類。學者無從知其體裁。是誠缺典。今各體俱參文選目錄。而稍增損之。以古文

有選本。自文選始也。但文選詳於詩賦，而略於序記誌狀。是編略於詩賦，而詳於序記誌狀。以詩賦之體約而易明，況前人已詳言之。序記誌狀之體變而難通，今之合體者鮮矣。故備載焉。至於策論，合作甚夥，美不勝收。且係場屋之文，有專選副刻。

一卷帙亦略參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分體編次。又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略仿類編之法。先生嘗謂鏞輩曰：初學詩文者，必先融會貫通大意。然每學一體，尤必熟讀是體。如學五字句，卽讀五言詩學七字句，卽讀七言詩。學某種序，卽讀某種序。學某種記，卽讀某種記。涵咏既熟，然後下筆自有神助。先生又云：看書與讀書功效不同。看書者反覆觀覽，不過明其理。如欲習其辭者，非迴環朗誦，不能得其氣也。

一是編先生與鏞輩手披目覽，晨書暝寫，得之全集者十之七，得之選本者十之三。歷十有五年而始成。然家鮮藏書，而借本又多祕惜。名篇尙恐挂漏，容當補遺。但文之佳者未錄，則實有之。文之不佳者濫入，則或未也。至於當代名作如林，真能廓清明季雜亂之弊，間辱投贈者，卽精選以藏篋。衍名之曰皇清文起，蓋取起衰之意也。因諸體未備，且館閣之文，蒐羅未徧，姑曰文鈔，意蓋有待。今拔其尤者先錄，梓以請正大君子焉。

一選錄姓氏不依時代，有啓禎時人刊於洪永之前者，亦有一卷中反復重見者。歷觀文選、文粹及文苑英華諸書皆然，是編亦猶行古之道也。

一鑒定姓氏，自本省督撫藩臬諸鉅公，以迄四方同郡諸前輩名賢，非親承指授者，不敢濫及。

一參訂姓氏係同學友人及門弟子曾經反覆平議者載於每卷之首以誌同好未寓目者不與焉。
一古本書籍不加圈點批評欲覽者自得之近閱坊本俱照時文小說密圈密點妄批妄評此其人目未覩宋元明初板耳先生未敢以之薄待天下士也。

一古本俱係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有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庸劣不堪於今爲甚是。編鏞輩特請同門生倪子亦雲用趙文敏公小楷法書之間有字畫不依洪武正體者從唐宋名人法書也至於編次卷帙校對差悞俱出其手尤不可泯又選劄廟良工厚其既廩監視鈔梓頓改陋習亦復古之漸云。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秋吳郡半園學人

錄大鏞
徐龍馭識

明文在目錄

卷一

賦

北京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李時勉
宋濂

卷二

賦

大韶賦并序

貝瓊

卷三

賦

友筠軒賦

思歸軒賦

弔屈平賦

試三農望雪賦

水仙花賦

方孝孺
王守仁
王守仁
徐有貞
徐有貞

顧山賦

卷 四

樂章

朝會樂章凡二十六首

朝會樂章凡十二首

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三首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凡八首

廣漢難辭

銅井迎送龍辭闕

迎日辭闕

卷 五

樂章

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首

平元鏡歌鼓吹辭

琴操一首

琴操二首

黃澹耀

顧祿

王景

梁寅

宋濂

宋濂

唐肅

唐肅

王紳

楊士奇

宋濂

胡翰

琴操一首

琴操二首

琴操十首

卷六

古詩

視學詩

騶虞詩

平安南詩

卷七

古詩

童冀六首

韓弈一首

宋濂一首

卷八

古詩

袁介一首

明文在目錄

劉基

王禕

朱右

胡廣

梁潛

楊士奇

錢宰八首

楊基一首

謝應芳一首

顧祿一首

王行一首

史遷一首

胡儼一首

卷九

古詩

葉見泰一首

謝應芳三首

卷十

律詩

張羽九首

汪廣洋二首

王禕一首

詹同一首

鐺崧一首

王彝一首

王履一首

張適二首

孫蕢二首

吳斌一首

徐賁四首

宋濂一首

張以寧六首

魏觀一首

胡翰一首

孫作一首

藍仁一首

楊 基九首

管 訥一首

唐 敏二首

郊 韶一首

張 適五首

祝允明一首

袁 凱六首

唐 肅一首

程國儒一首

易 恆一首

沈 周四首

文徵明一首

卷十一

律詩

高 啓四十一首

顧 璉二首

邵 寶一首

桑 悅一首

徐禎卿一首

李夢陽一首

鄭 作一首

薛 蕙一首

顧 璘三首

陳憲章三首

楊循吉二首

魏時敏一首

蔡 羽一首

程 誥 首

何景明一首

孫一元一首

鄭善夫一首

蔣山卿一首

韓邦靖二首

李鳴鶴一首

卷十二

律詩

李東陽九首

王越一首

宋濂一首

張以寧二首

張羽四首

徐賁一首

蘇伯衡一首

梁寅二首

謝應芳二首

吳世忠一首

汪本一首

楊慎一首

馬汝驥一首

王穉登四首

張泰一首

魏觀四首

王禕二首

宋訥四首

劉崧三首

朱夢炎一首

趙沆一首

王行二首

楊基十二首

吳浩一首

易 恆二首

謝 遷二首

周 用二首

陳憲章一首

邵 寶二首

曾 鐸三首

卷十三

律詩

朱 右九首

劉 基八首

高遜志一首

邵亨貞二首

藍 仁一首

貝 翱二首

林 弼一首

張 紳二首

張 適二首

林 俊一首

劉 玉一首

王守仁二首

顧 清二首

楊循吉一首

袁 凱三首

揭 軌二首

韓 奕六首

劉仔肩一首

陶 奎一首

王 翰四首

練 高二首

戈 鎬一首

甘 瑾三首

林 鴻五首

袁 華四首

王 佐一首

卷十四

律詩

沈 周十三首

王 鏊二首

祝 允明二首

劉 英三首

李 夢陽一首

王 九思一首

李 濂一首

高 濂一首

王 韋一首

張 綆四首

高 啓二十首

浦 源一首

孫 賚二首

郭 翼一首

吳 寬五首

唐 寅二首

文 徵明八首

徐 禎卿一首

康 海一首

黃 省曾一首

孫 一元一首

朱 應登一首

王 磐一首

楊 慎一首

卷十五

絕句

張含一首

朱曰藩三首

許穀一首

程本立一首

顧璘五首

方孝孺一首

汪廣洋四首

張以寧一首

劉崧一首

劉長渙一首

管訥一首

偶桓一首

張籌一首

練子寧一首

黃衷一首

金鑾一首

王穉登十四首

周啓一首

唐之澤一首

張羽三首

危素一首

詹同 一首

唐仲實一首

葉子奇五首

王履一首

張適一首

孫蕡四首

程本立二首

俞貞木一首

楊基一首

劉基一首

邵珪一首

王弼二首

劉英一首

王穉登二首

卷十六

絕句

沈周一首

陳蒙一首

李東陽一首

王誥一首

孫一元一首

汪本三首

蔣山卿一首

龔詡一首

袁凱二首

高啓十六首

陳憲章二首

史鑑二首

唐寅一首

徐禎卿三首

祝允明一首

張泰一首

薛蕙一首

程元輔一首

余育一首

楊慎一首

蘭廷瑞一首

卷十七

絕句

江績一首

鄴韶一首

黃哲一首

鄒緝一首

王儻一首

郭登一首

張楷一首

方孝孺二首

劉溥三首

晏鐸二首

金幼孜三首

張楷四首

卷十八

胡侍一首

郭翼三首

許觀一首

楊士奇一首

王璉一首

王恭二首

于謙一首

施敬二首

陳繼二首

徐有貞二首

楊士奇二首

郭武二首

方孝孺二首

騷

雲林辭

蘇伯衡

懷龍門辭

劉基

採芳辭題仲英綠波亭

王禕

弔茂陵辭

方孝孺

誚伯牙辭

方孝孺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子亦和之

王守仁

卷十九

七

文訓

王禕

志釋

宋濂

卻巧文

王達

卷二十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濂

卷二十一

詔制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免租稅詔

開科舉詔

封諸王詔

封安南國王詔

封占城國王詔

封高麗國王詔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諭安南國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封靖西王制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諡文隱改諡文毅制

卷二十二

誥 祝册諭祭文

明文在 目錄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宋濂

王禕

蘇伯衡

蘇伯衡

歸有光

皇外考妣追封誥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楊暉除中書左丞誥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安統除兵部尙書誥

魏觀除太常卿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文除侍儀使誥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誥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宋濂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陶安

宋濂

宋濂

宋濂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蘇伯衡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濂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禕

懿祖謚册文

蘇伯衡

懿祖妣謚册文

蘇伯衡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郤氏文

歸有光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歸有光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有光

卷二十三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卷二十四

檄 露布

諭屬檄

羅倫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討賊檄

閩廣平賊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擬盪平羣盜露布

卷二十五

頌

平江漢頌

祀方丘頌

膏露頌

瑞麥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卷二十六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陸可教

黎遂球

于慎行

高啓

王鏊

宋濂

劉基

宋濂

劉基

宋濂

蘇伯衡

蘇伯衡

進大明律表

進元史表

進寶錄表

重進大明會典表

進千家姓表

卷二十七

牋 啓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上蜀府牋

再上蜀府牋

三上蜀府牋

四上蜀府牋

上蜀府啓

再上蜀府啓

上益藩啓

謝方相公啓

宋 濂

宋 濂

解 縉

李東陽

吳 沈

高 啓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吳貞啓

駱駿會

送高制臺回籍啓

李維楨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卷二十八

疏

江南災傷疏

周用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卷二十九

疏

理河事宜疏

周用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卷三十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卷三十一

贊

魁星贊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象山陸先生贊

宋景濂像贊

訥齋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鄭仲釋像贊

葉用賓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畫像贊

張雨懷贊

高叔英先生像贊

溟滓生贊

卷三十二

箴 銘

明文在 目錄

歸有光

方孝孺

趙東山

王 禕

金 寔

唐順之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陳繼儒

黃澹耀

宋 濂

家人箴十四首

方孝孺

守口如瓶箴一首

劉基

器物銘二十首

王禕

卷三十三

原

文原

宋濂

畫原

宋濂

卷三十四

議

郊祀議

季本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王待制私諡議

方孝孺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卷三十五

論

衡運論

分野論

井牧論

兵禮論

貞女論

卷三十六

辨

河圖辨

洛書辨

璽辨

卷三十七

說

染說

鑽燧說

空同子譬說

馬政說

胡翰

蘇伯衡

胡翰

吳沈

歸有光

王禕

王禕

王禕

劉定之

蘇伯衡

蘇伯衡

宋濂

蘇伯衡

蘇伯衡

林貞勝

林貞勝

卷三十八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答梁孟敬書

與王待制書

宋 濂

劉永之

徐一夔

卷三十九

書

與蘇先生書

答鄭仲辯書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卷四十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 坤

卷四十一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與方正學書

與宣仲濟書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與會長石編修書

寄姚孟長太史

卷四十二

序

志樂序

易經傳訓測序

春秋私考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右編序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卷四十三

唐順之

王叔英

歸有光

張居正

張居正

唐時升

婁堅

楊繼盛

洪若水

唐順之

宋濂

葉向高

劉崧

序

大明日歷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柱國表序

會試錄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京闈小錄後序

湖廣武舉錄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卷四十四

序

象山文集序

朱葵山文集序

吳濰州文集序

曾助教文集序

郁離子序

宋濂

鄭曉

王世貞

薛瑄

方孝孺

方孝孺

鄒守愚

焦竑

王守仁

宋濂

宋濂

宋濂

徐一夔

項思堯文集序

蘇太史文集序

東里續集序

傲庵稟序

半山藏稟序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卷四十五

序

吳湯日詩序

青霞先生詩集序

朱碧潭詩序

碧梧軒詩集序

踏花篇序

河村詩集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卷四十六

明文在 目錄

歸有光

方孝孺

李時勉

桑悅

湯賓尹

艾南英

曹學佺

茅坤

王慎中

王慎中

艾南英

黎遂球

劉基

序

洪武正韻序

古樂府詩類編序

唐詩品彙序

說苑序

篆書考正辯僞序

太古正音序

卷四十七

序

素王紀事序

闕里誌序

山東通志序

范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江氏桂巖集序

楊氏萬木圖序

宋濂

胡翰

高棟

董其昌

方孝孺

宋濂

商輅

李東陽

陸欽

方孝孺

方孝孺

楊士奇

楊士奇

卷四十八

序

成仁遺藁序

文山詩史序

宋遺民錄序

致身錄序

忠節錄序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卷四十九

序

游西苑詩序

桃花澗修禊詩序

遊甕山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胸海唱和詩序

明文在目錄

舒芬

劉定之

程敏政

陳繼儒

焦竑

□□□

楊士奇

宋濂

倪岳

李東陽

方孝孺

王衡

卷五十

序

賀崕崕張公平難峻遷序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送紀僉事之陝序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送涂體常司訓序

卷五十一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贈周瑩歸省序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王世貞

陸釗

羅玘

王度

林爓

林希元

邱濬

解縉

蔡清

宋濂

王守仁

謝肅

送東陽馬生序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贈南城羅先生序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卷五十二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吳司訓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宋濂

方孝孺

王守仁

朱善

邵寶

黎遂球

歸有光

周用

楊士奇

陳川

周用

周順昌

王慎中

金寔

卷五十三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卷五十四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龔裕州壽序

楊漸齋壽序

周弦齋壽序

戚思訥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李東陽

李東陽

陸燾

黃淳耀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周秋汀八十壽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卷五十五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裴母周氏貞節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邱恭人七十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氏壽宴序

卷五十六

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重修六合縣學記

歸有光

唐時升

婁堅

許應元

王慎中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李東陽

王守仁

王守仁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冉子祠堂記

茅坤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象祠記

王守仁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卷五十七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重修浙江貢院記

王守仁

卷五十八

記

文淵閣藏書記

漢南北軍記

御史府記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涪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卷五十九

記

葉治中歷官記

西門記

海上平寇記

卷六十

記

宋九賢遺像記

蘭亭觴詠圖記

馬世奇

王禕

方孝孺

胡纘宗

楊士奇

商輅

宋濂

宗臣

王慎中

宋濂

宋濂

江山秋霽圖記

新都八陣圖記

柳氏譜系圖記

李龍眠畫羅漢記

卷六十一

記

虎邱雲巖寺重修記

紹興崇福寺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卷六十二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承恩堂記

岳正

楊慎

方孝孺

黃溥耀

楊士奇

劉基

祝灝

馮琦

吳訥

歸有光

方孝孺

楊溥

觀風亭記

川上書堂記

求古齋記

尚節亭記

君子亭記

慈竹軒記

慕竹堂記

雪竹軒記

竹溪記

卷六十三

記

梁氏書莊記

蜀山書舍記

書畫船記

苦齋記

何陋軒記

李夢陽

蘇伯衡

方孝孺

劉基

王守仁

方孝孺

王世貞

歸有光

唐順之

梁寅

高啓

黃淮

劉基

王守仁

養餘園記

卷六十四

記

成趣軒記

見村樓記

世有堂記

滄浪亭記

杏花書屋記

耐齋記

寶界山居記

坦齋記

可樓記

文漪堂記

長林亭記

歇庵記

寶善堂記

王世貞

胡翰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金寔

高攀龍

袁宏道

莫雲卿

陶望齡

唐時升

卷六十五

記

賜遊西苑記

遊陽山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遊龍門記

遊草堂記

夜渡兩關記

雨中泛湖記

雲巖雅集記

卷六十六

記

琅琊遊記

遊鍾山記

遊荆塗二山記

遊東山記

明文在 目錄

李賢

胡廣

王禕

薛瑄

薛瑄

程敏政

許穀

徐有貞

宋濂

宋濂

宋濂

楊士奇

卷六十七

記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牕碑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救荒滄記

華氏義田記

常熟縣趙段圩隄記

昌平州義莊記

卷六十八

碑

敕建歷代帝王廟碑

大明敕建太學碑

敕建禮部賜宴之碑

敕修河道工完之碑

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卷六十九

宋 濂

王 與

唐順之

唐順之

歸有光

陶望齡

宋 訥

宋 訥

楊士奇

徐有貞

胡 廣

碑

禹廟碑

孔氏家廟碑

蒲州廟學重修碑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

卷七十

碑

精忠廟碑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義勇武安王廟碑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宗忠簡公祠堂碑

康山忠臣廟碑

晉卞忠貞公廟碑

卷七十一

碑

李夢陽

胡翰

薛瑄

劉基

徐有貞

王世貞

錢福

張時徹

靳貴

錢繼登

劉三吾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卷七十二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沐

公神道碑

王景

卷七十三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卷七十四

墓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茅坤

卷七十五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濂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宋濂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黃灣馬公墓表

徐夔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卷七十六

墓誌銘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蘇伯衡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卷七十七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諡

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翊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卷七十八

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潛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宋濂

宋仲珩壙誌銘

方孝孺

黃菊東墓銘

謝肅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卷七十九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張運使墓誌銘

訓導殷翁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卷八十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墓誌銘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卷八十一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唐順之

唐順之

唐順之

唐順之

歸有光

歸有光

徐階

王錫爵

胡儼

高啓

宋濂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卷八十二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順之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卷八十三

傳

鐵崖光生傳

貝瓊

謝翱傳

卷八十四

傳

危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傳

二孝子傳

崔鑑傳

唐珏傳

義士楊景和墳傳

杜環小傳

李疑傳

卷八十五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王冕傳

南宮生傳

胡翰

宋濂

歸有光

王叔英

吳桂芳

張孟兼

張弼

宋濂

宋濂

方孝孺

宋濂

高啓

一峯先生傳

邢布衣傳

陳方伯傳

隱君顧子武傳

鹿野翁傳

卷八十六

傳

王烈婦傳

陶節婦傳

卷八十七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厚旨宋公行狀

陳獻章

文震孟

文震孟

文震孟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方孝孺

方孝孺

鄭楷

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 濟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卷九十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卷九十一

錄 書事

秦士錄

宋 濂

西事錄

魏 濬

書博雞者事

高 啓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卷九十二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仙都山志

包山寺志

銷夏灣志

相公墩志

項脊軒志

鶴瓢志

雙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書齋銘

卷九十三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李都尉字辭

金子權字解

宋 濂

陳子龍

姚希孟

蔡 羽

吳應箕

歸有光

王 彝

方孝孺

方孝孺

歸有光

劉定之

宋 濂

蘇伯衡

嚴氏子字辭

趙彥殊字序

傅氏字說

左翁號詞

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彭百鍊哀辭

哀烈士辭

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明文在 目錄

胡翰

方孝孺

方孝孺

黃澗耀

宋濂

楊士奇

黃澗耀

沈明臣

歸有光

歸有光

謝雨祭城隍神文

里社祈晴文

卷九十七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祭太史公三首

祭外舅鄭公

祭鄭仲舒太常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祭薛文清公墓文

祭劉東溪文

祭學士柯先生文

瘞旅文

祭外姑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卷九十八

歸有光
方孝孺

唐順之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胡謚

周用

李東陽

王守仁

歸有光

歸有光

公移

南贛鄉約

卷九十九

公移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賀潮審單

卷一百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讀大雅

續讀書錄跋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題元祐黨碑

王守仁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宋濂

吳訥

方孝孺

劉定之

薛瑄

唐肅

倪元璐

題淵明小像卷後

書皮日休集後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書顏魯公爭座帖

唐柳書西平王碑

徽宗三馬圖

題劉商觀弈圖

跋眉庵記後

題米芾遺墨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宋濂

王鏊

王世貞

錢習禮

王世貞

王世貞

宋濂

高啓

陳敬宗

錢習禮

唐順之

明文在卷一

常熟 薛熙 纂
丹徒 何潔 輯

賦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實雄朔方。做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堯經營之伊始。徧華夏其歡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恆嶽其巍巍。鎮鑿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於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効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泉。識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功並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薨邃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佈仁政者也。乃若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

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郢鄂鉅鹿之廣衍。馳平疇沃野之綿延。溘淤恆衛經其野。濡磁夾桑匯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阨以大筏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巖峴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粵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涓騎射之雄。虎豹之姿。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洳灤涿。灌涇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厓。玉田白壁。神仙瑤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陽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岩巖。金臺岑嶺。紫氣丹青。景雲矚日。靈囿偃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騖鸞駕鶴之髣髴。其西則崇山鬱翠。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煙浮黛。上巖嶂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灑漾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隴畿。緣邱彌谷。澤渚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植頰育。廳廳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出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威衆誇敵。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妊而除苗害。狩無擇。

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殄夷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官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做象夫天體之圓。下効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轟。乎昊蒼。飛閣屹以奠乎四表。瓊樓崑以立乎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驤。闢闔闔其蕩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粲華星之爛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耀於天闕。金龍天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窗玲瓏。建瓴聯絡。複道迴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瑩。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妙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闈閔通。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綦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巖廊之上。則有泉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廣虞廷之歌。談義農之際。罄補袞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勤。人和旣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覆於闕庭。素鳥玄兔之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於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旣訖工。爰告成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棗盛

既潔。性怪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續續其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袞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粵絢燦而駭矚。率蹈舞於階除。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景鑠。鏗鯨鐘。奏雅樂。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疊瓊漿以斟酌。聯貂蟬以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藹歡聲於寥廓。斯可以媿太古之無爲。慶華胥而蹈栗陸。顧皇上的謙抑。視至治爲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稅。汰尤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華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勸。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槩揚國美於萬禩。復爲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惟帝之宮。廓氛禳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奉制撰蟠桃核賦序

宋 漣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

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尙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祕殿。眇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蘢。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鶩。紫雲之輜輶。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幃。乃濯翠簾。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劇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倘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惟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被窺烏牖之小兒。尙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瑩。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栴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兮墜星。衆皴蹙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灑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恍惚難憑。出無入有。變幻

莫停。橘類益兮。巴園。聚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鸞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諄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邱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歲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託之者歟。濂年已邁。舊學皆忘。未必言之足徵也。姑書以俟後之君子云。

明文在卷二

賦

大韶賦并序

貝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譽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學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於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爲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惟舜獨也。是韶爲舜之樂無疑。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感召。丹朱在位。羣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跕跕。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爲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於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覩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泖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澹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娥。攜趙女。擊鷗弦。考鼙鼓。若是以爲樂乎。公子慙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夫歌呼嗚嗚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

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蹴羸龍飛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弗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爲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磬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敍九功形九歌嶧陽之桐可以斲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泗濱之石可以磬而爲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爲鏞焉八音旣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爲鐘簾焉小體蹇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爲磬簾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淒切而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然有序或擊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兮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浩浩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丹朱賓而有恪俯而聆之純如甘辛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斂詘如斷玉之復續釋如驪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因之老龍唳九皋之玄鶴旣么妙而悠揚亦和平而淡泊無急微噍殺以感其憂無暉諧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客何爲而肅若神何爲而來思獸何爲而舞於土階鳳何爲而翔於茅茨明明協乎大章博儼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

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母之玉瑄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悵遺聲之寂寂。叫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實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爲何如。公子乃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氣開。洪流橫。民乃灾。五行汨帝爲哀。禹治之。啓始孩。決九川。平九垓。百穀生。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流殺兮。民灾旣除。山有鳥獸兮。川有魚爰可食兮。可居。肯樂且歌兮。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寬聰。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是依。出師於南。奮我帝威。我師旣還。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與刑兮。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爲。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瞽瞍。胡乃自賊。五教不形。禽獸盜賊。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旣平兮。別九州。下爲隰兮。高爲邱。徒則軒兮。涉則舟。以羨濟乏兮。百貨流。財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遭墊溺。寒我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違兮。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堯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雨時。節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廣莫測。孰參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埏如埴。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盪曷正。鸞雷怒矣。空桑無聲。綠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纂箏。妖倡爲妍兮。嘯鸞鶴而啼燕鶯。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質媿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三

賦

友筠軒賦

方孝孺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鸞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具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引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恥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碁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階。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龍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玕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

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糝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聒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思歸軒賦

王守仁

陽明子之官於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啾啾焉。曉曉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畊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俛俛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質質。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它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弔屈平賦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醕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嶮兮
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瀕洞兮蛟螭。山岑
兮無極。空谷兮淅淅。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熊哮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
魍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奸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
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
屠兮使騶。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伯蘭渚。瞻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
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嶠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愍。君可復兮排帝閭。望道跡
兮渭陽。箕羅兮其伴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
兮不忍。溘自沈兮心所安。雄之諛兮讒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己。爲魍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頽
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旗。掩靄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蚪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滂寥廓。
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嗟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
知我憂。

試三農望雪賦

徐有貞

維聖王之建極。位天地之正中。廓四海而無外。致九州之會同。六府順敘。三事允從。乃敦八政。務先農功。
辨諸土之物宜。肇萬井之提封。地有高下。夫有上中。比廬聯屬。溝洫交通。畊則均力。而合作。穫則計畝。而

中庸肆斯民之知本。咸豐豐而趨於農也。於時歲舍星紀。月將值子。道塗旣除。天根見矣。河水涵而成梁。場工畢而儲侍。黃鍾應律。陽氣伊始。書雲告祥。候風分祉。人心和而物情美。俟開歲而舉趾。皆閔閔以祈。迎占三白之有喜。方夫雲之未同。風之未起。顛然望之。若將雪而復已也。於是諸農有居山澤者。有居平陸者。上焉者。下焉者。相與齋咨而語。不能安處一其心思。而祈雪之雨焉。爾其聚衆而零於壇之上。駢足而立。翹首而望。冀天道之感通。想鬼神之情狀。號飛廉而召滕六。延屏翳以俱往。幹化機於須臾。凌玄虛而下。上少焉。風之緩者。以駛雲之滴者。以濃。一氣無垠。六合爲同。粲紛紛其下雨。飛素華於太空。見先集之維霰。後霏霏之無窮。輕若游絮。密若走蓬。散如珠璣。積如璧琮。著木成蕊。泊草生茸。遇境而晝。逢隙而封。塗瑤鋪而瑩潔。透瑣窗而玲瓏。青山爲之變色。綠池爲之改容。化萬殊而爲一。見物情之大同。若乃神京作極。魏闕雙直。玉樓十二。瓊筵四七。抗層臺於雲表。擢飛莖於霄側。冠珮輝煌而竝進。旂旄璀璨而分植。儼然如百靈之會明庭。肅然如衆星之拱辰極。斯太平之氣象。可覩而豐登之嘉兆。可識矣。於是三農之老。相率望闕而歌。歌曰。惟茲雪之零兮。慰吾民之情兮。遺蝗伏藏。年穀其登兮。東作有祥。力我畊兮。又歌曰。惟茲雪之零兮。遂吾民之生兮。年穀其登。匪由民之誠兮。惟帝德之徵兮。已皆載拜而退。小臣斯採焉。請藏金匱。

水仙花賦

徐有貞

百花之中。此花獨仙。孕形秋水。發采霜天。極纖穠而不妖。合素華而自妍。骨則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堅。匪凡工之瑣刻。伊玄造之自然。夔獨出乎風塵之表兮。憺幽真以忘言。爾其族生瓊洲。分植琪榭。華宮琳

館靡所不舍。先春而開。後春而謝。妝不假於粉黛。香何藉乎蘭麝。時從變乎炎涼。景無殊於晝夜。若乃芳敷南澤。翠發中坻。如王母之宴於瑤池。秀挺芳田。英翹蕙畹。又如上元之游於閬苑。至於微雲細雨。乍伏乍起。彷彿巫靈。夢彼楚子。輕陰薄陽。半露半藏。恍惚處妃。見彼陳王。或倚修竹。露華朝濕。一似湘娥。掩袂以泣。或傍寒梅。月影宵浮。復如漢女。弄珠而游。或侶幽蘭。碧霞之壇。有若文簫之遇綵鸞。或依蕉綠。層臺之曲。有若蕭史之偕弄玉。皎皎乎其若飛瓊。粲粲乎其若雙成。綽約乎其若神人之處。姑射澹泊乎其若素娥之居廣庭。或疏或密。或信或屈。叢者如隱。擢者如出。千姿萬態。狀莫能悉。然此特舉其形似之末。而未究其理趣之實也。是故冰玉其實。水月其神。挾梅兄與攀弟。接桂蘭之芳隣。宜緱佩於君子。亦結褵於幽人。臭不傲於蕳。香不染於薰。操靡摧於霜雪。氣超軼乎埃氛。懷清芬而弗眩兮。乃獨全其天真。非至德之世。上器之人。孰爲比擬。而與之倫哉。亂曰。清兮直兮。貞以白兮。發采揚馨。含芳澤兮。仙人之姿。君子之德兮。

頑山賦

黃淳耀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答。黃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玄間。擢草木而爲髮。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翻兮。不極。猿狡點兮。難攀。峰復峰兮。崢嶸。澗又澗兮。潺湲。吾獨怪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爲此山。肖形惟陋。營脈不分。首脊相替。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鬯。分侔釘餽。靈草避而不生。霧霞

舉而莫就。巨靈壁之不能離。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諡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來而目眩。時維此山。頽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季路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千山其空。桂枝蔥蒨。松蓋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詘然。翺翺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奇絕。廬岳怪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仰之若附庸。萬巘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璧而禱祈。非巨地而凌轢百國。卽觸天而雲雨四陲。苟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劫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沉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有踞齒之雕虎。暨修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歛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捧土而莫爭。立此山於堤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合大氣於坏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緜邈。石閭杳冥。吾將游六合而邁返。求至道於山英。

明文在卷四

樂章

朝會樂章凡二十六首

顧祿

升座

樂奏泰安之曲

金門洞開寶座尊崇煌煌龍袞穆穆聖容俯臨萬國高拱九重臣民稱賀玉帛來同

公卿入門

樂奏治安之曲

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筵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公忠

上壽

樂奏壽安之曲

天眷聖皇應運開基尊臨大寶撫有華夷武功底定文德弘施微臣曷報仰稱壽卮君親之重實爲臣綱至尊至敬著在天常仙韶按曲玉醴浮觴戴伸華祝萬壽安康

舉酒

樂奏嘉禾之曲

有美嘉禾勃如雲興一莖九穗異畝同榮至和所召盛德之徵薦諸郊廟用慶豐登

樂奏卿雲之曲

天上垂象著於卿雲九苞鳳彩五色龍文迎風郁麗映日網緼有徵斯應實惟聖君

樂奏紫蓋之曲

聖人受命紫蓋呈祥。亭亭錦覆。燁燁霞張。天中屹立。雲際飛揚。眷茲靈祐。國祚隆長。

樂奏彤旗之曲

在昔征伐。旗纛爲先。仰惟聖朝。著象於天。彤竿對峙。赤羽文鸞。克敵之應。萬方歸焉。

樂奏神芝之曲

后祇效德。神芝挺生。曄曄三秀。濯濯九莖。紫蕤絢彩。綠葉敷榮。願著聲歌。播於大廷。

武功之舞

聖主承天運。臨濠樹義旗。萬方思麗日。一劍奮興時。采石方收捷。金陵卽駐師。神機安可測。建此萬年基。大命歸眞主。羣心屬至尊。神功參造化。英略定乾坤。永洽雍熙治。弘惟曠蕩恩。華夷俱奉貢。冠帶入天門。

六成

江漢親征日。風雲睿算中。六師方奮武。孤寇已潛蹤。矢石飛星急。樓船烈火攻。興王天已祚。次第靖羣雄。萬乘龍飛始。東吳尙陸梁。天兵將問罪。驕虜敢稱王。負固三時久。終成一戰降。山河畿甸接。表裏壯金湯。陝右遺梟獍。山東據虎狼。神威方遠及。小醜孰能當。飲馬黃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人望切。載道獻壺漿。王師若時雨。隨地霑恩波。東浙爭歸款。南閩已戢戈。山川回正氣。田野起謳歌。一洗兵塵淨。羣生樂泰和。巴蜀雖云險。區區在一隅。偏方寧自守。逆豎謾狂圖。正類蛙藏井。眞成虎負嵎。神兵飛渡入。俄報定成都。大將承王命。長驅向北征。揮戈清朔土。按轡入燕城。圖籍登天府。車書混玉京。從容歸奏捷。萬姓共歡迎。

文德之舞

一統皇圖大。三陽泰運開。王侯鳴珮入。蠻貊獻珠來。瑞靄騰金闕。祥雲護玉階。太平人物盛。鼓舞樂春臺。雞鳴欲曙天。冠蓋集羣賢。拜舞瞻龍座。懽愉侍御筵。玉杯傳法醞。仙樂奏宮懸。願祝君王壽。齊稱億萬年。

六成

五彩眩晴虹。神都王氣鍾。石城嚴踞虎。鍾阜鬱蟠龍。宮闕天光近。金湯地勢雄。四方均貢賦。萬國敬來同。皇朝崇祀典。聖主每齋心。天地嚴昭格。神祇肅降臨。牲牢歆大享。金石奏清音。三獻精誠至。端知錫福深。創業知非易。圖安念守成。帝心常簡注。皇業在經營。修德承天意。推誠軫物情。一人恢大業。萬國仰昇平。盛典稽前古。皇心協至公。建儲安國本。裂土錫王封。玉冊加殊禮。金支衍大宗。羣臣無以贊。三祝但呼嵩。宵旰思賢切。旁求滿四方。山林登隱逸。朝野慶明良。際遇風雲會。瞻依日月光。同心匡盛治。竹帛永流芳。淮海聖人興。羣方仰大明。海波俱帖息。年穀屢豐登。玉帛來諸國。梯航貢上京。臣民咸舞蹈。萬歲賀朝廷。

還宮

洪惟聖主端冕凝旒。高躋舜禹。遠邁殷周。功成治定。禮備樂修。受天之祜。萬歲千秋。

朝會樂章凡十二首

王景

嘉禾進

天命有德之舞

堪輿寧叶氣。蒸萬彙苗。嘉禾生。祥麟瑞露凝光精。一莖九穗有三登。田峻駿奔進天廷。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天子在樹德。雲龍風虎開休禎。

野繭成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盈八荒。猗歟野蠶。集我條桑。載生載成。以玄以黃。以登於明堂。至和磅礴。黼黻文章。纁爲五采。絲上補虞舜裳。

騶虞獻

騶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聖皇御宸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首。邁遐躅。前無偶。啓貞符。垂永久。

神龜呈

箕疇演。洛之靈。玄龜出。聖之徵。皇孝理。表八紘。役五神。策六丁。膺五總。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壽與天齊并。

黃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清。萬國文明。捐雜佩兮蒲津。遺玉玦兮龍門。川后跼而陳辭兮。錫蕃釐於聖君。

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沓。陰肅陽嘘。東款扶桑。西徼余喜。瀚海祝栗。統爲一家。繩牽索引。咸傳於都。莫不震懼。天休涵濡。狷狷狃狃。以拱宸樞。玉帛匪頌。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我貞符。

黃河澄清

明德新民之舞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歎薄龍門。震蕩坤倪。萬雷吐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啓

聖神。河水爲清。天啓聖神。治化底成。聖德天齊。造化降精。聖德天齊。心與道凝。萬國一統。聖聖相承。

嘉禾同穎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畝。瑞協周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變化。是知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慶雲成彩

德動天鑿。慶雲呈祥。紛爲華蓋。燁爲天章。郁郁芬芬。鬢鬢茫茫。映日烜彩。隨風飛揚。昭回麗河漢。覆燾彌下方。神聖揚清芬。溥暢融天光。

龍馬來廷

天之駟。龍之媒。產大宛。徵渥洼。追流星。躡天街。汗流赤心九垓。歷闔闔。觀玉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暖。神光夜昭回。誅蕩蕩。天門開。

甘露降祥

和氣叶。甘露凝。陋寶鬢。軼金莖。厭厭浥浥。穰穰熒熒。而於粲其英。如錫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晡。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釋。以濡天液。天子聖神。與天同甄。至和氤氳。以播靈芬。瑞應之彰。有苾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四夷咸賓

聖皇御天。治化攸甄。文武並用。其幾孔神。極日月之所照。莫不獻贊而效珍。普天率土。悉妾悉臣。環拱北

辰以沐至仁德懋被乎芻爽聲教暨乎八彛陋漢唐之用師侈成周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者無外

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三首

梁寅

迎神

天道大矣物繇以生地道廣矣物因以成惟鴻恩是資惟禮祀是明神之格兮瞻續紛其並迎

奠玉幣

奠以嘉玉栗而溫兮薦以重幣燁其文兮庶鑒茲哉斯禮之存兮

奉牲

既虔我祀既具我牲角貴繭栗心之誠有苾其芬于豆于登五音會合和而平

上帝酌獻

仰明明瞻巍巍如事父栗以夔物莫稱德曷報之酌用陶匏斯其宜

地祇酌獻

勢廣厚德含弘五行具百物生承天之施功之成何以報貺醑惟馨

上帝亞獻

父事惟天格神以心赫赫在上洋洋若臨粢既具止有鏘其音酌言再之庶明明之降歆

地祇亞獻

母事惟地物無不載九穀既登百貨是賴罔敢煩而瀆罔敢忽而怠昭茲嘉貺沛兮未有艾

上帝終獻

禮行匪懈。祀事孔明。瑤席菲菲。華燈煌煌。豐我粢盛。潔我豆觴。陰陽之和。邦家之昌。

地祇終獻

六府孔修。生我兆民。富媪之功。陸海之珍。洞洞屬屬。清醑以陳。所佑雖德。禎祥其臻。

分獻

鸞輿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耀五雲。壇峨峨。靈欣欣。位以序列。享明禋。

徹俎

禮嚴厥初。尤慎乎終。徹以示敬。儀雍雍。嘒嘒管簫。五音從。

望燎瘞

在纁維玉。在篚維幣。禮從厥初。迺燎迺瘞。屹立以瞻。匪終怠。

送神

神颺若馳。喬零上翔。蒼龍並騰。車以行。顧茲瑤壇。兮尙有榮光。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凡八首

迎神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雖分。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

樂奏清和之曲
樂奏慶和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醴敢曰充牣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

樂奏保和之曲

皇祖載德既濟且仁弗耀其身委祉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歆其苾芬

亞獻

樂奏清和之曲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武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

樂奏成和之曲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

樂奏成和之曲

神其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

樂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執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

樂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飈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廣漢難辭

宋 濂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蓋二氣或佚厲將乘之為灾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區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

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爲俛子。赤幘皂制執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俛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俛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士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者。先臘一日。巷氓社隸。飾鬼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門擊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辟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昴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更涉虛危墳墓。西司鬼官攸房。厲附強陰。而降於疊殃。咨爾十二神。宣其威良。焱突劍亢。肺胃食虎。甲作食殂。雄伯食彪。騰簡食不祥。攪諸食咎。伯奇食夢。祖明強梁。其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剝其腎腸。窮奇騰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咨爾十二神。鍛爾戎兵。出輒四方。吮厲之益。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糧。絲厲之臄。織以爲衣裳。斥除慝陰。暢回明陽。乾坤載清。物懋民印。惟爾神之功。神或不養。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五

樂章

大明饒歌鼓吹曲十二首并序

王紳

臣幸生明時。獲際雍熙之治。世職儒業。而又叨竊祿位。伏觀太祖皇帝。手提三尺。取故元。平僭亂。以肇造區夏。其功不在湯武下。今奉制取漢魏以來所載饒歌鼓吹詞。效其體爲十二篇。以紀豐功偉烈。曰大明饒歌鼓吹曲。以上用之。命將出師之時。軍旅行陣之間。亦可以知祖宗締造之艱難。與佐命元勛之勞烈。臣不勝惶愧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太祖皇帝起淮泗。平僭亂。正八統。爲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奮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甦羣生。德所被。枯者榮。著仁譽。諒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來庭。歲僅周。武功成。考厥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句三字

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爲殪奔鯨第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橫大江。礪厥刃。比厥航。聯伍爲什。黠且狂。皇旅奮。義旗揚。兵所指。冰沃湯。衝其要。扼其吭。有弗若者。嬰以鎡。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二十句句十七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爲開洪基第三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塹。勢莫強。彼昏不知。肆譁張。恃其險。干天常。皇震怒。整戎行。義旗一指。元馘亡。授我首。啓我疆。大業已建。洪祚昌。

右開洪基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陳友諒據豫章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湖友諒死降其衆爲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凭之。以恣寇攘。屢涉我疆。以跳以踉。天眷有明。命我哲皇。爰整其旅。以扼其吭。戈矛洸洸。旂旆煌煌。部伍行行。鱗艘將將。鏖戰大呼。雷轟電揚。虜酋旣斃。虜衆亦降。凱歌以還。形於樂章。於赫武功。上媿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句四字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爲縛狡兔第五

趨趨狡兔。固其窟穴。踰伏草萊。肆厥慧黠。跳踉三吳。馳突兩浙。皇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虎臣。鷹揚大桀。兵不留行。刃不載血。力屈智窮。自貽机楛。銜璧而歸。繫以縲繼。民瘼旣平。天討斯揭。偉哉豐功。允矣超絕。

右縛狡兔二十句句四字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悉平爲平元邦第六

元運旣去。如秋之索。德政不修。疆宇日削。爰肇我邦。於彼朔漠。義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舉族遠遁。不待誅縛。旣屋其社。寰宇清廓。伊誰之力。惟皇先覺。

右平元邦十六句句四字

方國珍自元末跋扈東海命將征之舉族來歸爲海波平第七

元政既不綱萬國兵搶攘梟雄利草昧突起溟海旁名號僭相加狼貪狼如羊大舶連百艘雲濤相擊撞叢爾鯁鱸窟自擬蛟龍藏天兵渡東浙疾若列缺光投戈載妻子逃匿海中央尋復係厥頸來詣轅門降震雷旣輯聲朝暎出扶桑帖爾波不興浩劫塵不揚殘民沐文化宛若鄒魯邦

右海波平二十二句句五字

陳友定據全閩出師執之爲拓閩境第八

真主起淮泗沛澤加無垠陳氏逞顛獠烽火連七閩自恃險且遠偃蹇不我臣天兵忽爾加奮擊速且神執訊仍獲醜困彼涸轆鱗凱旋獻俘馘磔裂徇頑嚚海壘遂清靜千里無纖塵羣民樂蕃息煦煦涵陽春

右拓閩境十六句句五字

張師道李思齊據關中天兵平之皆入職方爲定關陝第九

元德昏政禁禁氓威顛顛於旻情上格命明君二豎無職方狺狺梗我化據中原王師下加猶不循雄兵烈烈車噉噉鐵山且碎虜曷存褫爾魄奪爾魂殲厥渠魁弔厥民關陝平蕩無妖氛

右定關陝二十二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元社旣屋苗裔猶存大兵再加窮極北漠而元遂滅爲蕩元穴第十

元氏有天下蕩析我中原施政裂綱紀士效無稽言聖人受天命遠續皇王傳手提三尺劍起自淮泗壘

削平諸僭亂。元遂竄鼠然。屏迹雖甚邈。天討不可延。窮追及沙漠。巢穴無復全。卓哉皇業勳。上雪唐宋冤。

右蕩元穴十六句句五字

明玉珍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爲關川蜀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隩恃其險遠弗臣伏我師征之兼水陸搃厥吻搗厥腹以杖擊地駭神速焚爾櫬受爾玉待爾不死恩尤篤陶至和被清穆五十四州歸化育

右關川蜀二十句句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元屬梁王保雲南招諭不降師出征之梁王死六詔平爲斬苞枿第十二

巨木旣蠹根本猶傾爰有剪枿猶假息以生皇曰肆哉毋讙我兵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屢遣使命諭以至誠蠹茲弗靈恣其頑冥皇赫斯怒爰整旅以行熊羆百萬如雷如霆摧朽拉枯烈烈轟轟殘孽旣殲爨焚悉平遐邇歸化四海由以寧

右斬苞枿二十二句句十八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平元鏡歌鼓吹辭

楊士奇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二日而忘武備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戎兵至若征伐蒐狩具見於詩禮春秋皆聖人重武事也洪惟我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亂文以經邦列聖相承其道一揆陛下嗣承天統恢弘化理海內海外日月所照臨之地其人皆據誠効順祇奉方物朝獻闕下惟朔漠殘孽叛服不常屢寇邊陲擾我黎庶乃今歲之秋田穀登場三農畢務皇上因田獵以

闕武龍旌所向於畿東郊而東北塞垣不遠伊邇遂戒六御親飭邊防車駕洩薊州之石門邊報殘孽入寇已迫塞下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乎將士皆踴躍思奮上曰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徐來卽日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關翼日與殘孽遇孽駭愕出不意謂神兵自天而下也上麾鐵騎爲左右翼前包孽陣飛矢如雨孽狼狽死者甚衆餘率裹創退走上以鐵騎數百繞出孽後盡獲之遂斬其酋渠而生繫其衆孽無一跡得遁者遂命將士搗孽巢穴而悉收其部落族屬及所畜聚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關塞以北蕩然一清臨邊之氓安枕無虞臣惟皇上聖志宵旰孜孜篤在安民車駕之初出也因農隙以講武事因所歷以飭邊防非有意殺伐也而天絕小醜將授其命於聖明故使之豺豕跳踉而天戈一麾瞬息之頃灰滅澌盡此皆本於皇上愛民之仁得天助佑而明斷天縱英武神奮遂建廓清之大功蓋近代帝王所鮮有也臣嘗考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者皆有饒歌鼓吹樂辭被之絃歌用示永遠臣忝執筆從屬車後目覩聖武功之盛不能自默謹倣漢唐篇數撰饒歌鼓吹曲辭十二篇庶幾宣著盛美於無窮焉謹錄上進伏惟睿覽

秋穀旣成農事告畢車駕因田獵以飭邊防爲田獵第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旰保厥安顯氣肅零露溥田穀成農乃閒駕六御獮於原飈蕩氛景凝春導旂常翼旗旛衛弓矢從羽千鑾雍雍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殘孽入寇遂定親征爲邊奏第二

嚴警蹕。先皇輅。坦坦砥如薊之路。東石門。陜以阻。士鷹揚。奮飛度。有來匭函奏龍御。謂虜殘孽呈邊侮。皇曰噫。嘻虜曷恃而來。自投於隕。天俾之。天所俾。予敢稽。斲厥渠。縛厥徒。孽之殲。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句

車駕出喜峯關道陜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其勞焉。爲度關第三。

度關山。履巘岈。陜以峻。十步九屯。旅肅肅。淩桓桓。凌奔崖。越飛湍。斂旄鉞。包旌干。潛鋒韜。捷羽翰。龍御所歷。祥景暄。虎豹遠遁跡。陰霧披以散。但望殺氣遠塞垣。孽冥昧。尙恣兇。殘。皇威一震。奮擊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一戰殄孽。悉戮其渠帥。生繫其徒。爲皇武第四。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斥。鐵騎奔。捲如電。掃呼靈震。褫殘魄。懾殘魂。催餘陣。蕩餘羣。蹂躪泥滓。揮埃氛。燎毛斧。枿歛以塵。停龍劍。息虎賁。霽天威。怡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孽巢穴。用竟天討。爲天討第五。

麾將校。窮幽僻。搗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逐聲影。躡蹤跡。驅羣畜。舉聚積。囊包席捲。累萬億。氛翳蕩。羶腥滌。陰山清。瀚海碧。曠澄朔漠之北。萬斯年。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兇慙既清。遂撫安邊。氓爲安邊第六。

斬蛟鱉。禽犬豕。疆場靖寧。聖不忘備。修防禦。申警戒。咨爾邊之氓。我綏我懷。祛爾害灾。康爾危。爾勤爾生。罔畏疑。力爾田桑。去爾寒與飢。爾安爾老。爾幼爾慈。疇爾厲辟。以治疇爾厲。予在茲。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詔告中外爲武成第七

皇仁威靖疆圉。皇聖志布昭於下。渙德音。周率土。維時烝民。受天之付。與圖保厥付。勤且與暮。有其毒之。敢康弗赴。斯之繫之。匪予志究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猗皇仁。承天祐。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邊圉既寧下令班師爲班師第八

氛塵息。邊徼清。武功建。皇心寧。饒簡作。凱奏興。六龍御。八鸞鳴。祥飈翼輦。慶雲承旌。傳警修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川嶽光榮。太和融鬯。萬物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車駕旋京行獻俘禮爲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於祖考。維下民。祖考是保。克時永保。維皇聖孝。維皇聖仁。惠保暨濱徼。彼狂以擾。肆用劓。勦馘與俘。祇告清廟。翦稂與莠。穀用秀好。維祖考之制。欽率允蹈。皇神武。往有耀。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既旋勞賚將率爲勞率第十

皇振旅。皇明堂。賚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秋杜。皇曰爾來。予股肱心膂。維時武功。俾民遂保。豈維予克。奮汝良予輔。咸拜稽首。維皇神武。聖謨斷自天。康時兆庶。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爲隆德第十一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篚篚相望。蠢彼殘孽。性豺狼。獨反側靡常。窺間伺隙。爲寇攘。皇震怒。神武揚。天戈振。一掃澄清。蕩蕩寰宇。如砥平。鑿弓戢矢。韜五兵。尙飭於邊防。嚴禦備。式永寧。坐黼辰。弘化綱。煥禮樂。齊虞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泰和天下忻戴咸祝聖明萬萬歲壽爲聖壽第十二

皇震威。皇仁宣。溥四表。霈八埏。日月所照臨。雨露無私偏。咸足飽與溫。禮讓弗愆。泰和世。堯舜恩。國家隆盛。海宇安。天子御丹辰。萬億年。福廣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飛泉操

宋 濂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濂與鄭原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覆謂我污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思沂操

胡 翰

曾氏有居越者。睠焉不忘。曾之舊鄉。予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道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
思兮。亦可。泝予鼓而舞兮。喟吾之與兮。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爲颺兮。爲霆。迅發兮。震驚。薄太虛兮。下上聲。謂天。憺兮。孔仁。孰司柄兮。赫厥靈。民無愕兮。載
寧。威既揚兮。沛澤零。

在陳操

劉基

彼山有陽兮。彼隰有樹。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杳冥兮。不日以雨。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
兮。孰爲予所。龜蒙無人兮。駕予歸處。

皇天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於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

王禕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
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
亦豈寧處。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祜兮。

江漢操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

江漢滔滔。日注於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
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

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廣琴操

朱右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固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皇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燁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郵。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周公上天。柰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兮。曠曠其音。天之明兮。窅窅其深。天之仁兮。實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

姜之陰兮罟罟。姜之室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爲死爲囚。匪維伊愆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周公爲文王作

自郇有家於夏之先。克承弗怠。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衍我宗禋。嗟狄之人。敢乘以奸。彼岨矣岐。將遂於遷。既有我土。毋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無遠。兒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衆民。罔不同仁。風雨霜露。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陲。孤雄啄羣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陽和鳴聲暢。胡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暮歸。山川悠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且復徘徊。女啄女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式協於占。載觀其繇。曰修爾躬。自天之佑。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六

古詩

視學詩

胡廣

皇帝卽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羣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三儒臣於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卽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罔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於廷。簡其尤者一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至於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恆祿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服袍鞞。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雜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圍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贊。有差。大宴羣臣於奉天門。莫不歡忻踴躍。以爲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祖高皇帝告成。

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效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不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爲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敘。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實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表章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橋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爲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視廟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禋將。載臨講席。列侍羣儒。紬繹問難。六經羣書。聖道顯明。聖心以喜。章甫逢掖。踰舞士子。圍瞻萬億。華夏蠻貊。左衽雕題。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遙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騶虞詩

梁 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皇。體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皇帝冢弟周王。畋於鈞州。厥有異獸。白質黑章。猊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迫視。王俾部曲俟之。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王率厥屬。表獻闕下。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柔伏自然。皇帝若曰。厥爲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太子太師淇國公臣邱福。謹率百官。上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爲聞自古昔。見始今茲。臣潛伏觀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於禮。列於傳紀。或以爲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爲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皇上。紹登大寶。率由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黍同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卻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爲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於穆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冲融。發爲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於王國。惟皇德符。王馴致之。獻於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帝乃觀焉。載戢其爪。爰言究之。踐匪生草。吁嗟騶虞。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爲來哉。王拜稽首。皇則召之。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皇帝曰。吁。凡百在位。唯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泰和。至於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甸安。四夷嚮慕。小大遐邇。熙然同春。唯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兇。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隣。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腹子。奔來京師。卽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執殺其主。遺腹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議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曷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虜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於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罔有侵害。或有侵害。卽旣殄戮盜。猶底汝罰。旣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百萬。拒於境上。民聞王師來。爲己除害。皆倒戈逐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遁海去。王師追之。悉

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於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密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蠻貊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遠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爲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慝。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譔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爲君爲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皇明。悉昇所覆。明明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叢爾蠻交。醜孽其間。爲狼爲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頽伏陛言。弗時翦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獠。僞恭顛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曷這嘉稷。惟惟上帝。付子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虜。職敷予仁。匪曰究武。

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暉暉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剝剝。如霆截截。蠢彼醜虜。脅驅爲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關。富良爲帶。投兵委戈。奔降迓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紮之海隅。如探取雛。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族痛。交人頓頓。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旋癘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逃遠淪汙。陷茲塗泥。天子聖仁。曷還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虞。俘獻於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歡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爲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夏。尊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明文在卷七

古詩

效陶彭澤

童冀

少無簪組念雅志在邱岑。結廬古澗阿。棲迹嘉樹林。南軒納朝陽。北牖延夕陰。踵門無深轍。入室有鳴琴。良朋以時至。清坐談古今。秫田秋向熟。濁醪行可斟。頃筐擷園蔬。持竿釣清潯。歡飲聊共適。過滿非所欽。

擬古五首

童冀

生世無百年。孰究天地終。寧知洛邑地。乃處陸渾戎。古來遺世士。守雌知其雄。我生七九年。始識廣莫風。朔土恆早寒。況乃歲律窮。發春諒不遠。行見星鳥中。月落窗牖白。日出東南隅。披衣茅簷下。稍覺四體舒。故山邈千里。永念先人廬。晨夕庇風雨。少小之所居。別去踰十年。豈但園田蕪。齒髮日衰暮。天意諒何如。

西京全盛時。金城高且完。十二羅通衢。四方萃衣冠。金張貴公子。錦衣照朱顏。甲第連雲霄。車馬塞城闕。雞鳴趨青瑣。日晏下朝端。璫樓啓華宴。瑤瑟發清彈。吳娃引趙女。妙舞翔鳳鸞。亦知衡門下。士不免飢寒。美玉韞荆璞。三獻泣下和。甯戚扣牛角。中夜猶商歌。古來不遇士。蹭蹬良亦多。百年水上漚。萬事風中花。且復對尊酒。不飲當如何。下士困形役。至人得天游。尸居一室間。心已歷九州。所以驅牛翁。不肯飲下流。翩翩九苞鳳。飲啄崑崙邱。一飛下虞廷。再鳴止岐周。瑞物不世出。安用羅網求。

擬行行重行行

錢 宰

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躔。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還。燕車北其轍。越馬南其幘。目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

擬西北有高樓

錢 宰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逍遙吹玉笙。清響涵明月。飛佩何泠泠。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逸思隨風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再三歎。感慨有餘情。所悲同門友。局促趨世榮。願將秋水劍。爲之解塵纓。笑呼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擬涉江采芙蓉

錢 宰

涉海采琅玕。紅者珊瑚枝。明珠盈懷袖。將以遺所思。海闊不得返。所寶莫致之。爛其納我室。抱璞將何爲。

擬明月皎夜光

錢 宰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蟬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落葉聲飈飈。寒溫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奮志起遠遊。飄然遡長風。乘槎犯斗牛。支機織女石。爲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

擬冉冉孤生竹

錢 宰

青青梧桐樹。託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翕如鳳與皇。鳳皇鳴鏘鏘。合歡期世昌。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彼籬下菊。含英揚其芳。晨霜秉貞節。寧隨秋草黃。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

擬庭中有奇樹

錢 宰

中林多幽蘭。江蘼雜芳蓀。采之酌春酒。將以清心魂。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擬迢迢牽牛星

錢 宰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爲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睨彼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擬客從遠方來

錢 宰

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徽。置之白玉琴。彈爲別鶴操。間以懷湘吟。曲終聽者稀。矯首望知音。

新歲述懷

韓 奕

白首坐中堂。屠蘇最後嘗。行年六十一。非短亦非長。眼昏字尙見。腳軟策能將。寒有衣加體。飢有食充腸。閒無官職係。貧無私債償。懶惟居寢室。健或到僧房。卽死已多幸。且活亦無妨。

季迪病目醫令止酒因作此勸之

楊 基

病目須飲酒。飲酒調微痾。氣血鬱不舒。賴此酒力和。所以雷公方。製藥用酒多。活血必酒洗。散鬱須酒磨。製藥既用酒。飲酒良非他。酒可引經絡。酒能驅病魔。病目不飲酒。此蓋醫者譌。李白好痛飲。不聞目有挫。子夏與邱明。不爲飲酒過。飲酒既無害。不飲如俗何。清晨呼東家。買置數斗醪。爛醉瞑目坐。滿目春風醜。陶然物我忘。夢見孔與軻。此藥豈不佳。而乃止酒那。我今勸君飲。君意無媿媿。庸醫或見責。請示眉庵歌。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 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贊。一覽輒可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竟衰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昔在詞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餐太倉粟。共勸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步似相憐。沿途慰孤貧。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敕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漐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鉤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嚶和免憊憑。疊奏歸繹純。桑濮咲靡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似茲稽古力。可定拔幟勳。濡毫寫雄顯。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蘊。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忤。祇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繯。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瑱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鑿。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簡張希尹

謝應芳

予生寡諧俗。老去得知己。論交固云晚。莫逆良可喜。聯翩諸侯客。寂莫著書事。夜分青藜光。日並烏皮几。幾回論班馬。一笑易亥豕。煙雲揮灑外。風月吟嘯裏。蚌杯酌流霞。獸爐爇沈水。佳哉水調詞。清我塵俗耳。朱弦聽者希。白雪和能幾。別來懷盍簪。夢見承倒屣。帷林大江邊。瓢巷橫山趾。秋風響梧葉。甘雨熟菰米。相望不三舍。相過堪一葦。詩筒繼元白。通家猶孔李。況於阿戎談。亦與諸任齒。尙友古之人。厥德薰晉鄙。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八

古詩

檢田行

袁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朝晡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題桶底仙山圖

顧祿

昔人夜投逆旅中。戲將指爪呈神工。颼颼逸響如飄風。桶底刻出蓬萊宮。狀如六鼇擁虛空。戴山出沒滄

溟東瓊臺瑤闕知幾重。千門萬戶遙相通。儼然中坐一老翁。星眸霞臉冰雪容。羣真左右來相從。或翳白鳳騎青龍。女仙七十如花紅。各執樂器笙與鏞。鈞天一曲奏未終。雙成勸酒琉璃鍾。谷神長生壽無窮。出入造化超鴻濛。我欲上天躡紫虹。高步去逐東王公。

滕用亨諸篆體歌

王行

維周大篆成史籀。宣聖傳經製蝌蚪。總因倉頡見鳥跡。象形置書變來久。李斯小篆類玉筍。鍾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滄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薤劍環首。許慎程邈評已彰。餘子紛紛亦何有。有唐陽冰號高古。嘗搨鴻都嶧山譜。新泉丹井尙幸存。纓絡麒麟折釵股。刻符摹印氣候形。義理深闢非小補。南陽髯翁學古書。雅與秦漢參錙銖。古文奇字盪胸臆。豈若俗工譌魯魚。自言初習勝國時。玉雪左丞吾所師。荻莖錐沙指畫腹。廿年勤苦求妍姿。嗚呼方今世雍熙。明良際遇千載期。大書功德勒金石。絕勝草草人間碑。

題趙原臨高尙書山水小幀

張適

有元畫山誰第一。燕都獨數高尙書。盛名不在吳興下。米虎用墨渾無殊。江南趙原最晚出。蓄得高宰留真跡。行披坐閱無暫停。肯綮皆將飽胸臆。貌此小幀雲山圖。萬里不盡墨模糊。綠樹人家春晝晚。當門縹緲風煙湖。儼與前朝合作符。何啻禊帖唐鉤模。黃庭畫贊雖小字。位置春容大無異。平原一變爲穹碑。任筆縱橫亦適意。趙卿得此變化筆。知爾當今盡無敵。酒酣試倒金壺汁。元氣淋漓鬼神泣。趙卿趙卿誠莫當。我有古紙久矣藏。幾時邀君吸百觴。爲我乘興揮毫芒。使人復覩尙書郎。高堂素壁生輝光。

題山水障子爲蕭溪畊者賦

張適

蕭溪先生樂山者。結屋臨溪。頗幽雅。開軒見水。不見山。卻向圖中看。揮灑高齋。素筆懸清風。彷彿坐我林崖下。羣峰奔馳。勢如馬。綠樹人家。面平野。層閣忽從天際來。飛泉遠自峯頭瀉。半山雲氣千峯白。滿谷霞生萬巖赭。野橋日落。行人稀。幽徑花開。知者寡。蕭溪閒居。晝多暇。坐對此圖。看不捨。平生況復能食力。春作鋤犁躬自把。短蓑朝畊隴上雲。長檠夜落書邊燠。有時歸來面盟鷗。鯨吸春醅知幾罍。登高或著謝傅屐。帶酒何妨遠公社。臨池每解學來禽。對客猶知論裹鮓。醉中邀我賦長篇。老我才疏不堪寫。

菌子詩追和楊廷秀韻

史遷

松花岡頭雷雨急。坡陀流膏漬香汁。新泥日蒸氣深入。穿苔破蘚釘戢戢。如蓋如芝萬玉立。紫黃百餘紅間十。燕支微勻滑更濕。傾筐盛之行且拾。天隨祀菊謾苦澀。采歸芼之脫巾笠。桑鵝楮雞皆不及。嫫媧天花當拱揖。鹽鼓作羹炊玉粒。先生飽飯踏曉日。更遣樵青行負笈。

南京行

孫蕡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巴江一道遠朝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北固城連六代宮。岌嶮石頭如踞虎。逶迤鍾岳似盤龍。龍樓鳳閣天中起。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句陳紫極通。翔鸞舞鶴珠峯峙。卻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銅盤玉作流。靈芝華蓋霞爲綺。華蓋靈芝粲綺霞。御橋金水正當衙。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嬌鶯百轉競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甍甲第列侯家。侯家卿相真才彥。玉筍蟬聯奉天殿。屈宋摛文入石渠。韓黥耀武專方面。黃閣承恩

宣雨露。烏臺執法行霜霰。環珮聲清散。早朝。葡萄酒綠沾春宴。春宴春風坐百花。歸來里巷鬪香車。金張
富貴人爭羨。王謝風流世共誇。隱約商筇隨赤羽。葳蕤大纛映彤牙。盤佗寶校光前導。組絡鳴鑣隘狹斜。
狹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南陌東廂馬似龍。烏衣朱雀人如蟻。爭看買珠輕薄兒。亦訝探丸游
俠子。猶懷鳳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周顛。井傍美人悲麗華。道上行人談結綺。結綺臨春總可憐。龍河一
帶但寒煙。天界叢林開象魏。冶亭高閣豔神仙。神仙盡是蓬瀛侶。更畫秦臺玉蕭女。渺渺青鸞月下來。飄
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旁。煙花萬樹儼成行。飛瓊裊裊翠羅袖。小玉峨峨紅粉妝。小玉飛瓊兩少
年。清歌妙舞鬪嬌妍。舞態盤迴芳樹底。歌喉宛轉落花前。彩雲作雨朝朝合。璧月流光夜夜圓。朝朝暮暮
長如此。秋月春花若流水。去歲今年景不如。南來北去人相似。生綠羅屏遮上客。流蘇帳煥邀公子。爛漫
三春錦繡城。空濛一片笙歌市。繁華佳麗樂無邊。我獨胡爲困一廛。已似揚雄棲白屋。還如司馬臥文園。
誰將積業三千牘。換取揚州十萬纏。桃李風前歌扇底。看花騎馬過年年。

驪山舊妓行

孫 蕢

秋風楊柳凋金縷。冷露芙蓉落芳渚。寒香晚色何所如。驪山唐姬教坊女。蛾眉淡掃山遠碧。蟬鬢半拋雲
亂吐。時妝無復新妖嬈。曩態猶存舊嬌嫵。我昨咸陽縱冶遊。冶遊爛漫遍西州。青山直抵雙龍闕。綠水橫
過五鳳樓。南國佳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驄騶。銀壺送酒青絲絡。皓齒當筵白雪謳。琵琶橫笛空聒耳。唐
姬擲筭妙無比。清彈一曲久含羞。呼喚百迴纔強起。移柱相參雁成列。調弦未就人先喜。俛首斜拖珠步
搖。向人高露春纖指。樓高韻發響泠泠。急管悲歌一霎停。初聽乍如風雨至。再彈還作鳳皇鳴。清如玉女

鈞天奏。壯似雕戈出塞聲。澗水帶冰時哽咽。春雷震石忽憑陵。憑陵未已旋清悄。清悄漸凝聲漸小。四座無言俱寂寥。餘音已斷猶縈繞。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淒淒還窈窕。深閨斷蚓怨寒宵。淺谷嬌鶯破春曉。纏絲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蔡琰胡笳悲紫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天外行雲凝不流。促拍未終南內曲。新腔忽過小梁州。梁州一摺月向午。唐姬此時心獨苦。銀甲悲深不忍彈。衷腸斷盡無由語。低籠翠袖搵香淚。灑使歡娛變淒楚。訴盡平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開元正太平。兒家生長在天京。十三學舞曾驚座。十四擲箏能擅名。玉貌羞花長窈窕。宮腰怯柳更輕盈。春寒不離鴛鴦枕。日晏方開孔雀屏。五陵年少秦川客。爭愛兒家好顏色。殢雨尤雲最惱人。追歡買笑寧論直。聲名每出流輩上。風致獨覺旁人惜。承恩況得登掖庭。宛轉隨龍侍君側。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盡充庭。炎方已見來丹荔。交趾還聞進雪鸚。耀日香車連紫陌。飛雲畫棟列朱甍。空濛一片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驪山山上多樓閣。萬戶千門通碧落。大駕深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已營連昌勝結綺。復起芳鳳齊花萼。壺飛玉女遞更籌。舟戲金龍動鱗角。侍臣傳敕選嬌容。特許兒家步輦從。宮扇影移花雨外。山呼聲沸錦雲中。千株火樹爭明月。萬炬金蓮鬪彩虹。子夜歌詞灑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歌停舞歇徘徊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麗質一當前。含顰美人俱在後。數聲清響動絃索。八面涼風生戶牖。豔曲新裁萼綠華。中官催賜葡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多在宮中少在家。嬌笑不愁宮監怒。豔妝長得阿姨誇。朝遊復道瞻天表。夜步西廂拜月牙。鬪草經春陪虢國。藏鬪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逐流年轉。野鹿銜花上林苑。鐵騎東來鳳闕空。金根西狩蛾眉遠。上方無復聽宣詔。新籍寧辭避差遣。約臂金環雨雪寬。凌波錦襪風埃蹇。

星移物換得無情。復向驪山悄地行。紫禁無人芳草合。瑤階雨過綠苔生。歌臺索莫花千樹。舞榭蒼涼月半樞。繡閣秋陰連瑣闥。銅仙清淚落金莖。高梧隕翠蓮飄玉。太乙句陳看不足。百子樓寒霧影昏。長生殿古煙光綠。宮牆瓦落覩蒿萊。輦路塵生走麋鹿。舞馬雕牀惱夢思。花奴羯鼓驚心目。故宅新人作宴遊。內家紅錦列纏頭。珠簾繡柱俄成夢。鳳管龍笙總是愁。舊曲聞來眉自斂。盛年說著口應羞。飛蓬短鬢何曾白。老屋疏茅不奈秋。舞衫長借鄰人著。同伴相呼只推卻。臉玉香隨翠鬢消。淚珠暗逐燈花落。髮來倒插黃金鳳。夢裏時彈白翎雀。百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託。唐姬言語一何長。句句淒其字字傷。滿座聞之聲唧唧。沾巾我亦爲流浪。滄桑轉瞬誰能識。富貴浮雲安可常。覽鏡每聞悲素髮。舉杯長欲勸流光。唐姬亦莫懷抱惡。自古佳人多命薄。傾城西子逐鴟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有酒且歡笑。身外閒愁付冥漠。皎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落。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舊妓行。桃李風前霜月下。長吟亦足慰平生。不因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爲爾臨風歌一曲。百年哀怨起秦箏。

續十二辰詩

胡儼

鷓鴣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蜚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忿憤。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邱。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明文在卷九

古詩

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恆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麓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翦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灑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矜竦。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局。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瞻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鑄。商銘麗如句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超東溟。顧我斂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文。耽誦不暫停。有如赤日塗。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堯莫。我欲其爲不朽計。鏗鏘淬礪重發矟。至音詎能秘。錫鸞答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媿周雅。豈肯下比

秦誓方魯駟於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閱世憫斯文。寧復下取敕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鐫之金石垂千齡。

續催日鼓謠

吳斌

胡爲乎六龍斜飛於若木之金天。復沈淪於西溟。瀕洞之重淵。日車摧頽勢將墮。但聞驚天伐鼓碎轟喧。闔恨無魯陽所揮之神戈。又無羲和所執之神鞭。徒看光景入海去。惟有雪山千疊春雷喧。日已溺誰能援。似將宇宙入冥昧。魑魅泣雨神啼煙。煙雨暮何由晨。肆鬼怪愁天人。有美二子超凡倫。凝丹泣血驚蒼旻。欲攀天上萬丈之玉繩。攬此波中咫尺之金輪。力不及情難伸。歌日鼓悲無垠。空有蛟龍之翰。麟鸞之文。照耀今古誠足珍。心比衛精誰復陳。至今陰氣毒天地。幾時六合迴陽春。吾聞東方乃有扶桑之君。暘谷之神。可以返日馭昇天門。過黃道御紫宸。安得迴光洞照下土之盲人。神君精感應相鄰。忽爾金雞啼白東海天。朱光飛射開幽玄。鼓聲驚倒三山巔。白日曙青陽生出海嶼。游天京四方咸覩曉色清。麟胎鳳鷲含精英。聖皇欽天建太平。作韶武吟簫笙。譬若日鼓騰天聲。乾坤上下俱清寧。億年萬世同光明。

具區畊隱歌爲盛徵士作

謝應芳

脫屣東華塵。結廬太湖濱。蓬蒿開小徑。桑麻接比鄰。金門玉堂夢不到。煙蓑雨笠情相親。東風二月桃花雨。布穀飛來向人語。一犁初破隴頭春。黃犢出闌健如虎。西山不知誰采薇。南山不知誰采芝。我畊我田食我粟。歲晚復有冰壺齋。悲歌笑甯戚。夜半猶未已。人間閒是非。何用汚牛耳。綠陰繫牛春晝閒。樵童隨我看青山。日莫歸來一壺酒。牛棘花前開笑口。笑問農家子若孫。知我犁鋤佳趣否。豈不見蘇秦爲無二。

頃田六印纍纍苦奔走。到了落禍阨。虛名何足取。鹿門龐真我友。

和顧仲瑛金粟塚燕集

謝應芳

我昔過北邙。立馬山之隈。爲問隴頭樹。皆云後人栽。生前尊酒誰不有。無人到此自對青山開。屋堆黃金五侯貴。難免白骨生蒼苔。道旁多棄夜光璧。纍下誰惜絲桐材。玉山先生遠觀者。胸次不著閒悲哀。清秋攜客墳上飲。麴車載酒山童推。大笑肯魂乘白馬。深慚絲魄化黃熊。墓銘自製詩自輓。視身不翅輕於埃。鶴羣長繞嘉樹舞。龜趺並載穹碑來。鸞翔鳳翥玉箸篆。虎踞龍蟠金粟堆。長吟復短吟。此興何悠哉。秋風無情摧萬物。芙蓉亦老胭脂腮。笑言他年翁仲共寂寞。何如此時賓客相追陪。功名本愁根。富貴真禍胎。百年能幾日。一日能幾杯。從茲秉燭長夜飲。猶恐四蛇二鼠忙相催。主人沈醉客亦醉。絕倒不顧旁人咍。北望中州數千里。人家盡作兵前灰。蠲體委荒郊。孰辨賢與才。伯夷空忍首陽餓。屈原徒作湘江纍。神仙初無不死藥。方士浪說尋蓬萊。君不見無邊之海白森森。無名之山青巍巍。長鯨嘯吸成風雷。徐市一去何曾迴。

古鼎歌并序

謝應芳

蘇州萬壽寺舊藏古銅鼎。識者奇之。其識有周康穆宮冊錫寰用鄭伯姬等語。大德中任陽謝氏嘗欲以玉杯易之。時住山默翁師不從。後謝氏爲構佛殿。乃予之。至正丙申。謝遭兵。鼎亾。失去。甲辰夏四月。愚隱智公復斜於軍人之手。耆舊聚觀。皆曰我山中故物也。旣而出鼎見示。并述其由。索詩以紀之。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波斯兒。羣緇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

致詞。云是山中舊時物。立誦款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盤詰。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錄世屢改。不知何代來於斯。謝家寶樹修佛刹。巨構賈與秦城齊。鼎兮鼎兮什襲去。歲經六紀今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炎九域。金鍾大鏞棄道旁。總若沈沙銷折戟。鼎歸禪月獨無恙。護持信有天龍力。摩挲兩鉉濕煙霧。錯落丹砂暎金碧。光如摩尼含五色。高比珊瑚長一尺。嗚呼羲軒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用者非爾儔。或膨豕腹徒包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兮歸來。北山兮菟裘。汾陰自有爲時出。切莫放光驚斗牛。

明文在卷十

律詩

尋春

朝來微雨罷。何處可尋春。冰散池容動。煙銷柳意新。穿林聽鷺遠。度陌問花頻。但覺相逢處。情親似故人。

張羽

早春旅懷

遠客歸未得。東風冷尚嚴。燒痕山頂禿。春色柳眉尖。病久醫方熟。貧深酒債添。浮生欲何以。朝暮爲齋鹽。

張羽

約徐隱君幼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卽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

張羽

孫景翔幽居

厭踏輦紅塵。閑居江上邨。養魚寬鑿沼。愛竹別移門。月色侵書幌。山光入酒尊。我慚行役擾。猶未卜田園。

張羽

山陰曉發寄暨陽舊友

水漲官河遠。西風去棹輕。四山猶暝色。萬木盡秋聲。村近聞雞犬。天寒憶弟兄。故園歸未得。漂泊若爲情。

張羽

寫懷

心上無俗事。禪餘只好吟。命窮甘白屋。身健直黃金。世路劍關險。侯門滄海深。虛名何必尙。吾志在山林。

張羽

次李景山韻

張羽

道人無可愛。所嗜特清吟。墨痕沁春雪。燈影搖秋霖。試將不龜手。用鼓無弦琴。此意許誰會。思君滄海深。

秋夜旅懷

張羽

命與時相厄。勞生空瘦形。苦吟詩有債。久病藥無靈。夜雨和愁落。鄉山入夢青。歸心逐孤雁。飛過浙江亭。

詩窮

張羽

道在何妨拙。身安一任貧。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瀑布空山月。梅花破屋春。奚囊有佳句。未肯寄朝紳。

宿王判簿宅送徐孟岳

徐賁

來往類吳越。扁舟只載書。言從交後淡。情恐別時疎。涼意蓮塘靜。宵光竹牖虛。懸知待明發。柝盡是愁初。

秀野軒

徐賁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迹想行吟。嶂日斜明牖。渚風涼到琴。相過有鄰叟。應只話閑心。

黃山人家次韻答陳秀才

徐賁

相逢坐上客。俱是此鄉人。重見兵前面。能全竄後身。月遲疑夜短。風乍覺寒新。爲訴窮途事。都忘語意頻。

馮山人湖上別業

徐賁

宅近南湖口。青山盡在門。田卑嘗冒水。鄰少不成村。住久諳農事。耽閑悟道言。如君避地者。今有幾家存。

夜直與架閣欒秉德期孫伯融不至

汪廣洋

雙立碧玉瓶。對酌紫薇省。長風吹翠梧。初月下金井。幽懷鬱未開。短髮醉慵整。夜分羣籟沈。窗虛燭花冷。

月夜

汪廣洋

休撥紫檀槽。且傾黃濁醪。涼天兼得月。我輩復持螯。彭蠡一杯大。匡廬半壁高。竹林瀟灑地。應有醉山濤。

送許時用還剡

宋濂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丁酉五月六日吳善卿宴諸公越城外唐氏別墅分得輕字

王禕

亭館鑑湖曲。開軒水氣清。戰袍當暑換。舞袖傍筵迎。受雨枇杷熟。欺風翡翠輕。杯行敢辭醉。不負主人情。

題劉君濟青山白雲圖

張以寧

野性夙所忻。青山無垢氛。落花一夜雨。幽樹滿川雲。鹿跡閑行見。松香獨坐聞。殷勤招白鶴。予亦離人羣。

雨

張以寧

歷歷愁心亂。迢迢客夢長。春帆江上雨。曉鏡鬢邊霜。啼鳥雲山靜。落花溪水香。家人亦念我。與爾黯相望。

崇德道中

張以寧

煥日菜花稠。晴風麥穗抽。客心雙去翼。詩夢一扁舟。廢塔巢蒼鶴。長波漾白鷗。吳山明月到。惻愴十年遊。

八月至直沽

張以寧

野濼天低水。人家時兩三。雁聲連漠北。魚味勝江南。雪擁蘆芽短。寒禁柳眼緘。持竿吾欲往。拙宦自何堪。

近無錫道中

張以寧

疊橋隨港直。聯木護堤偏。邨落皆通水。人家半繫船。橘花香曙露。楊葉淡寒煙。中土何寥廓。黃沙人種田。

雨發常山

張以寧

僕夫趣予起。初日出林間。既雨縱橫水。無雲遠近山。馬嘶芳草去。燕語落花閑。且喜邊陲定。長逢戍卒還。

寄方壺道人

詹同

海上神仙館。天邊處士星。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石洞龍噓氣。松巢鶴墜翎。都將金玉句。一一寫空青。

遂安舟中

魏觀

溪徑斜斜入。柴門側側開。一牛臨水立。雙鴨避舟迴。病眼青山豁。歸心白髮催。何因蒹浦上。野老共傳杯。

玉華山

鐺崧

翠巘千峯合。丹崖一徑通。樓臺上雲氣。草木動天風。野曠行人外。江平落雁中。傷心俯城郭。煙雨正冥濛。

寓翠巖庵

胡翰

蓮社僧相引。柴門客屢回。日高人語靜。風遠佛香來。碧愛琅玕繞。紅看躑躅開。便應從此老。城郭有塵埃。

偶題

王彝

旅舍多歸夢。今歸夢始真。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短日同慈母。浮雲是故人。欲辭城郭去。漁釣老江津。

客中秋夜

孫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雁聞。感時愁獨在。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下山近青柯平

王履

奇秀掩巒岼。休論五十盤。半生貪偃蹇。從此解嬰跚。一礪破秋寂。萬松噓晝寒。自知情太重。不敢再回看。

晚浦歸帆

藍仁

估客前年去。扁舟此日迴。煙生全浦暝。風健片帆催。桂楫看將近。柴門認半開。鄰人攜酒饌。歡笑慰歸來。

方氏園居

楊基

回汀兼復渚。迢遞入漁邦。有港皆通楫。無山不到窗。疏煙春隴曠。深雪夜籬厖。過客停舟問。而翁恐姓龐。

江邨雜興

楊基

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詩興風樓笛。碁聲雪舫燈。莫言渾不解。此事野夫能。

句曲秋日郊居雜興

楊基

漸老愛秋光。升沈意兩忘。雁聲將到枕。蟲響夜依牀。薜荔千林雨。芙蓉一樹霜。故園叢菊在。衰颯爲誰香。窗掩輝輝燭。爐消細細香。無風寒尚淺。有雨夜偏長。飢鼠搖空臺。枯螢委破囊。十年江海夢。此夕詎能忘。欲往竟無適。意行仍獨還。猿聲黃葉寺。牛背夕陽山。書棄將成業。身投未老閑。相逢莫嘲笑。才與不才間。

送句容劉少府回揚州

楊基

家具一車輕。囊書與短檠。吏多難別意。人有去官情。帆影江沈寺。簫聲月到城。竹西尋舊業。煙雨綠蕪生。

立夏前一日有賦

楊基

漸老綠陰天。無家怯杜鵑。東風有今夜。芳草又明年。蠶熟新絲後。茶香煮酒前。都將南浦岸。聊寄北窗眠。

沙河至采石

楊基

舟中逾一月。驛路及三千。老淚青衫上。新愁白髮前。蛩聲秋岸雨。鴻影暮河煙。不有西征客。誰同此夜眠。

零陵

楊基

古瓦籠山葛。荒碑仆石楠。江晴初漲雨。城午未銷嵐。甕富鯖羞鹿。杯渾酒餉蚶。邦人盡麻枲。終歲不知蠶。

送孔提舉航海歸曲阜

袁凱

宣尼老孫子。白晢更長身。家世誰能念。干戈獨愛貧。未聞興禮樂。還似泣麒麟。今日乘桴去。魚龍莫惱人。

送李高士歸荊州

袁凱

南京高宴罷。西土遂言歸。江路猶殘雨。荆門正落暉。蓬生仲蔚宅。秋入老萊衣。明日思君處。蕭條鴻雁飛。

丙申歲書懷

袁凱

素書猶在篋。白髮忽盈簪。空費千金學。何嘗一稱心。呼雞秋岸遠。飲犢夜江深。欲問三遷術。陶朱不可尋。

遊會稽山

袁凱

山實揚州鎮。人踰浙水來。禹功懸白日。秦刻臥蒼苔。龍起梅梁去。神遊石洞開。明朝有餘興。更上越王臺。

池上

袁凱

秋池行樂去。秋樹色已暝。露下夕衣涼。月上風簾靜。飢禽墮疎竹。鳴蛩出深井。夜久人事息。蕭然諸念屏。

振衣書齋客。逍遙池上步。林隈薄霧起。石隙幽泉度。鷗迷夕樹返。魚觸秋荷去。清聲水上來。欲去更延佇。

發新河次韻

管訥

自忝王門祿。頻年此地過。秋風迴遠道。暮雨宿新河。白浪鷗邊小。青山雁外多。客杯相慰藉。一酌總恩波。

中秋和龍子高

唐肅

白白初懸月。青青不盡天。乍經銀漢外。又滿碧窗前。鍾阜思歸夜。淮城坐謫年。曾揮兩行淚。愁對一輪圓。

徐雪舟爲畫藍澗草堂圖

唐敏

碧草連書屋。蒼山對畫圖。鶴巢秋樹小。漁艇夕陽孤。野色晴初遠。浮雲淡欲無。浮楂倚盤石。把釣任潛夫。

順昌道中

唐敏

麝食鳴雞曉。空山啼鳥春。遠鐘何處寺。殘月獨行人。書劍嗟黃髮。江湖起黑塵。南遊未得意。北望正傷神。

梅溪宿徐橘隱寓舍別後寄謝

程國儒

不見故人久。吟愁入鬢絲。試呼邨舍釀。細論草堂詩。夜雨西窗燭。春風別墅基。滄洲如有約。歲晚共襟期。

送地理劉漢章

郊韶

鐺也東甌士。能探郭璞書。曰陰曰陽處。某水某邱餘。壞隧飛金雁。陰房葬玉魚。荒唐千古事。吾欲問何如。

次沈生江邨韻

易恒

一逕漁樵外。孤亭水樹間。池春芳草合。庭午落花閑。僧爲徵詩至。兒因貰酒還。卷簾看野色。微日下柴關。

樂圃林館

張適

結屋渾依水。爲扉半是柴。雨紅花落檻。地碧蘚鋪階。去住梁間燕。公私水際蛙。清遊多感慨。濁酒始開懷。

林密簾櫳暝。門清樹石連。合香乘雨霽。壓酒及花前。嗜古思先輩。傷今話昔年。何由清鬱抱。春茗淪林泉。

西溪步歸

張適

溪南山曲折。舍後水西東。樵唱千邨雨。漁歌五兩風。犬憎移竹叟。鶴避掃花童。彷彿吾家近。茅堂碧樹中。

邨居雜賦

張適

野路經行處。危橋入徑迂。牛身栖燕子。鳶爪帶雞雛。水澗鮮鱗少。邨荒好樹無。斜暉山斂夕。渡口立斯須。
茆屋路西東。窮山石徑通。鐘聲斜照外。人影落花中。水舍看罾叟。柴扉飯犢童。時時來接語。一笑亦相同。

元旦後一日劉德儀送酒

沈周

使者雙瓶至。蓬門向晚開。停肩慰泥滑。解幕省香來。染指憐佳味。挑燈引細杯。明朝攜榼去。江上候新梅。

晚坐

沈周

春殘尙絮袍。林屋氣蕭騷。白日苦不夜。人生亦太勞。泥花方失勢。雨筍漫爭高。小酌仍觀物。新醅愜老饕。

送程宮詹

沈周

車馬出春明。雨中人獨行。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靜閣一杯酒。亂聞千樹鶯。故山堪注易。天意就先生。

金山寺吉公房小酌

沈周

嘗惜忙忙不到來。方悟閒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風氣薄詩骨。夕陽浮醉顏。古人誇一宿。三宿我才還。

自未春入初夏歸舟卽事

祝允明

往往花移色。交交鳥換鳴。雲將京國遠。水別衛河清。高嘯迎風轉。低眠看樹行。殷勤吳郡酒。還得此時情。

飲酒

文徵明

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惟應騎馬客。輸我北窗眠。

明文在卷十一

律詩

過戴居士宅

高啓

江邊戴顓宅。地好愜幽尋。高樹藏卑屋。新篁補舊林。鳥成留客語。雲作護花陰。不負滄洲約。重來論夙心。

報恩寺逢蔣主簿就送還如臯

高啓

貪語酒寒頻。新年見故人。別時煙寺晚。歸路雪江春。造次燈前面。蒼茫船上身。明朝楚花發。莫歎縣廚貧。

臨頓里

高啓

聞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無書。愛救黏絲蝶。噴驚出水魚。時尋戴顓宅。自駕短轅車。應愛山齋好。秋風不捲茅。鑿渠侵蝱穴。移樹帶禽巢。人世眞浮梗。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結歲寒交。載酒攜山榼。安琴製石牀。鳧眠皆傍母。蜂去自從王。穀雨收茶早。梅天晒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強。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細雨魚生子。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心苦爲尋詩。斬伐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酒債應多處。詩名自一家。虛煩明主召。懶脫故衣麻。長物原無有。何勞犬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道人衣。窗破容螢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繞。不是宦情微。澹泊心情在。蕭疎鬢影殘。引泉規作沼。留筍待成竿。自洗沾泥屐。誰收挂壁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沐罷便輕幘。消搖詠晚天。清風蘇病鶴。驟雨集鳴蟬。舊史堆湘素。新經錄洞玄。誰知城郭裏。別自有林泉。

汨汨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搖樹影。踏藕損蓮根。饑鴨呼歸艦。新蠶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鬱林孫。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化憎。貧留漁艇載。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臥枕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高 啓

偶伴王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謝賜衣

高 啓

臚呼遙捧賜。拜服望蓬萊。香帶爐煙下。光迎扇月開。奇文天女織。新樣內宮裁。被澤徒深厚。慚無奪錦才。

春日退直呈禁署諸公

高 啓

待詔直東華。歸休每日斜。職連詞客苑。俸入酒胡家。簷網長縈絮。庭甍欲過花。知君未出院。應草侍中麻。

寓天界寺

高 啓

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

宴王將軍第

高 啓

流水通侯第。行雲傍妓臺。雨催牙仗散。風引羽觴來。曲學移聲按。詩隨得韻裁。莫令遊宴歇。次第過花開。

諫柳

高 啓

何恨苦長鬢。纖腰嫵媚春。慣愁行路客。羞比舞筵人。亂葉斜斜雨。狂花袞袞塵。殘蟬來噪日。應落漢潭濱。

京師寓廡

高 啓

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官閑休直早。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典。惟存舊賜衣。

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疏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送宿衛將出守鄧州

高啓

中郎身頭仗宿衛。在承明。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紅雲遙魏闕。白水近穰城。好勸諸年少。春來賣劍畊。

冬至夜喜逢徐七

高啓

君來同客館。酒夜相看動。是經年別。能辭盡夕歡。雪明窗促曙。陽復座銷寒。世路今如此。懸知後會難。

送陳則

高啓

挾策去誰親。侯門不禮賓。愁邊長夜雨。夢裏少年春。樹引離鄉路。花驕失意人。一杯歌短調。相送欲沾巾。

送錢氏兩甥度嶺

高啓

吏送投荒去。應歸下瀨營。一家十口散。萬里兩身行。洞獠欺商市。山魃喚客名。空邊南望泣。不盡渭陽情。

答宗人廉夜飲王氏池亭見懷

高啓

遙聞池上酌。涼夜失炎天。酒碧傾當竹。衣香坐近蓮。沿波人弄月。翻樹鳥鳴煙。座上誰相憶。唯應是惠連。

郊墅雜賦

高啓

江水舍西東。鄰家是釣翁。路痕深草沒。井脈暗潮通。籬隔蔬邊雨。門開竹下風。不因時賣畚。何事入城中。此鄉堪避地。亂後戶翻增。俗美嫌欺客。年豐愛施僧。帶星畊處輒。照雪紡時燈。且作求田計。元龍豈我能。幽事向誰誇。孤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行蟻如知路。歸鳧自識家。一尊茅屋底。隨意答春華。春泥桑下路。孤策自扶行。身賤知農事。心閑見物情。魚鳴風欲起。牛飯月初生。漸喜無人識。何煩易姓名。

移家到渚濱。沙鳥便相親。地僻偏容嬾。邨荒卻稱貧。犬隨春鮓女。雞喚曉畊人。願得無愁事。閒眠老此身。
紛紛謝人役。寂寂戀吾居。細雨春零後。斜陽社飲餘。岸花飛趁蝶。池葉墮驚魚。好了公家事。休令吏到廬。
路迂橋斷處。門靜犢眠時。孤墅藏羣柳。諸田灌一陂。僮閒春作少。婦嬾午炊遲。誰道花源好。還令太守知。
虛閣近鳴湍。應宜把一竿。雨傷春麥爛。風折晚蒲乾。抱甕臨江汲。攜書入寺看。自慚吾獨幸。世難此偷安。
亂渚交交白。平蕪漫漫青。賣薪沙店遠。祈穀水祠靈。密雨侵蓑重。微風過網腥。江邊多酒伴。春去不曾醒。
入夜潮侵戶。經秋雨壞垣。里人澆少訟。田父醉多言。稻蟹燈前聚。莎蟲機下喧。自應耽野趣。不是忘鄉園。
欲沽嗟市遠。煙火隔江波。客到寒齋少。人歸晚渡多。汗書燈燼落。驚枕櫓聲過。豈敢愁荒寂。時危免負戈。
野色迴蒼蒼。開門葉滿塘。僧來雙屐雨。漁臥一船霜。靜裏脩香傳。閒中錄酒方。平生當世意。到此坐成忘。
紅樹江南近。青山北郭遙。江清目渺渺。林冷髮蕭蕭。食鱸知晨釣。聽歌識莫樵。尋常送歸客。不過水西橋。
何處可徘徊。林間共水隈。夜歸家犬識。春睡野禽催。有地惟栽藥。無邨不見梅。興來慚獨飲。時喚老農陪。
狂多愛出遊。日日問江頭。小草皆春意。遙山自晚愁。酒中時有得。物外復何求。不詠騷人調。蘼蕪任滿洲。
居似臨邛宅。畊非鄠杜田。已償輸稅米。未覓賣文錢。把卷憐長日。看花愧少年。翛然閉門處。楊柳桔槔邊。

八月十三夜與文濟時範質甫城西泛舟達秦淮

顧璘

落日清川裏。輕風已自涼。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牀。問路疑天上。停杯待月光。何人橫鐵笛。吹過斗牛傍。
六代煙華地。狂歌待夜游。山河橫王氣。水月弄清秋。木落長千寺。雲殘太白樓。共君須痛飲。沈醉傍滄洲。

贈子魚

顧璘

與子三年別。重來鬢已蒼。論心風雨夕。下榻水雲鄉。畫閣燈花煥。秋杯竹葉涼。慙慙行止意。相對兩彷徨。
隱吏亭雜詩

顧璫

卷幔青山入。拋書白日長。苔茵承屐穩。竹粉惹衣香。病喜諳禽戲。貧嗔減鶴糧。自堪稱隱吏。不用問行藏。

春日與張萬里城南訪阮仁卿

顧璫

春事已如此。郊行亦偶然。芳筵甘野蕨。輕服快晴天。谷靜聞流水。江寒起暮煙。病軀登頓倦。藉草卽思眠。

王司訓聰投詩見訪不值

顧璫

閉戶妨迎客。空勞枉駕過。清詩充謁刺。塵榻愧行窩。世久輕魚服。君能問雀羅。無由挽高躅。日暮碧雲多。

聞方伯彭公薦剡

陳憲章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爲者。先生非過歟。長歌扶晚醉。短髮向秋疎。坐惜籬前水。持竿試釣魚。

晚步

陳憲章

水國秋先至。江邨晚更幽。泥筇收郭索。山網落鉤輶。涼人社門樹。陰連渡口舟。獨憐經略地。吾得放歌遊。

喜梁冠文至

陳憲章

駐槩梅邨夜。風光勝早春。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草木皆知舊。江湖多賤貧。短蓑來往數。等是最閑人。

三竺道中

邵寶

人行松徑靜。數里不知遙。路轉遠逢寺。僧迎只過橋。巖姿收獨妙。泉響息羣囂。東去頻回首。山花似我邀。

殘雪

楊循吉

殘雪經時久常聞簷溜聲。謂晴塔又濕。疑雨日還明。地背融偏後。宵寒凍復成。不妨留莫泮。借爾照書檯。

旦公往寶積寺

楊循吉

古廟石湖邊。爲僧今幾年。開堂小遊戲。出世大因緣。生死一夢耳。江山常熾然。遙知末句子。不肯向人傳。

送春

桑悅

年換朱顏去。春拋綠酒歸。孤身類蓬轉。老眼看花飛。愁裏成新詠。閒中簡舊非。丁寧初夏雨。好長故山薇。

水南絳帳

魏時敏

故老傳經日。諸生立雪時。瓶香人送酒。門響客催詩。白髮經秋短。青燈坐夜遲。河汾有遺稿。讀罷一興思。

在武昌作

徐禎卿

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

虎邱退居集友人

蔡羽

檻外斜吳苑。林間促羽觴。池花搖暑淨。泉韻雜松涼。念別經時久。重來笑客忙。小吳軒裏月。臨發戀清光。

早春繁臺

李夢陽

泯泯春猶早。行行賞不違。柳黃沙際見。草色雪中歸。積水生雲氣。孤城下夕暉。誰禁臺寺望。北雁又將飛。

次陽邏堡

程誥

征騎晚駸駸。陂湖驛路侵。見山思隱計。投館得歸心。市近春風軟。江遙暮雨深。提壺問邨酒。誰惜解囊金。

過李氏莊

鄭作

沙徑縈村入柴門。水開園林君自得。鞍馬我能來。白鷺窺魚立。黃鶯觸燕回。日斜猶不去。相與坐莓苔。

九日同馬君卿任宏器登高

何景明

歲歲重陽菊。開時不在家。那知今日酒。纔對故園花。野靜雲依樹。天寒雁聚沙。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

重游蕭氏園

薛蕙

別此真如昨。重游換物華。粉滋曾倚竹。紅淺舊看花。沙阪縈林曲。山籬逐水斜。城南咫尺路。未覺往來賒。

西湖

孫一元

十里山如拭。西湖背郭流。僧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春事多逢醉。歌聲半是愁。獨憐垂釣者。吾欲共滄洲。

哭張士宇

鄭善夫

同舍今何在。斯人天下無。感時看諫草。何日奠生芻。狐鼠私相慶。衣冠勢益孤。空餘青史上。遺簡載名儒。

溪行呈元之族祖

汪本

雨濯山光潤。風吹溪響清。有懷成遠詠。無伴趁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近名。歸來臥松石。新月西林生。

王昭君

蔣山卿

拭淚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訣日。卻是見憐時。漢騎臨關少。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淒切轉添悲。

宋玉

楊慎

文藻三閭並。幽懷九辯知。雲爲巫峽賦。雪作郢中詞。茅屋遺遺址。蘭臺異昔時。鴻裁誰獵艷。空自拾江籬。

病中送人入陝

韓邦靖

渭水潼關北吾親舍在茲君行須此路我往未知期但報平安日休言疾病時丈夫憐少子恐遣鬢成絲

聞雁

韓邦靖

鳴雁蕭蕭下寒燈故故明角聲傳細雨雲色渡高城兄弟無書信乾坤有甲兵秋風歸未得見爾不無情

芭蕉園

馬汝驥

禁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山居

李鳴鶴

石壁日初上春山風乍晴偶隨黃犢出閒傍綠溪行幽鳥淡無語落花亂有聲迴看飛瀑下樹杪白雲生

虎邱寺看妓人走馬

王穉登

駿馬龍駒種佳人燕子身馳驅下夕坂險絕太驚人血是蹶間汗香爲鬢裏塵解鞍慵不語游子替傷神

看梅過玄墓山中

王穉登

人似梅花瘦舟如蘭葉長青山十畝白流水一春香種密人難入開齊夜有光苔枝容我折野老不嗔狂

橋外花開日分明雪作圖不將他樹雜未有一家無多處半青嶂香時過太湖濁醪元易得市遠亦須沽

紫陽庵丁真人祠

王穉登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羣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蛻骨不勝情

明文在卷十二

律詩

元日早朝

李東陽

九門深掩禁城春。香霧籠街不動塵。玉帳寒更傳虎衛。彤樓曉色聽雞人。簾前樂應紅燈起。階下班隨綵仗陳。朝散東華看霽日。午煙晴市一時新。

郊祀喜晴有述

李東陽

碧消煙盡露華凝。目極瑤臺第九層。清珮緩隨馳道月。絳籠高應午門燈。風傳廣樂聲初下。天近燔柴氣已升。人意可占神意悅。萬年靈祚永堪膺。

十八日聽傳臚有作

李東陽

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

李東陽

隊舞花簪送酒頻。朝盤事及嘉辰。星辰晝下尙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闈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樹少回春。丹心未老將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九峯書屋和曹時和韻

李東陽

江上草亭新卜築。已聞揚子著書成。每逢社日聊隨俗。久住青山卻有情。霜入晚松經歲老。雨繁春筍過鄰生。小堂若許臨江閣。杖履無煩匹馬迎。

春興

李東陽

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階日煥思吟芍藥。水風香憶種芙蓉。登臺未買千金駿。補袞難成五色龍。身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思十分濃。

予素不善飲。文明詩來有兩涯爛醉欲人扶之句。且以二尊見惠。步韻答之。

李東陽

夢斷高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勝。縱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珍重得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粗豪比灌夫。

少保商先生壽七十

李東陽

白頭歸老荷君恩。一代勳名衆所尊。自古年華稀七袞。本朝科甲重三元。海中仙子長生籙。洛下先生獨樂園。怪見台光映東壁。郎官又侍紫微垣。

哭商懋衡侍講

李東陽

科甲文章有父風。詞林接武更誰同。講經春殿爐煙煥。校藝秋闈燭影紅。門閥並高緣有弟。頭顱未白早稱翁。生平五十還非夭。不道人間是夢中。

和武季丈早春游宴

張泰

日滿寒塘冰漸開。細泉聲裏覺春來。物華天與新雙眼。酒量吾應長一杯。野色放青回凍草。暗香凝雪上

晴梅病軀方藉風光慰。敢問朝簪染素埃。

自詠

王越

自歎儒官拜將官。談兵容易用兵難。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地寒。鬢爲胡笳吹作雪。心經烽火煉成丹。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無慙處處安。

早朝奉天殿

魏觀

旭日曈曈啓奉天。百僚雲萃武樓前。青松綴玉傳甘露。紫筍浮花淪醴泉。多士聽宣魚貫入。諸侯分直雁行聯。白頭謬忝儒紳後。大本先容赴講筵。

大本堂

魏觀

六齋帝子聯龍袞。三島神仙列雁行。繡轂青鸞金羽蓋。錦韉白馬紫遊韁。御溝細柳雲生暎。禁籞飛花雨送涼。鄭國書聞能一一。玉爐清晝爲分香。

鄭國公常茂等授經大本堂

魏觀

鄭國勳侯弟子羣。儲闈時得奉殷勤。宮花細浥研朱露。禁柳微濺洒墨雲。御氣日從雙闕望。書聲時徹九重聞。楚王可是推仁愛。臨帖常容半席分。

舊大本堂

魏觀

玉署儲書紫禁東。宛然麟鳳穆清風。雲開奎壁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炬炳蓮花歸學士。燈然藜杖致仙翁。詹吳宋樂皆時彥。譔述承恩晝夜同。

送編脩張仲藻還家畢姻

宋濂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次韻答上清道士

王禕

山中一別五經春。近得詩篇意度新。文字須爲方外友。神仙元是世間人。洞雲玄虎司丹室。壇月青鸞禮玉宸。坐對匡廬秋色好。欲將寄遠苦無因。

桐廬舟中

王禕

瀟灑溪山夢此邦。輕風細雨過桐江。川迴幾訝船無路。林缺時看屋有窗。野果青苞垂箇箇。水禽白羽去雙雙。到家會值重陽節。新釀邨醅正滿缸。

長蘆渡江往金陵

張以寧

春日三竿上翠屏。曉風五兩下蘆汀。水兼天去無邊白。山過江來不斷青。沙觜潮迴平雁跡。海門雨至帶龍腥。昇平不復後庭曲。睡起漁歌爛漫聽。

喜丁仲容徵君至

張以寧

題詩苦憶城南郭。喜見歸來鶴姓丁。雙鬢野風吹汝白。一燈江雨向人青。志士長嗟靈壽杖。史官獨失少微星。瓊花照眼春無賴。明日酌君雙玉瓶。

用韻答趙樵山見和

宋 訥

半年學稼入田中。時訪邨西鶴髮翁。草徑曠煙晨放犢。篷窗秋雨夜聞鴻。瓜香果熟園林趣。酒濁雞肥里社風。野鳥不知興廢事。爭枝擇樹滿林同。

故里初歸整頓中。草堂欲學浣花翁。芳尊酒熟濃浮蟻。老眼詩成遠送鴻。晚節半籬黃菊露。秋聲一榻碧梧風。於今只有樵山在。暮景何妨事事同。

霍元方辭訓導之職來歸東崖故居再用前韻賀之

宋 訥

舊隱高崖曲岸中。療饑歸作採芝翁。無人徑造依亭竹。有子書追戲海鴻。門外小船漁笛月。籬東矮屋酒旗風。先生襟韻知何似。秋菊春蘭臭味同。

歸來卽事再用前韻寄霍東崖

宋 訥

田園兵後草萊中。未要忘機論海翁。茅屋四隣羅鳥雀。蕪詞一紙託鱗鴻。蠶桑雞黍家家事。燕麥鳧葵處處風。何日相期歸舊隱。水邊林下著參同。

仲春遊望

張 羽

春來結伴共閒行。此日山川色更明。望裏樓臺多見柳。靜中阡陌但聞鶯。江蘼色帶王孫恨。蜀魄吟傷帝子情。莫道韶華鎮長在。落花看已滿東城。

川上暮歸

張 羽

此地頻經畫舫過。暮歸原不畏風波。煙中漁網懸楊柳。浦口船燈照芰荷。歸鳥去邊行客少。夕陽盡處亂山多。此時詩思渾無賴。聽得前溪子夜歌。

行樂過西崦

張羽

白日都消筆硯間。偶因行樂到松關。秋聲不盡蕭蕭葉。夕景無多淡淡山。蛩響寒齋僧自定。苔荒深院客常閒。已知身世俱成幻。莫歎西風鬢易斑。

寄王止仲高季迪

張羽

祇恨孤城未解圍。圍開番遣別相知。夕陽江上匆匆酒。細雨燈前草草詩。有夢直從花落後。無書空過雁來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卻共誰。

訪王子讓大村幽居借書戲題壁間

劉崧

邨前流水宛如環。邨後荒城隱可攀。當戶雨苔雙石峻。隔江煙柳數峯閒。杖藜麥隴秋霜後。尊酒茅堂夕照間。聞有古書人少見。柴門客去又長關。

送蓮社陸道師歸鏡湖

劉崧

一錫橫飛下鏡湖。頭顱老去世緣疏。庭栽竹少堪容鶴。池種蓮多不礙魚。滿室香雲經盡後。半窗明月定回初。陶潛嬾入東林社。在在青山可結廬。

寄萊州太守趙圭玉

劉崧

憶在兵曹三四年。君留東署我西偏。檢書清夜然官燭。沽酒常時數俸錢。借馬獨行緣送客。聞雞相喚去朝天。論交亦有胡兼許。此日天涯各惘然。

次高二季迪留別韻

徐賁

柴門邨徑帶溪橋。來往因君豈憚遙。淺水不波仍漾漾。疏林無雨自蕭蕭。檣留夕照人將別。江作新寒酒易消。明日秋風重悵望。還將離思託歸潮。

寫韻軒

朱夢炎

掌籍江河誤泄飢。幾年謫降學書癡。晴窗滴露花搖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綰得春風留鳳帶。畫殘秋水照蛾眉。從今了卻人間事。一曲鸞簫跨虎吹。

擬唐宮詞

蘇伯衡

紫禁迢迢宮漏鳴。夜深無語獨含情。春風鸞鏡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裏聲。塵暗玉階綦跡斷。香飄金屋篆煙清。貞心一任蛾眉妬。買賦何須問長卿。

唐伯庸以詩謝作讀書林記次韻答之

趙沆

纏居原不見紛華。矮屋疏籬只一家。雪後松筠初換葉。春深桃李自開花。讀殘青竹無人到。覽罷黃庭已日斜。此道已來成寂寞。似君端合向人誇。

次韻酬黎以德

梁寅

銀河斜界樹參天。爲憶幽人思渺然。亥市塵囂迂竹徑。午橋煙雨傍溪船。明燈散帙栖鴉後。倚杖看山去鳥邊。但得文章攀屈宋。何須重賦遠遊篇。

都下將歸宿石城門外和李仲淵晚過上林之作

梁寅

章曲風光尺五天。驕驄嘶過酒樓前。龍輿陌路疏疏雨。鳳闕觚稜淡淡煙。上相彩旆歸柳外。王孫金彈落

花邊臨流有客題佳句。不羨春風歌舞筵。

次韻高季迪見寄

王行

廿載誰詢獨處情。翛然江郭養餘清。老顏照水同梅瘦。短髮臨風並雪明。寒雁聯行輕落渚。晚鴉結隊遠歸城。匆匆歲莫相思切。又辱沙塘折簡行。

題雲林畫

王行

每看新圖憶舊遊。遠情閒景共悠悠。亂鴻沙渚煙中夕。黃葉江邨雨外秋。亂後得安翻訝夢。醉來因感卻生愁。那能便結滄洲伴。重向煙波覓釣舟。

洪武初聞顧仲瑛以召役入城嬰疾而歸尋喜勿藥作此問訊

謝應芳

聞道龐公近入城。還家風雨過清明。催租人去詩仍好。市藥童歸病已輕。尚喜竹林青筍出。不嫌花徑紫苔生。路逢緇侶傳安信。候問姑遲數日程。

夜坐

謝應芳

披衣散髮坐南榮。漏點遲遲欲二更。風約沼萍雲影澹。月栖徑竹露華明。石牀涼意浮珍簟。寶鼎沈煙噴玉笙。世慮不關心似洗。此身祇覺在蓬瀛。

春日雜詠

楊基

陋巷荒蕪野趣濃。小溪春水恰船通。無邊草色猶春雨。有幾梅花更晚風。文體敢期盧駱並。交情誰許范張同。欲將浪跡隨鷗鳥。錯比溪南是灑東。

新柳

楊基

濃如煙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輒已無顛頰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惆悵吳宮千萬樹。亂鴉疎雨正沈沈。

春草

楊基

嫩綠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春日白門寫懷

楊基

得歸雖喜未忘悲。夢裏愁驚在別離。尙短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江雷殷夜蟲蛇早。山雨崇朝蝶遲。製取烏紗籠白髮。免教春色笑人衰。

梅花

楊基

落莫香魂繞舊宮。詎知色相本來空。笛聲黃鶴高樓上。詩句孤山小店中。曉樹煙霜千萬點。晚籬松竹兩三叢。相思咫尺憑誰寄。目斷天南字字鴻。

寄諸葛同知彥飛

楊基

白髮慵梳步履遲。老於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爲僧移。而今此樂同誰說。只有鄉人馬遠知。

省垣對雨有懷方員外

楊基

羨得新醅灩灩紅。省垣誰與晚尊同。人當暫別情偏惡。詩到無聊語更工。江浦荷花雙鷺雨。驛亭楊柳一蟬風。論文若到虞楊地。應對清江憶范公。

舟次邵白有懷徐幼文

楊基

文章小技恥雕蟲。也逐羣才赴洛中。多病不宜秋色裏。相思只在暮江東。雞豚籬落茅茨雨。鳧鴨陂塘菡萏風。欲買一尊澆寂寞。傷心不與故人同。

春日山西寄王允原知司

楊基

十里煙光濕翠苕。二分春色到花朝。無人快擊華奴鼓。有伴同吹弄玉簫。遍地錦圍歌處席。滿身珠壓舞時腰。莫嗔老子疏狂甚。曾醉揚州廿四橋。一莖白髮已堪嗟。況是東風兩鬢華。醉裏誤將裙作紙。老來羞以帽簪花。疏狂不識眉雙結。敏捷曾經手八叉。閒喜日長公館靜。自分新火試新茶。

無題和李義山

楊基

纔向瑤臺覓舊踪。曙鴉啼斷景陽鐘。薄施朱粉妝偏媚。倒插花枝態更濃。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蓉。多情莫恨蓬山遠。只隔珠簾抵萬重。

浦口逢春憶禁苑舊游

楊基

春冰消盡草生齊。細雨香融紫陌泥。花裏小樓雙燕入。柳邊深巷一鷺啼。坐臨南浦彈流水。步逐東風唱大堤。還憶當年看花伴。錦衣驄馬玉門西。

春江花月夜

吳世忠

翠華巡幸駐離宮。錦纜龍舟萬乘東。銀鑾香浮仙醴綠。金堤花簇御筵紅。透迤簫鼓萃天上。滉漾旌旗在月中。回首可憐春殿隔。如花宮女泣東風。

泊瓜洲渡

吳浩

淮煙漠漠夕陽收。楚樹昏昏驛客舟。風度鐘聲來北固。帆將燈影過揚州。雲消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欲浮。獨恨壯遊非昔日。滿江風露夜如秋。

錢塘築城過西湖述懷

易恆

人間秋色易蕭條。湖上風光更寂寥。龍井陰時應有劍。鳳臺空後不聞簫。脩眉愁澹初三月。畫舫歌殘第六橋。半看兩峯千古並。蓬萊幾見海塵漂。

述懷

易恆

雁信無憑蝶夢說。寥寥空望遠人過。家如明月圓時少。腸似遊絲斷處多。垂白不禁青鏡在。落紅其奈綠陰何。百年歲月今如許。誰遣流光逐逝波。

江館

張適

黃葉孤村逕路遙。時來幽客伴蕭條。一簾林影雲生樹。滿屋江聲雨送潮。衲子說因徵往世。鄰翁觸事話前朝。此鄉喜得離喧雜。自分從漁更學樵。

喜晴

張適

風生柳港雨晴初。塵鞅何曾識我廬。燕蹴落紅沾几席。日移嫩綠上琴書。傷春未許尊無醖。留客尤憐饌有魚。自覺歸田使野性。不妨竟日帶經鋤。

雪中崇之送麻姑一尊謝以前韻

謝遷

醒眼寒窗對白虛。馬軍來值臥瓶初。呼童旋覓團臍蟹。謀婦方烹巨口魚。蕉葉淺斟能稍稍。梅花欲放正疏疏。心交久矣醇醪醉。豈必盱泉味有餘。

食梅

謝遷

夏木陰陰雨氣寒。半黃肥顆摘林端。齒輸赤子先拌軟。眉爲蒼生故自攢。調劑功微慙玉鉉。賜沽恩重憶金盤。一株留取當階樹。贏得花時索笑看。

勸駕述懷次東所韻

林俊

霜前黃葉漫青山。瘦竹疏花共晚閒。老去筋骸翻自念。日來雲水信相關。經心楊柳三眠外。作意棋枰一著閒。好是內庖羞獨割。凍梨慙改故時顏。

落花

周用

幾日繁花亦有姿。便教飛盡只空枝。明年有約休孤我。昨夜無風欲怨誰。蜂慰苦心甘辦蜜。蠶羞衰鬢薄縈絲。鶴林縱謂猶堪賞。攜酒明朝已怕遲。臧白欺紅恨已多。新詞莫遣雪兒歌。數株欲借羣芳後。三月猶看幾日過。錦席剩香留一瓣。銀屏深影蹙雙蛾。離魂轉覺難憑藉。盡日風吹無奈何。

漫興

劉玉

縛茅爲屋倚山椒。名姓人傳太古樵。白石曉炊雲出甌。清泉夜釀月盈瓢。釣魚懶過雙溪堰。驅犢時臨獨木橋。寄謝長官休物色。多年洗耳向唐堯。

元旦試筆

陳憲章

六載虛勞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閭閻擊壤今弘治。簡冊編年又戊申。日色小薰穠李晝。風光欲醉乳鶯春。廬岡此景誰分付。也到江門不屬人。

因雨和杜韻

王守仁

晚堂疏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誰憐菊尚存。却憶故園畊釣處。短蓑長笛下江邨。

別希顏

王守仁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栖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膠山忠定祠次施克和韻

邵寶

壯懷千古了難償。太息羣陰剝一陽。鳴鳳未聞聲徵角。戰龍曾見血玄黃。薄茅藉處非無地。老樹陰中自有堂。風雨去城三十里。滿山簫鼓爲誰忙。

送朱工部請告歸上虞

邵寶

記得逢君在樂平。新涼庭院碧梧清。周官六典會司寇。禹貢三江又水衡。澤國煙波吟裏興。雲林風日病餘情。西興渡口猶回首。聞道秋潮昨夜生。

以燈圓餉陸太僕

顧清

三五新正憶故園。屑雲糜玉鬧春盤。小奴解作江南意。遠客都忘歲莫寒。梅欲鬪圓忙著子。雪如爭巧故成團。玉厓太僕真清吏。莫認明珠按劍看。

南邨約庵雨中過訪喜新街成飲平冒散酒別後賦此寄之

顧清

白雲本是青雲侶。今雨依然舊雨人。輿力競誇新路穩。酒奴還說近方醇。紛紛且置人間事。皦皦誰全物外身。畢竟浮生幾兩屐。欲將泰華等游塵。

莫春書事

曾鐸

書籤藥裹近藜牀。睡起虛齋日正長。蝌蚪池塘古文字。倉庚庭院沸笙簧。林陰坐久衣裙潤。花逕行多屐齒香。病得賜骸耽勝事。擬將芹曝報吾皇。

涯翁母一品太夫人壽

曾鐸

龍門佳氣曉如虹。不與人間設帙同。天上貽封元一品。膝前稱壽是三公。玉桃歲久丹爲顆。護草春長翠作叢。侍從諸孫歸較晚。北堂燈燭夜筵紅。

九日園亭用杜枚之韻

曾鐸

揮翰題糕手欲飛。菊邊香霧正霏微。誰從今日仍辭醉。不道常年苦憶歸。短屐未妨逢細雨。殘尊還可待

斜暉。官貧猶勝陶彭澤。剛得東籬有白衣。

新治小軒成

楊循吉

費將心力治齋居。細竹移來葉尚疏。雪白蟻光鋪榻眼。鴉青布色染簾裾。規模別出經營外。景物新呈晦沒餘。髹壁正防童稚污。粉牆還待友朋書。今宵纔是題詩起。此席方爲讌客初。前郭後邨無曠地。相過莫怪不寬舒。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十三

律詩

憶鄉中諸故友

朱右

東麓溪頭蟹渚陰。故鄉幾度憶同襟。詩聯石鼎秋燈冷。韭翦春園夜雨深。白髮每馳張長夢。青山慵鼓伯牙琴。客牀寥落情無賴。月滿空梁強自吟。

白燕

袁凱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橫溪寓所

袁凱

高林深竹氣冥冥。野色波光更滿汀。草閣雨晴鳴翡翠。花畦風煖入蜻蜓。書成已與山公絕。賦就惟教阿買聽。猶未忘情是杯酒。尙煩隣里致盈瓶。

登虎溪閣

袁凱

秋深時節雨霏霏。獨坐江樓看雁飛。煙火數家山郭晚。篷橋幾處野航歸。謀生計畫人皆笑。投老鄉關事已非。聞道淮南新易將。江湖此日亦沾衣。

卽事

劉基

春半餘寒似莫秋。掩門高坐日悠悠。樹頭獨立知風鵲。屋角雙鳴喚雨鳩。芳意自隨流水逝。華年不爲老人留。浮花冶葉休相笑。自古英雄總一漚。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劉基

日上高城柳影齊。風軒臨水看鶯啼。初來木杪鳴相應。稍入花間聽卻迷。芳草自深句踐國。行人猶隔禦兒溪。思家每恨無輕翼。可對鶯花不慘悽。

普濟寺遣懷

劉基

江上西風一葉黃。沙雞絡緯滿叢篁。物華乘興看都好。時序逢愁速不妨。露下星河光瀲灩。月明巖谷氣清涼。願聞四海銷兵甲。早種梧桐待鳳凰。

感興

劉基

病骨愁寒憶見春。及觀春色卻愁人。轉添細草當門徑。不惜穠華委路塵。去國杜鵑紅淚盡。傷時庾信白頭新。風波滿地鷓鴣鳥。相趁銜魚飽一身。

病足戲呈石末公

劉基

晏天容我作支離。病瘡纔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猶似鼈。蹕行那得更憐癡。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收龐亦未遲。塞叟於今知匪禍。周雞從此免爲犧。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劉基

岸柳江蒲總戚施。柏林辛苦擢金支。虞人詫見炎官傘。候騎訛傳漢將旗。照水熒煌空銜貌。因風飄落竟

從誰應慚若木生。陽谷長駐。跋烏燭。燻蟊。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

劉基

郊原如赭已無秋。況復干戈未肯休。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爲廟廊憂。典章淪落悲芻狗。餽餉倭遲想木牛。禮樂將軍今卻毅。豺狼滿地待虔劉。

道輿

劉基

江上潮來風捲沙。城頭畢逋當尾訛。燕泥半濕昨夜雨。蛛網忽黏何處花。孤坐日月自閑暇。出門歧路空交加。漫將白髮對芳草。目送去鴻天一涯。

魏歸

揭軻

苑外金波映水天。歸驄蹀躞暮江邊。鳳皇臺閣初含雨。燕子人家又禁煙。詩寫桃花歌扇裏。酒攜楊柳舞樓前。請看秋雨臙脂井。好醉春風玳瑁筵。

宴南市樓

揭軻

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醑。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禁絕代無。

贈章安甫老人

高遜志

籃輿迢遞出郊坰。野服翩然鶴髮星。柱史不辭周問禮。伏生須爲漢傳經。汀洲水落蒹葭老。澤國霜寒橘柚青。自笑隱淪緣底事。時危蹤跡一浮萍。

湖州道中

韓奕

百里溪流見底清。茗花蘋葉雨新晴。南潯買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畊。崖轉青山紅樹近。湖搖碧浪白鷗明。櫂歌誰唱彎彎月。彷彿吳儂子夜聲。

竹爐

韓奕

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巖扃。虛心未許如灰死。古色人看是汗青。偶免樵柯供土鏗。尙疑清籟和陶瓶。達人曾擬同天地。上有秋蟲爲篆銘。

南金錢先生應庚莫春過溪上早秋成四韻奉寄

邵亨貞

桃花浪裏泊扁舟。草草相逢恨莫留。一自春風來折簡。幾番夜月獨登樓。塵踪偃蹇長懷舊。蓬鬢蕭疏又見秋。爲報故人安好在。身閑不負遠公遊。

泖濱見荷花

邵亨貞

每愛西湖六月涼。水花風動畫船香。碧筒行酒從容醉。紅錦游帷次第張。月殿承恩霑沆瀣。星槎流影下陂塘。江南秋冷紅衣落。離立西風舊恨長。

荆南江晚眺有感

劉仔肩

沙頭寂寂晚維舟。詞客重來感舊游。江上夕陽諸葛廟。雨中芳草仲宣樓。天連錦水來春色。雲暗襄陵起莫愁。回首可憐梁甫意。一官牢落向南州。

九日西莊懷弟

藍仁

衰年無力遠登臨。短杖扶持叩竹扃。雨過林間雙澗碧。雲消天際一峯青。黃花寂莫憎詩瘦。白髮淒涼畏酒醒。手把茱萸思骨肉。雁聲孤起夕陽汀。

送徐千戶之甘州

陶奎

春寒初試越羅袍。不惜千金買寶刀。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崑崙西去黃河遠。函谷東來紫氣高。何事相逢又相別。隴雲邊月夜勞勞。

閑居

貝翱

閑居不是爲逃名。野性從來少宦情。況有林塘供笑詠。且無冠蓋費逢迎。夕陽山好樓中見。春水船高樹杪行。何處飛來如雪鳥。相親相近不相驚。

吳門會故人樓文淵

貝翱

憶曾相識自兒童。二載雲間筆硯同。深院鈔書桐葉雨。曲闌聯句藕花風。當時壯氣凌諸子。今日衰顏對兩翁。高臥田園真自樂。宦游愧我尙西東。

次韻峨眉山

王翰

霧作衣裳雲作屏。玻璃萬頃著娉婷。望夫石上偏多雨。織女河邊欲殞星。蟬竦夏涼收淺絳。蟾蜍秋冷抹長青。可憐天際微顰處。六國興亡一夢醒。

和黃體方伴讀新蟬韻

王翰

滿地殘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輕敲金奏當窗外。閒撥銀箏向枕邊。曉露吸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

楊煙家山深處林亭好。曾被繁聲聒醉眠。

秋信

王翰

寒來消息是誰傳。金井梧桐一葉先。殘暑已消團扇底。新涼纔到短檠前。問愁多在蛩聲裏。寄遠常從雁影邊。流浪浮生渾不覺。知幾林外有鳴蟬。

夜月吹簫圖

王翰

梧桐月轉欲栖鴉。閑弄參差隔紫霞。彩鳳暗巢長樂樹。金鸞偷語上林花。鬪妝涼露霑釵玉。簇仗香雲繞扇紗。吹到涼州移別調。君王親爲按紅牙。

題秦皇廟

林弼

往事悠悠逐海波。荒祠寂寂寄巖阿。三神山。下仙舟。遠。萬里城邊戰骨多。東魯尙存周禮樂。西秦空壯漢山河。早知一世能移祚。崖石書功不用磨。

游冶城山

練高

瑤草秋深石磴長。半空嵐氣濕衣裳。江山佳處一亭古。風雨來時四座涼。陰洞水腥龍蛻骨。仙巖雲煥麝生香。道人好護新松樹。長見清陰覆御牀。

送人赴安慶幕僚

練高

舒州城在大江邊。我昔過之曾繫船。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蝦入市鮮。山起正當官署北。潮來直到驛樓前。知君此去紅蓮幕。民訟無多但晝眠。

送張潛起之柳州

張紳

潯水環城擁翠來，柳陰府署倚雲開。唐祠侑食歌丹荔，漢柱銘功篆綠苔。日落雷塘龍霧合，虹銷桂嶺颺風回。南行無雁音書少，別思綿綿不易裁。

送雲南教授劉後畊

張紳

見說思陵過五溪，熱雲蒸草瘴天低。星聯南極窮朱鳥，山抱中流界碧雞。苜蓿照盤官況冷，芭蕉夾道驛程迷。巍巍堯德元無外，未必文風阻遠黎。

來鶴詩贈周玄初

戈鎬

香案靈文一篆通，翩翩雲鶴下天風。初辭蓬島離珠樹，又掠銀河過蕊宮。六翮舞隨清磬響，九臯鳴斷碧雲空。欲歸南嶽夫人召，回首仙臺夜月中。

遊龍虎山

甘瑾

流水灣迴路百盤，化人樓閣倚清寒。枕中鴻寶長生錄，屋外玄都太古壇。金鼎有丹先試犬，玉簫無曲不吹鸞。麻姑未老秋霜鬢，幾見扶桑海水乾。

春日登高有懷

甘瑾

風景蒼茫大野陰，懷鄉倦客此登臨。十年魚雁將家遠，三月鶯花濺淚深。天落湖山雲水散，地連閩粵瘴煙侵。躬畊卻憶窮盧叟，梁甫栖栖日莫吟。

雨中書懷

甘瑾

南窗坐掩讀殘書。落盡梨花雨點疏。短夢或因中酒後。輕寒已過禁煙餘。芹香墮几初歸燕。泉脈通池欲上魚。搔首故人懷別久。欲憑尺素問何如。

次韻西園公咏梅二首

高啓

如何天與出塵姿。不得芳名入楚辭。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北每相思。微雲淡月迷千樹。流水空山見一枝。擬折贈君供寂寞。東風無那欲殘時。雪中無伴只孤芳。倚竹元非翠被妝。馬上忽逢臨水驛。鶴邊遙見向山房。春愁寂莫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地一尊聊自戀。揚州回首已淒涼。

漫成

高啓

已分棲遲不自疑。江邊林下儘幽期。病惟好懶寧須藥。心未忘機偶對碁。閑館雨聲花落夜。深塘草色燕飛時。春來頗喜囊中富。添得新成幾首詩。

送梅侯赴錢塘

高啓

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尙蕭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銷。重見花開非舊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醞酒江亭看晚潮。

齊雲樓

高啓

境臨煙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曲闌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劫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靈巖寺

高 啓

閒上香臺望下方。漁邨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徑。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送鄭都司赴大將軍行營

高 啓

上公承詔出蓬萊。立馬風煙萬里開。賜履已分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牙前部曲多收績。幙下賓僚更倚才。後夜軍門知子到。郎星應是近三台。

送朱謝二博士進賀冬至表赴京師聽宣諭畢還吳

高 啓

驛騎雙馳捧綠章。都門逢舊喜洋洋。小儒方幸瞻天近。遠使初來賀日長。仗下丹墀晴雪盡。朝回紫陌曉塵香。承宣歸去難留駐。乞報平安到故鄉。

歸吳至楓橋

高 啓

遙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官秩加身應謬得。鄉音到耳是真歸。夕陽寺掩啼烏在。秋水橋空乳鴨飛。寄語里閭休復羨。錦衣今已作荷衣。

送徐山人還蜀山兼寄張靜居

高 啓

我因解紱遠辭京。君爲脩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飄然忽去暮煙生。山頭學嘯猶聞響。世上留詩不寫名。西礪煩詢張靜者。年來注易幾交成。

寄題內弟周思敬野人居

高 啓

野人何處是幽棲。聞在天隨舊宅西。半屋圖書春落盡。一邨花柳晝鳴雞。分泉自汲烹茶水。待雨惟畊種藥畦。日莫扁舟欲相訪。恐驚鷗鳥過前溪。

送何記室遊湖州

高啓

莫雨關城獨去遲。少年心事劍相知。故人當路輕貧賤。倦客逢秋惡別離。疏柳一旗江上酒。亂山孤棹道中詩。水嬉散後湖亭廢。此去煩君弔牧之。

梅花

高啓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縞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疏尙密微經雨。似暗還明遠在煙。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引漁郎入洞天。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籍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歸雪滿舟。澹月微雲皆是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回處。只道花神夜出遊。淡淡霜華濕粉痕。誰施綃帳護香溫。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挂月邨。飛去只愛雲作伴。銷來肯信玉爲魂。一尊欲訪羅浮客。落葉空山正掩門。雲霧爲屏雪作宮。塵埃無路可能通。春風未動枝先覺。夜月初來樹欲空。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園盡棘叢。

斷魂只有月明知。無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歌殘別院燒燈夜。妝罷深宮覽鏡時。舊夢已隨流水遠。山窗聊復伴題詩。

雨中寄劉沈二別駕

高啓

漠漠春寒水繞城。誰家可作看花行。一杯不得三人共。二月都能幾日晴。夢逐鷺聲風外斷。愁兼草色雨中生。畫船載妓南湖上。不似年時放浪情。

遊雲巖值雨

高啓

深殿幽廊映竹開。鳥聲忽斷雨聲催。蘚生偏上題詩壁。花落還臨說法臺。林下聞鐘諸客散。澗邊汲水一僧來。晚晴更好看山色。西閣憑闌獨未迴。

春日遊東苑應制

林鴻

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鷺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一簫韶奏。京國於今有鳳臺。

題中天樓觀圖

林鴻

海上仙山接混茫。仙居遠在白雲鄉。樓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句陳雨露香。絳節馭風來阿母。玉簫吹月醉周王。可憐八駿歸來晚。蕭颯蛾眉兩鬢霜。

九日登絳月蘭若憶鄭二宣

林鴻

微霜初下越王城。衰病逢秋也自輕。九日登臨多縱醉。百年感慨獨鍾情。斷蟬野寺黃花晚。遠樹江天白

雁晴卻憶浮邱炎海上。嬾題詩句寄同聲。

寄周一秀才玄兼呈陳八處士炫

林鴻

薛老峯前夜詠詩。若爲離別思淒其。忝於詞客推前輩。久約林僧恐後期。澤國未霜楓落早。山城上月鳥歸遲。自慙淺薄非徐穉。賴有陳蕃是故知。

秋夜浦舍人見宿園亭分得天字

林鴻

南宮飲散動經年。此會羈魂各黯然。霄漢故人誰更在。江潭逐客自堪憐。疏燈細雨開秋宴。落葉驚風攪夜眠。歸去晉陵成遠別。好憑陽雁望南天。

送人之荆門

浦源

長江風颺布帆輕。西入荆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買醉。不須弔古漫題名。

送賈文學入京

浦源

春城送別已斜陽。花發官亭酒正香。遠騎青山江上路。新鶯細柳禁中牆。疏星北闕趨朝早。澹月南宮聽漏長。誰謂賈生年最少。獨能陳策輔君王。

寄楊先歸穎上

浦源

荒城此日共淒然。我欲南征子北遷。秋雨黃蘆思穎水。夕陽紅稻憶吳田。蕭條客舍蟲聲裏。迢遞鄉書雁影邊。安得重逢一攜手。別離同話酒尊前。

無題擬李商隱

袁華

玉樹參差障羽幢。舊愁如水漫春江。葳蕤鑲合收銀鑰。窈窕樓空閉綺窗。鞞鳳橫釵終作對。舞鸞窺鏡始成雙。繡屏倦倚看紅豆。滿眼相思意未降。環珮珊珊下漢皋。瑤樓風度鬱輪袍。琴心寄調傳孤鳳。華意留情屬小桃。金粟柱移箏上雁。玉蓮杯舉掌中醪。乘鸞一去無消息。腸斷神仙夢寂勞。燕語銅樓淑景移。鏡臺香冷玉蟠螭。書傳王母三青鳥。針度天孫五綵絲。江浦見蓮須覓藕。石枰尋子未圍棋。獨憐鸚武知人意。故傍銀箏索荔枝。裙曳湘羅動麴塵。雀叉小佩玉麒麟。紫簫偷按雲中曲。彩筆慵傳鏡裏真。蝶粉膩花金作縷。雁沙回雪翠爲茵。若蘭錦字多華麗。未減風流賦洛神。

江上

孫蕢

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蒹葭。平疇疏雨數千點。臨水小邨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石。潮回雁陣認寒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華。

贈鶴林周玄初尊師

孫蕢

物外逍遙月鼎翁。先生早歲得相從。榴皮畫壁成黃鶴。竹葉書符化綠龍。天女時聞蒼水佩。世人空拜蕊珠峯。神遊倘遂煙霞約。便解朝衣問赤松。

午日呈鄭久誠參政

王佐

百頃芙蓉罨畫船。賀家湖上水平天。金盤送果沈冰碗。羅扇題詩散舞筵。往事氛埃成遠夢。佳辰風雨憶華年。澗蒲九節根如玉。服食於今笑學仙。

城南草堂與顧仲瑛夜話

郭翼

花發草堂風雨春。青燈翦韭話情親。亂離隔世今何夕。生死論交竟幾人。城郭是非華表鶴。蓬萊清淺海中塵。三千賓客馮驩在。莫怪悲歌撫劍頻。

明文在卷十四

律詩

睡起自遣

沈周

檐前落葉擁高秋。謬使人推隱者流。背有微暄念天子。手無漫刺瀆諸侯。老知絲竹殊堪賴。遠爲兒孫未免憂。身後算應憂未了。且來拂壁畫丹邱。

送門神

沈周

抱關顛顛兩疲兵。衆欲麾之我漫榮。簡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長情。戟悲雨迹銷殘畫。齧賴蟲絲戀絕纓。莫向新郎訴恩怨。明年今夜自分明。

病中夜雨起坐

沈周

藥杯香炷與溫存。養病工夫要閉門。布被擁寒書作枕。紙窗催曙水臨軒。楓生赭色因霜辱。蕉負爭心共雨喧。物性人情靜觀得。得來還欲費吾言。

拂水巖

沈周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襪且輕便。天收雨腳賒今日。我趁花時遣老年。絕壁雲扶將墮石。豁崖風勒下奔泉。此來不憤空歸去。旋搆新篇揀竹鐫。

秋暑夜坐

沈周

星河垂地夜闌珊。坐久幽懷百事關。畏老欲逃如鏡裏。苦塵難脫限人間。一亭多竹還妨月。二水宜家又欠山。世好茫茫誰是足。祇餘心迹自高閒。

生朝自遣

沈周

門前客到鶴先鳴。洒掃茆堂作送迎。座舉龍鍾先有我。鄉尋儕輩更無兄。明年七十將來壽。今日三杯見在生。一幅布巾藤作杖。倩誰林下畫閑行。

詠錢

沈周

匾匾團團銅作胎。能貧能富亦神哉。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不來。總爾苞苴莫漫臭。終然撲滿要遭槌。寒儒也辦生涯地。四壁春苔綠萬枚。

落花

沈周

玉勒銀罌已倦游。東飛西落使人愁。急攬春去先辭樹。懶被風扶強上樓。魚沫煦恩殘粉在。蛛絲牽愛小紅留。色香久在沈迷界。懺悔誰能倩比丘。一園桃李只須臾。白白朱朱徹樹無。亭怪草玄加舊白。窗嫌點易亂新朱。無方飄泊關游子。如此衰殘類老夫。來歲重開還自好。小篇聊復記榮枯。

陣陣紛飛看不真。霎時芳樹減精神。黃金莫鑄長生帶。紅淚空啼短命春。草上苟存流寓迹。陌頭終化冶游塵。大家準備明年酒。慚愧重看是老人。似雨紛然落處晴。飄紅泊紫莫聊生。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去是何因趁忙蝶。問難爲說假

啼鶯。悶思遣撥容酣枕。短夢茫茫又不明。
芳華別我漫匆匆。已信難留留亦空。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株連曉樹成愁綠。波及煙江有
倖紅。漠漠香魂無點斷。數聲啼鳥夕陽中。

悼沈攢樵畫史

吳寬

秣陵春色厭驅馳。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處。山中持斧嘯歌時。一貧比憲原非病。三絕如虔不
數癡。落日高堂開障子。雲峯煙樹使人悲。

題楊鐵崖墓銘後

吳寬

秦定年間名進士。曾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噓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
紅裙。風流盡付吳淞水。還繞劉伶四尺墳。

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

吳寬

歲莫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爲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游。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
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次韻任太常致仕留別

吳寬

此身真喜置吾廬。尙有牀頭一束書。海口潮生知進退。天心月到識盈虛。已辭朝士還通訊。欲就漁翁更
卜居。百里好山俱在眼。只教童子導籃輿。

謝顧良弼李世賢攜酒過訪

吳寬

初伏將臨日正長。肩輿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辱來公子。小圃翻能致辟疆。花下扶筇臨亂石。藤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樹成行晚更涼。

遼城懷古

王 鏊

小橋灑灑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六州皆石晉。河山百戰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燕今日是中原。

送趙栗夫歸省吳江

王 鏊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著朝衣。鄉人始識文章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舟汎汎。白雲司裏樹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漫興

唐 寅

此生甘分老吳閩。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跣趺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一身顛顛挂衣襟。半壁藤牀倚樹林。去日苦多休檢歷。知音諒少莫脩琴。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闌費朗吟。老向酒杯碁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

顧明府榮夫

祝允明

雞山燕市每依依。此日都拋入洛衣。家近鬱林公舊隱。門如彭澤令初歸。空憐舊社惟君密。卻笑無車訪我稀。最愛滄浪池水好。幾時同坐一方磯。

閑居秋日

祝允明

逃暑因能暫閉關。不須多把古賢攀。并拋杯勺方爲懶。少事篇章未礙閑。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夏日飲以可池亭

文徵明

筆牀書卷繞壺觴。到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頻來非俗客。只愁難卻是清忙。池塘聽雨煩心淨。軒檻迎風醉面涼。綠樹綠垣啼鳥寂。更從何處覓江鄉。

與次明宿崑山舟中

文徵明

寒山突兀背孤城。野寺荒蕪亂殺更。別港潮生舟暗動。遠汀煙定火微明。雞聲風雨還家夢。春水江湖對榻情。邂逅他鄉是知己。此心端合向誰傾。

予每至陳氏輒終日淹留廳事高明頗妨偃息以可爲治小室於西偏問名於予爲題曰假息庵其成也以詩落之

文徵明

翦棘依垣小築居。短檐橫啓紙窗虛。造門已慣非緣竹。據案相忘況有書。徐孺每勞懸木榻。陶潛何必愛吾廬。從今不更論賓主。一半幽閒已屬予。

郭西閑泛

文徵明

雨足新蒲長碧芽。野塘十里抱邨斜。青春語燕窺游舫。白日流雲漾淺沙。湖上脩眉遠山色。風前薄面小桃花。老翁負笈歸何處。深樹雞鳴有隱家。

月夜登闔門西虹橋

文徵明

白露漫空去渺然。西虹橋上月初圓。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萬里船。人語不分塵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煙。平生無限登臨興。都落風欄露楫前。

宿相城有懷石田先生

文徵明

何處重占處士星。草堂突兀夜燈明。風流已與人都盡。手澤空憐物有情。依舊短牆圍野色。那堪高樹起秋聲。傷心未了生前約。漁子沙頭一棹橫。

賦得野亭秋興

文徵明

斷雲狼籍近簾櫳。天地蕭條四壁空。盡日倚闌黃葉雨。一番吹鬢白蘋風。年光搔首孤鴻外。山色供愁落照中。欲寄閑愁無那遠。煙波江上採芙蓉。

遊西苑

文徵明

宛轉瀛洲帶幔坡。螭螭玉竦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太液微生雨後波。雲捲紅妝千步障。風吹璫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遊簡。馳道青青長薜蘿。

上元十三夜

劉英

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團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花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

十四夜

劉英

燈光漸比夜來饒。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煙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

十五夜

劉英

一派春深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毳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陣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

文章煙月

徐禎卿

風霜獨臥閒中病。時節偏催壑口蛇。籬下落英秋半菊。燈前新夢鬢雙華。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會待此心銷滅盡。好持齋鉢禮毗耶。

九日南陵送橙菊

李夢陽

朱門美菊采先芳。玉圃新橙摘早霜。傳送滿盤真鬪色。分看隨手各矜香。深憐便合移尊酌。暫貯應須得蟹簞。獨醉秋堂臥風物。一年晴雨任重陽。

涇西邨見野老邀食

康海

野老支筇笑謂予。桃花飛處卽吾廬。正思漉酒呼邨婦。可暫偷閒駐小車。指點杯盤無別饌。坐談筐篋有農書。雙額豁磊衣衫古。爾雅安閑我不如。

亳州

王九思

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暮雨桃花此客館。春風燕子誰家樓。簿書堆案不相放。郡守下堂仍

苦留浮名羈絆有如此。媿爾沙邊雙白鷗。

虎邱詠

黃省曾

芙蓉近倚闔閭城。眺閣觴樓逐勢成。珠寺翻爲歌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巖花吐學紅妝麗。谷鳥啼兼鳳管聲。千里垂楊芳草岸。四時常映彩舟行。

送王都閩之廣西

李濂

帝簡鄖襄節制雄。嶺南專閩氣如虹。瑠弓玉斧皆廷賜。燕領虬髯有父風。桂水瘴消飛檄外。梧山氣淨凱歌中。麒麟峻閣雲霄待。早樹平蠻第一功。

衡門

孫一元

投老衡門不用名。閒雲時伴一身輕。牀頭酒盡春剛去。座上山青詩又成。淺水短蒲蛙閣閣。澹煙脩竹月盈盈。憑誰爲問天隨子。藥草新生較幾莖。

岳陽樓

高穀

巴陵城上岳陽樓。樓外長江日夜流。殘雨數峯衡岳曉。暮雲孤樹洞庭秋。仙人夜奏沙邊笛。估客春移樹杪舟。十二危闌閒極目。滿汀楊柳不勝愁。

將從衢州陸行至常山

朱應登

江鄉二月欠芳菲。白霧黃雲慘不開。石碓自春知水長。布帆初飽覺風來。旗亭喚客春嘗酒。驛路懷人曉見梅。世味已諳灘百折。山行明日又千迴。

和翟仲鳴

王章

儻然一榻愧端居。未許鴛鴦駕鼓車。勝事都歸鄉夢裏。幽懷更在客愁餘。別離門戶從秋掩。契闊尊罍盡日虛。寄語多情翟廷尉。莫將交態向人書。

元宵漫興

王磐

天風吹散赤城霞。散落人間作九華。夾路星毬留去馬。燒空火樹亂歸鴉。笙歌醉月家家酒。簾幙窺春處處花。一派雲韶天外迴。不知仙馭過誰家。

香奩詩

張綬

翡翠籠深燭影昏。當時一見已銷魂。歌殘玉宇雲千葉。醉損珠簾月一痕。欲說竟成閒撚袖。偷看多是半銜尊。而今惜蕊憐花意。只有垂楊半倚門。飛絮游絲舞作團。小樓春事又闌珊。錦鱗青羽書難覓。寶唾珠啼跡未乾。蛺蝶芳魂花裏瘦。蟾蜍清影月邊寒。嗟予苦乏如皋技。莫怪蛾眉一笑難。

詠行

張綬

紈扇輕裾到處宜。煥風搖曳細腰肢。相逢綺陌回眸處。瞥見雕闌轉角時。零亂珮環來冉冉。飄搖羅帶去遲遲。東昏未識波凌趣。枉著金蓮步步隨。

詠芭蕉

張綬

長葉翻飖綠玉叢。植來況是近梧桐。美人閒立秋風裏。羈客孤眠夜雨中。情逐舞鸞偏易感。事隨夢鹿渺

難窮。太湖石畔新涼院。何處吹簫月滿空。

詠柳

楊慎

垂楊垂柳管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鬪雞寒食後。玉蛾翻雪煥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路邊。游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煙。

寄升庵

張含

東觀聲名北斗齊。鳳皇踪跡戍雕題。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來海上羝。銅柱兼葭鴻雁響。鐵城煙雨鷓鴣啼。連宵數有懷人夢。蕭索江干庾子隄。

春思和峯湖

黃衷

爲戰酣春止酒難。雲林懸媿竹皮冠。鳩緣報雨勤相聒。風欲開花澹不寒。月俸贏錢炊桂子。夜堂燒燭借梅看。枕屏莫卜勞勞夢。我是空門古懶殘。

臨春曲

朱曰藩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璧月夜仍圓。雲欹宿鬢初臨鏡。風研乾紅未斃箋。兩臂舞釵金阿那一聲歌。樹玉嬋娟。君王萬歲歡無極。肯信江花易夕煙。

寒食

朱曰藩

水滿春湖花滿城。況逢寒食雨初晴。花深不礙鞦韆出。水闊從教舴艋行。午憩旗亭分杏酪。夜歸錫市有簫聲。多情一樹山梨白。小立柴門待月明。

春日朱少府徐公子見訪未暇展待聞別有佳約詩以答之

金鑾

遠承華蓋及衡門。日午相攜到日昏。白髮自應忘縣長。青袍誰復識王孫。更因夜月留何處。忍對春風負此尊。傳道城南賸佳麗。小詞翻出寄桃根。

贈內

許穀

結褵獨記少年時。轉眼今看白髮齊。老去真成鹿門侶。醉來曾笑太常妻。棋裁紙局閑頻畫。艇泛魚波晚共攜。卻怪燈前詢割肉。不知名姓隔金閨。

無題

王穉登

一朵千金泣露斜。簾櫳難護幕難遮。吳王城上同看月。伍相江邊獨浣紗。楊柳名爲離別樹。芙蓉號作斷腸花。舊時鄰舍俱新主。莫辨東隣是宋家。

自從抱瑟入朱門。新寵安能易舊恩。明裏開顏暗流淚。面前行樂背銷魂。梅花見說渾無色。鸚鵡傳來不肯言。知在闌干第幾曲。青天何處覓崑崙。

答袁相公問病

王穉登

斜風斜雨竹房寒。雲裏蓬萊枕上看。愁過一春容鬢改。吟成五字帶圍寬。書生薄命元同妾。宰相憐才不論官。泣向青天懷烈士。古來惟有報恩難。

舟中與建初話舊

王穉登

十載行藏半未齊。聞君論舊益淒淒。汗從何晏朱衣拭。書覓羊欣白練題。歌是竹枝容易和。淚成珠子不

輕啼。干將已是徐君劍。明日扁舟下剡溪。

碧雲寺泉上酌酒與朱十六

王穉登

雲中流下不勝清。石瀨濺濺只自平。宛轉浮杯人不醉。潺湲到枕夢難成。分廚已足千僧汲。出寺能爲十里聲。同是黃塵騎馬客。與君相對濯冠纓。

袁相國故居訪李孝甫太僕

王穉登

魚文匕首不離身。馬踏長安市裏塵。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悲侯氏老門人。朱闌易主花無色。青眼逢君酒可親。同是中郎琴畔客。一般顛顛各沾巾。

正月十六夜長安步月簡朱少傅

王穉登

少年場上立黃昏。一片歸心不可言。月到今宵微有魄。人從何處正消魂。桃花騎出胡名馬。竹葉攜來魯上尊。只隔一重燈影裏。布衣那敢扣朱門。

溪上步月簡秦方伯胡侍御

王穉登

如海侯門路不通。溪流寂寂霧濛濛。誰家客許花間入。何處尊能月下空。敲散彩雲鐘隔水。吹殘玉漏笛臨風。南樓酒伴東山侶。半憶庾公半謝公。

贈袁七秘書志乘起居相國夫人

王穉登

手持封事上明光。翫捧潘輿侍北堂。黃閣夫人稱孟母。紫薇仙吏識田郎。葡萄好釀尊中綠。萱草能消鏡裏霜。路隔雲階難入拜。獨憐身賤愧張蒼。

乙未人日對雪簡沈從先

王穉登

春陰寂寂最堪憐。人日登樓雪皎然。不肯共消惟白髮。且留相映有青氈。桃花玉勒看山騎。蘭葉銀箏載酒船。笑殺洛陽袁處士。閉門終日只高眠。

中秋日送錢象先游豫章

王穉登

西風征雁不堪聞。病裏題詩忍送君。月與離尊今夜滿。秋將行色一時分。匡廬木落山如黛。彭蠡霜寒水似雲。公子西園賓客盛。好陪飛蓋共論文。

寄張心湛天師

王穉登

青鳥音書久寂寥。霓旌去入鳳城遙。身披一品麟衣坐。手捧三公象簡朝。長樂花深容曳履。未央月出許吹簫。不須更上蓬萊頌。清靜無爲祝帝堯。

林純卿卜居西湖

王穉登

藏書湖上屋三間。松映軒窗竹映關。引鶴過橋看雪去。送僧歸寺帶雲還。輕紅荔子家千里。疏影梅花水一灣。和靖高風今已遠。後人猶得住孤山。

雪中梅花

王穉登

二月春光雪尙飄。看梅獨坐思無聊。銀花亂綴難分萼。玉樹交加莫辨條。粉似傳來容易褪。香偏留卻不同消。一般飛入妝臺裏。獨讓殘英點額嬌。

和貝惟學登小孤山韻

程本立

西來風浪湧金山。人在鴻濛沈澹間。大地小孤天柱石。長江第一海門關。鮫人夜泣珠成淚。龍女晴梳翠作鬟。欲問靈巫報神語。我行何日定東還。

秣陵懷古

周啓

酣酒狂歌思欲飄。久從江國駐蘭橈。芙蓉隔浦聽秋雨。楊柳長亭看晚潮。過客有時來問字。美人何處覓吹簫。題詩欲寫殷勤意。搔首西風雁影遙。

擬宮怨

顧璘

紫殿繁華夢已沈。掖庭苔色晚陰陰。浮雲變態隨君意。朗月流輝鑒妾心。屈戌橫門金鎖冷。轆轤牽井玉瓶深。空悲錦瑟傳哀怨。寂莫誰聽空外音。漢皇宮殿月明時。曾侍宸遊百子池。舞馬登牀春進酒。盤龍銜燭夜觀棋。御前卻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舊思飄零同落葉。春風空遶萬年枝。不見彤墀日月旂。庭隅草木掩清輝。金輿到處無新故。玉貌從來有是非。莫雨樓臺雙燕入。春寒池館百花稀。監宮一去無人語。獨自含顰詠綠衣。

寄許州七弟璫

顧璘

千官扈從羨能文。謫牧新聲天下聞。落魄吾家蘇季子。風流南郡小馮君。魚龍路怯黃河險。鴻雁聲愁碧海分。莫上吹臺瞻越嶠。五湖回首隔重雲。

游邱常侍山園

顧璘

采芝深谷賦歸休。幸有隣莊水竹幽。畫障日開山九疊。素封秋倚橘千頭。長懸片月延僧住。滿放閑雲伴客游。桐葉已齊春去久。翻階紅藥爲誰留。

長安留題

唐之漳

曉閣疎鐘午店雞。客途風物賸堪題。葡萄引蔓青緣屋。苜蓿垂花紫滿畦。雁塔雨痕迷鳥篆。龍池柳色送鶯啼。前朝冠蓋多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十五

絕句

談詩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

暮過西墮

白水泱泱遠壞堤。隔林遙聽夕陽雞。閑行每到東邊少。爲有青山在屋西。

梅雪軒

山如東郭先生里。屋似西湖處士家。爲問軒中清白吏。還應比雪比梅花。

雨後慰池上芙蓉

池上新晴偶獨過。芙蓉寂莫照寒波。相看莫厭秋情薄。若在春風怨更多。

蘇溪亭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江煙雨杏花寒。

題宋徽宗雙鴛圖

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羌筦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

毗陵道中

方孝孺
張羽
張羽
汪廣洋
汪廣洋
汪廣洋

凍合官橋雪作沙。落殘楓葉見梅花。短籬破屋臨流水。狼藉毗陵賣酒家。
夜泊揚子橋

汪廣洋

揚子橋頭夜泊船。水波纔定月初圓。不眠細數經行日。笑隔東風又一年。
題趙子昂竹石

危素

叢篁偏映寒雲色。古石猶凝碧蘚痕。曾是碧瀾堂上月。獨臨茗水照王孫。
過崇安宿赤石水澀不下舟

張以寧

兩岸青山下建溪。笏輿軋軋坐雞棲。人間最是吳兒樂。一枕清風過浙西。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

湖上闌干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盃金盤進雪來。
春晝

劉崧

池南溪柳燕將雛。門巷新晴轉綠蕪。花隔小窗人不到。一簾香霧鬪摶捕。
遣懷

唐仲實

繁昌縣前白楊樹。隨處柴門傍水開。可是夜深風露冷。流螢一個度江來。
清明前一日作

劉長渙

小窗新綠著枝輕。寒逐東風陣陣生。燕子不來花落盡。一簾疏雨又清明。
漫興

葉子奇

功名貴富兩亡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短籬風雨四時香。

隱居

葉子奇

蒼石紅泉少隱家。牽牛延蔓遶籬笆。不知滿徑秋多少。涼露西風澹泊花。

題張原琛篷窗

葉子奇

銀絲魚鱸碧芹羹。會記扁舟越上行。今日小軒風味似。滿川風雨看雲生。

縣舍卽事

葉子奇

朝日開衙暮散衙。略無一刻及春華。偶過縣舍坡陀外。隨分春風領菜花。

寓玉清觀

葉子奇

徑草微微護淺沙。小山叢竹玉清家。牽牛延蔓無多碧。點綴秋光一兩花。

紀夢

管訥

小宴初闌罷玉笙。東風庭院好春情。流鶯啼過樓東去。一樹梨花正晚晴。

予從華山回王橋洲以鵝酒見餉兼問所得詩以酬之

王履

我自登山看白雲。鵝羣何事特相分。此襟不許肥羶汚。明日清茶說與聞。

懷友次陳石泉韻

偶桓

楓林葉葉露華濃。來往晴沙一逕通。遙望美人秋水隔。蘋花吹老楚江風。

題宮人汲井圖

張適

燕子歸時風滿林。碧梧月上思沈沈。轆轤聲轉銀牀滑。望斷君恩似井深。

題美人春睡圖

張 籥

春睡纔醒粉褪腮。香塵不動下階來。畫闌曾倚東風笑。向晚櫻桃一半開。

閨思

孫 蕡

夜漏沈沈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春風莫撼流蘇帳。待妾分明夢一場。
晚思沈沈倦倚闌。玉簫聲歇酒闌珊。澹雲還掩初生月。誰護梨花作夜寒。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窗月影多。
訪某駙馬不遇題壁

孫 蕡

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曲闌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

練子寧

秋日作

水精簾動桂花風。湘簟涼生八月中。魄落西窻銀燭裏。烏絲雪蠶寄秋鴻。

揚州

程本立

遠水疏星影動搖。西風落木景蕭條。傷心一片船頭月。猶照揚州廿四橋。

題梨花錦鳩圖

程本立

萬花深處語黃鸝。花底能無挾彈兒。自在兩鳩春寂寂。一枝晴雪立多時。

題趙仲穆畫馬

俞貞木

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自題晚歸圖

紅樹離離映夕暉。水天空闊雁高飛。扁舟一箇輕如葉。常載先生半醉歸。
鯉魚山阻風天甚寒。雨皆成霰。

江南天氣大無憑。草色煙光煥欲蒸。向晚鯉魚風乍急。盡吹小雨作春冰。
題吳王納涼圖

微月斜侵響屨廊。芙蓉清氣滿金塘。鴛鴦只傍闌干宿。也愛君王水殿涼。
題吳宮衰柳圖

遠岸依依落日明。吳王醉處少人行。多情獨有垂楊樹。猶送深宮夜雨聲。
秋日卽事

垂垂密雨鞞脩楊。點點青苔繪短牆。不是雁聲天畔過。爭知今日是重陽。
晏嬰

一裘身著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煙。盡說大夫能養士。卻於尼叟惜封田。
儀秦

二子全操七國權。朝談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爲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魏宮

龔詡

楊基

袁凱

袁凱

劉基

高啓

高啓

高啓

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
晉宮

高啓

盡日南風水巷開。羊車去後玉階苔。誰知天上無人地。亦有城南小史來。
金進士宿江館阻雨連夕

高啓

莫辭同宿掩書幃。兵後蕭條故舊稀。預恐明朝風雨歇。滿江春水送君歸。

雨中曉臥

高啓

井桁烏啼破曙煙。輕寒薄被落花天。閒人晴日猶無事。風雨今朝正合眠。
香斷牀幃冷未開。雨窗寥落滿樵苔。休輕一枕江邊睡。拋卻腰金換得來。
過北莊訪友

高啓

淺水平沙凍鴨眠。秋聲如過石橋邊。尋君兼得尋詩興。野樹江雲欲雪天。
將赴金陵始出閨門夜泊

高啓

烏啼霜月夜寥寥。回首離城尙未遙。正是思家起頭夜。遠鐘孤棹宿楓橋。
正月十六日夜至京師觀燈

高啓

天街爭唱落梅歌。絳闕珠燈萬樹羅。莫笑遊人來看晚。春風還似昨宵多。
客中憶二女

高啓

每憶門前兩候歸。客中長夜夢魂飛。料應此際猶依母。燈下看縫寄我衣。

雨中過山

高啓

春雲唵靄潤奔渾。風雨行人過一邨。不似家山深竹裏。乳鳩啼午未開門。

讀韋蘇州詩

高啓

掃閣焚香晝卷帷。綠槐疏雨夏初時。客憂何物能消遣。一帙蘇州刺史詩。

背面美人圖

高啓

欲呼回首不知名。背立東風幾許情。莫道畫師元不見。傾城雖見畫難成。

秋夜同周著作宿婁浦

高啓

小廡寒依竹浦雲。酒闌相對說離羣。一聲新雁誰先聽。今夜江南我共君。

回文

高啓

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寒籠翠袖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闌井樹夜啼鴉。

胡冬官梅花圖

邵珪

江南江北霏霏雨。漁榜漁罾短短籬。斜出一枝青鳥外。東風掩映水仙祠。

宿雲臥軒

陳憲章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小睡正酣童子問。公今是夢是醒時。不妨到處與人羣。借宿山齋酒半醺。我得五龍傳睡法。枕痕猶帶華山雲。

次韻陰僉憲夢游桃源

王弼

盡說仙源隔片塵。誰知枕上是通津。武陵太守無仙骨。只見桃花不見人。
次韻匏庵先生共月庵賞桃花

王弼

斜月枝頭照返魂。先生扶醉倚籬門。花應欲識蒼然面。莫遣風前絳燭昏。
子昂蘭

史鑑

國香零落佩纒空。芳草青青合故宮。誰道有人和淚寫。託根無地怨東風。
寄吳鳴翰湖上

史鑑

紅塵不到三山遠。家住蓬壺鏡裏天。隔浦落花雙屐雨。過門流水一溪煙。
載酒過湖

劉英

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裹池臺。東風似與人商量。最好花教最後開。
馬

唐寅

草輦沙平桃李開。春風先到李陵臺。雪中一陣烏鴉起。知是胡雛打獵來。
王德操被盜信以二絕

王穉登

月黑邨空夜半時。操戈暴客苦相追。也知不但因胠篋。欲乞蕭蕭暮雨詩。
窗外梅花惱客眠。偷兒橫索債春錢。王家舊物休將去。留取青青一片氈。

明文在卷十六

絕句

七月十五日舟中晚歸

晚郭歸舟急若何。市塵猶恐累漁蓑。到家覺得曾風雨。兩樹芭蕉破葉多。

偶見

徐禎卿

深山曲路見桃花。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銜春恨到天涯。小小亭臺曲曲闌。支頤獨倚悄無言。楊花飛處春衫薄。風信今朝第幾番。繡罷還呼姊妹看。午風晴日滿闌干。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牆東又作團。

題石田翁贈朱守拙小景

陳蒙

野藤刺水竹籬斜。落盡東風枳壳花。日午不聞茶臼響。春城買藥未還家。

憶神妃

祝允明

不見瑤姬八載遙。依稀聞說返丹霄。靈雲秀雨今何在。留與人間做寂寥。

黃鸝

李東陽

柳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煙雨未分明。

舟中莫歸

張泰

斷柳殘沙不掩堤。葦叢幽稱水禽棲。半江斜照將秋色。相送歸船到竹溪。
有贈

王誥

幾度尊前惱使君。錦宮花色豔綃裙。平生入眼誰堪比。十二峯頭一片雲。
宮詞

薛蕙

禁園處處鎖名花。步障層層簇絳紗。斟酌君恩似春色。牡丹枝上獨繁華。
夜泊闔閩城

孫一元

欲行未行風力柔。吳門挂席夜正幽。秋水半汀鷗共我。好山兩岸月隨舟。
館邸紀事

程元輔

柴門一月南京雨。斗帳半牀西晉書。藜杖日晴初出戶。園林落木已蕭疏。
客歸

汪本

十年辛苦厭塵沙。祇見秋風不見家。今日歸來籬落下。肯將醒眼對黃花。
夜宿蘆潭

汪本

石尤風動駐征帆。千里孤光月正南。翹首故林天一角。水禽相伴宿蘆潭。
舟中有成

汪本

故鄉南望渺無涯。水面雲深日又斜。欲問浮生何所似。試來風處看楊花。
貧女吟

余育

舊絲織盡復新絲。辛苦終朝不下機。祇恐與時花樣別。不堪裁作嫁人衣。

蔣山卿

雲嶺愁雲凍不飛。黃沙白草路人稀。邊城春色惟看柳。看到青時春已歸。

從軍行

楊慎

征人早行圖

枕上口占

蘭廷瑞

杜鵑花下杜鵑啼。烏臼樹頭烏臼棲。不待鳴雞度關去。夢中征馬尙聞嘶。

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膽瓶滴取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

胡侍

秋興呈華泉翁

池頭一雨送新涼。小坐茆亭月近牀。和得竹枝三百首。西風無雁寄瀟湘。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十七

絕句

自題詩本

幼小工刺繡。極知鍼綫難。祇緣花樣古。不耐入時看。

陽春曲

柳色青堪把。櫻花雪未乾。宮中裁白紵。猶怯剪刀寒。

汴隄樂

已信隄名汴。誰教柳姓楊。龍舟行樂地。不得復歸唐。

湘弦曲

竹啼非染露。山眩乃疑雲。靈瑟傳神語。休令帝子聞。

題倪元鎮畫

斷靄生春樹。微茫隔遠汀。梁溪新月上。照見惠山青。

倪雲林畫

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斜陽淡秋影。

自君之出矣

江續

郭翼

郭翼

郭翼

鄒韶

許觀

黃哲

自君之出矣。無處託鱗音。思君如畫燭。淚盡不明心。

夜發清江口

楊士奇

日落煙水寒。解纜清江渚。中夜北風來。相送潭州去。

秋陰

鄒緝

寒雲將遠空。葉落與飛鴻。漢苑秦陵外。淒涼是此中。

雲林畫

王璉

羣樹葉初下。千山雲半收。空亭門不掩。禁得幾多秋。

題美人撲蝶圖

王偁

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繡幃。撲將花底蝶。祇爲會雙飛。

古鏡

王恭

寶鏡何年鑄。龍紋積暗塵。非關磨洗倦。恐照白頭人。

鷓鴣

王恭

綠樹殘春外。雙飛錦翼齊。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

春日游山偶成

郭登

林下扶藤杖。溪邊整葛巾。春風莫相妬。不是折花人。

春日登樓

于謙

柳條如翠線。萬縷織春愁。遮斷東風路。無緣入畫樓。

金陵懷古

落日滄江雨。東風廢苑春。莫言三國士。猶勝六朝臣。

秋塘

蓮謝秋塘晚。風來野水香。采蓮休采葉。留蓋睡鴛鴦。

巴陽夜泊

獨棹三巴夜。秋高片月孤。灘聲將客夢。萬里下東吳。

枯木圖寄許士脩

春到已多時。幽禽尙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遠歸圖

杜宇一聲春盡。楊花千里人歸。半捲東風羅幕。任教雙燕飛飛。

題畫

鳥散江邨社鼓。花搖酒市風帘。曾記踏青歸去。香羅著雨廉纖。

江上別

張楷

施敬

施敬

方孝孺

方孝孺

陳繼

劉溥

相逢蘭渚潮長。相送煙江日斜。只說儂家好認。門前一樹梨花。

相思曲

劉溥

相別誰知許久。相思不道能深。一夜五更妾夢。千山萬水郎心。

竹枝詞

劉溥

江心濺濺秋影。煙外亭亭綠痕。帝子祠前別思。鷓鴣聲裏黃昏。

題畫

徐有貞

山下雲連山上。溪西水接溪東。舟度白鷗飛處。人行綠樹陰中。山路只通樵客。江邨半是漁家。秋水磯邊落雁。夕陽影裏飛鴉。

九峯山行

晏鐸

三徑重開書屋。九峯舊隱人家。欲辨武陵春色。溪流泛出桃花。曲徑沿流上下。蒼苔白石磷磷。落日惟聞啼鳥。空山更少行人。

題鄂渚贈別圖送人歸廬陵

楊士奇

鸚鵡江中紅樹。鳳皇城裏青山。借問來遊幾日。秋水蘭舟獨還。客遊黃鶴磯畔。家住金魚浦前。心似波閒明月。隨君先過螺川。

玉臺詞

金幼孜

一陣霜風乍起。半窗月影初斜。寶匣燒殘香篆。銀釭落盡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醉來烏帽。斜。誰遣青娥鬪月。自憐銀海生花。樓上角聲。嗚咽。天邊斗柄橫斜。酒醒風驚簾幕。漏殘月在梅花。

江上卽事

潮迴沙岸漸闊。雲淨山峯更高。扶杖僧歸古寺。抱琴客度危橋。綠水橋邊酒店。白鷗沙上漁家。山前山後春雨。江北江南落花。

田園樂

綠楊樹頭山近。碧草門前徑斜。閉戶不干俗慮。杖藜時到鄰家。孤棹斜陽水邨。一犁暮雨平原。藤花靡靡落地。桑葉陰陰閉門。清明處處飛雨。寒食家家禁煙。滿地桑陰獨步。半窗花影高眠。遶砌一灣流水。當門數箇長松。煙中漁艇朝出。雨裏人家夜春。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驚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郭武

張楷

方孝孺

方孝孺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十八

騷

雲林辭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惟恐不深。適江湖而惟恐不遠。非抗志幽負。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莫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負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尙。固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予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尙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眷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旣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肯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闔閭而臨通衢。車塵滂若溽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樂郊兮。震澤之墟。俯若雪之漣漪兮。仰毗弁之鬱紆。

前給劄之絕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寘兮。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櫨。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擊薜荔以幘幪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疏。煙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擘麗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排我簷楹。羃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儻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晝埽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眇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乎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質質以奔趨。況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默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澗山租。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蘩茂。春華敷巖。紅澗綠張。氈氍幽泉發竇。疾以徐。髣髴會朝。鏘珞琤。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壘。何濡濡。時招玄真子。膾卻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旣醉涉江弄芙蓉。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應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偃佺於蓬壺。

懷龍門辭

劉基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珣玕。太和與遊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知幾春。仰玄穹兮。盼參辰。爲合爲離兮。誰識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青鬢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澡石泉兮。灑松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王禕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塞好修兮。樂逍遙以容與。采衆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藥在渚。秋風兮。春雨。藥以爲房兮。杜若爲戶。芳菲兮。襲予。羌獨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水波深兮。使我延佇。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伊春。水波兮。孔深。涉彼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蘭。報子兮。綠蘋。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倫。願歲晏兮。爲期。毋相忘兮。水濱。

弔茂陵辭

方孝孺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於道旁兮。觀高邱之崢嶸。卽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於叢棘兮。颼颼嘯於幽塋。慨雄心之靡託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遭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輻於八荒兮。候神人於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墮兮。洪謨鬱而難宣。雖蹙弱於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兮。妃胤丁毒而銜冤。諒逞心於屠滅兮。仰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詔治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尙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默出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尙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諄伯牙辭

方孝孺

世傳伯牙事。予嘗以爲陋矣。及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猶陋也。予是以讀而鄙之。因爲辭諱伯牙。且以正張子之陋。其辭曰。

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行而已。苟子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是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於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沖漠之鄉。下治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王守仁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閣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離居。路修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窅兮礪道。曠松落落兮葛纒纒。猿啾啾兮鶴怨羣。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淒淒兮春日遲。葺予屋兮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蒼擾麋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歎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畊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子枻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倘佯。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十九

七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佞佞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弗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剗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峙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骯骯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剗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燦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尙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噉啜

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益絨。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
 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
 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閒。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淩亂。振妙
 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
 無閒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
 爲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
 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
 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剡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
 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
 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圃。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
 力。若陟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
 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無也。歟。
 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
 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繚之碑。或鑿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
 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
 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攜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鑄鑄鏘鏘。袞章繡紋。炳

炳焯焯。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經。變態類雲靈。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闕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夷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諱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戒則揚滄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凶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

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架護。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彘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譎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旣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門分戶。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祈門氏以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尙賢明鬼非命尙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衡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

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靈。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者。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嘖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其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志釋

宋 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編襦。土芝縑食。動趾踉蹌。發辭饒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矐。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啻蟻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鴻。出遊大澤。才蹇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箠矢鞬

弓。仰落雙雕。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盆四封。入據邃館。廷實唯供。壘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靨輔奇牙。瓊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所有事。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媵嫁。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慍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撓。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笑。卑卑高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其閒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邱之君。庶一問之。勺鼎胡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敍。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尚賢右鬼。采椽不斲。型籛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十日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

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政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騰。江焱迅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棋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延。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縹緲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尙精。動合神機。胃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驚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驩耳長戈。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分。天地定位。風雲流行。虎龍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己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兒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亦危奇。五性旣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機。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

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壅，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噴。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序，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豐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邛冢，名性氣體。何圖指危殊，而重摹迭疑。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龕近之，然殫於傳注，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佞佞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噓。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噓。齋蔬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暉。寧不使我怡怡而搖搖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龍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劘宿穢，以剗末習。駕舂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歿齒兮。

卻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常擬之矣。予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

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維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訶訶弗懌。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歛位吾席。析步搖。灑灑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慧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覩覩恣恣。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居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翼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祗業專攻。未塗嚙嗜。龐言滋豐。技夸鬼蜮。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憎陋忻嬖。人心攸同。龔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澹薇露。戲焚玉蕤。錦心繡腹。悔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徵疵。予予奪奪。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槌。倚天拔地。斷蛟剗犀。藻葩綴緝。陟降驅馳。氣劇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構。豪族爭儲。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爲。今子饒吃赭顏。沈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穿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踟躕。各有攸得。奚慰奚慝。良玉渾然。焉事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樸學。寧爲拙傷。毋爲巧誅。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擎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險竿。躬罌游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螻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柄圓鑿。弗恆弗投。毀方瓦合。懵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么麼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

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敷淡。厖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
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筍。固
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遠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
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粲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
里一碧。

明文在卷二十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 濂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爲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爲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畊。干木辭

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肥鱸

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飈興。豐澤劍飛。來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辮纓。是以氣志膈契。精神合并。

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而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惜鬯靈於朽壤。九苞彩鳳。笑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柝一停。摩牛卽付。中夷既涸。籟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唯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魍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遙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備而無虞。鄭國屢災。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豨處汗鱗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乃反物而獨稱。是以鋼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而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己。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涿。難媲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爻卦之參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參元化。丕叶大和。是以楛於讖緯者。誣絺繡於輕綺。銖於術數者。量瀛海以玄蠶。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擗埴以索塗。咸履樂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此而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闕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撥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廚。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撥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

深藏。

蓋聞正色在庭。固資於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享。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爲箴。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和。則流隱靡。是以由首之山。曾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澁於從善。如蹈刀鋸之穿。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太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又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媯。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畊。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尙。叶二儀之網緼。含三辰之融盍。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行太行。難於薄險。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艷。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窳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鬚飾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斂。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帶恆而吻變。終背易而由艱。是以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飧。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卽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脣有緯。

蓋聞民旣大安。則樂世如砥。策一戡亂。則日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質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葆熙石寶。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祕。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係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沖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庫別方。鴻瑣殊氣。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變和於陰陽。故沖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窳。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慝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藏。祥飈鼓籟。玄雲掩旆。蓋聞淡顏鈍舌。不合於汙世。懸揖癡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明文在卷二十一

詔制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租稅詔

王禕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卽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尙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

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尙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開科舉詔

王禕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諸王詔

王禕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棧爲秦王。第三子櫜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櫛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搏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封安南國王詔

王禕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燿。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燿已逝。今世子日燿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燿。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王禕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

仁。以小事大。爾尙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辭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王禕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於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竊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開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 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閒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烿。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燾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燾爲盜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燾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

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裔。爾其無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膺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一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嗚呼。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旣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智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尙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王禕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擢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智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謚文隱改謚文毅制

歸有光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承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閒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尙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概。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民。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尙克享此。

明文在卷二十二

誥 祝冊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 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齊王。皇外妣爲齊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尙推幽靈。歆茲郵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王 禕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滌和。奮跡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唐。收青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書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於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尙克歆承。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王 禕

自元政旣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

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爲。乃奮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楊曄除中書左丞詔

王 禕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曄。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卽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敷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紀綱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一。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尙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詔

王 禕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敷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輒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

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尙益宣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勳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王禕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其官吳琳。學術旣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巖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王禕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敫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洎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安統除兵部尙書誥

宋濂

兵部司馬之職。尙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早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尙一乃

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於戲。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尙思自勉。服我訓辭。

魏觀除太常卿誥

王禕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於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禕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間。制不沿於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姿。闔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於名門。蚤踐華要。以閎闔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閒疏戚。酌於衆論。俾列邇聯。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王禕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管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於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尙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王禕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技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達。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顯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尙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踰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蔑蔑束帛。爲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尙。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準此。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宋濂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爲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韞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尙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

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宋 濂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啻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勳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於戲陳紀，立經爾尚膺蕃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誥

宋 濂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於事幾，殘兵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卽扶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獎命荐膺。綽有休聲，旣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

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蘇伯衡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膺茲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囊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儋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濂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於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爲樞翳。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尙享。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禕

高麗爲國。奠於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懿祖謚册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皇會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忱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修祿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褱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歸有光

維爾性含清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竊祭以共牢尙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歸有光

維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効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闢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尙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有光

維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於桐鄉。肅紀法於柏府。超陞大僕。尋陟中丞。屬驕橫之匪茹。迺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闡之命。亟上養疴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實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靈其享之。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二十三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策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羲和之典歷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

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旣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闕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廟。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儻城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尙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疏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汗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益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於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其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有自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

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尙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

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憫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僑僂。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豬韋。再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尙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

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關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當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曹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

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沈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於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請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敍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

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二十四

檄 露布

諭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惟守令是重。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餽。畎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眞足翱翔古人。而犬彘若輩。及一旦縮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爲勢利之薰炙。妻子之從。與淫朋比友之浸潤。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秩。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斯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噫。所以求

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爲祖。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處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母悔。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剖符。世世爲朝廷臣子。受卵翼之恩。至厚也。莽賊諄驚。憑恃深阻。鴟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實違天背化。甘自棄絕。於覆載照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瞋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顧聞一二愚闇。不識逆順利害。反敢教猱升木。爲虎附翼。潛以我內地虛實輸之。爲彼向導。此亡他故。賊啗爾以貨。又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恫。實不能爲若害。卽或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電徹。無不糜爛者乎。捐爵秩以博貨賄。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爲算。可不謂敬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爲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疆宇滅。而宗廟虜爾子女。若屬其奈何。非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虔。追罪往時。儉安諸臣。而督責於今之任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與不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罕處景宗才之就擒。賊已褫魄。窮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東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爲所脅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效忠。僂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爲我

偵候得其聲息。爲我反問。攜其黨與。爲我挾刃。割之帳中。爲我遮截。遏之關外。爲我犄角。擊其侵軼。爲我設伏。絕其歸路。我鎮臣當分別功狀。上於天子。加封進秩。賜金寶幣。以酬爾勞。有如蓄奸懷貳。怙惡不悛。輸款莽鹵。比周觀望。陰爲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奉報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討賊檄

黎遂球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卽位以來。無不以宗廟社稷爲心。從未有縱欲荒淫之事。蠢茲逆賊。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爲獸羣之逐。無日而不拆人之骨。啗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毒虐則凶甚豺狼。其瀆亂則慘昏魑魅。而我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年措餉徵兵。務期剿滅。乃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頓竭。死亡載道。凡所蔓害。皆繇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爲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設兵。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矧賊既非有點金之法。厥衆不能爲無米之炊。聽其給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纒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塞中節。率同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舞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況以腥穢之徒。相爲繡騙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定鼎。實有大功。卜祚自宜。過歷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

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遽獲必驚。驕固立亡。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怒之同。六月興周宣之師。此其時矣。一旅皆夏后之衆。豈無人焉。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謀者竭智。勇者効力。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士司之卒。徒跌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卽宜靖掃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背公自逞。禍速滅門。毋尙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尙於盜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會。勗哉。痛檄。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爲之治。亦多不戰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來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叢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會一本等。嘯聚凶徒。首萌亂略。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冥池。散作句始之妖。幸於南陸。始而倡舉網張。颿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旣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城社。逮梟風之殄瘁。猶蠶尾之連騰。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鏤擁劍之麟。白晝大都。魚灑吞航之浪。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弃桃枝之簞。損天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旣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旛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角熊旗。誓

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總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闢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劍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撫福建某官臣某。總長弢勁弩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巡撫廣東某官臣某。率鶴膝鮫函之士。陳兵於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從天而下。賊勢應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尙學處堂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靳於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煙。介冑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於某州。遂折螳螂之臂。孰累棊而不墜。且留早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盡陳於水上。賊已入於殼中。投鞭而滄海成田。鳴鏑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此雲合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鏃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於潏沆。雙輪勢迫。羣凶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卽當剖狡獪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首鼠。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旣已澄清。疆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華夷震疊。朝野謹呼。此皆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聖武照臨。預定廟堂之算。不然。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帝之德也。永囊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祚。其會一本等已就俘獲者。凡若干人。其脅從概與罔治。凡獲甲兵器械舟輿頭畜諸項。又若干云云。謹差官露布以聞。

擬唐平蜀露布

高 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

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廷。筐篚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于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圖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啓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凜乎若墜。卻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鱗溪。流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皆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凌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實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皋。率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賫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薜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旁罰。築室匪衆言之惑。負扈惟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勸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脅者盡操關戟。蓬頭者皆垂緡胡。霧合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瓦震。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寺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虵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闕不束身。以就鑽。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詞。援桴率衆。一麾而鬪。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鵬之弓。洞胸

貫脾。飲飛擊斬蛟之劍。躒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皆健兒。蹶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綿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陴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卻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子之績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尙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疏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卽當檻送於神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脇者不爲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擬盪平羣盜露布

王 鏊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尙賴成王不惑。鷓鴣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旣

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虜公。殄螭螂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爲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明文在卷二十五

頌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尙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丞相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讐。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助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勇。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

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達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安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鏘。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修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鋸斧蟻。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洊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臣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颺火奮激。旛旌揚揚。絳艘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屬。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桅湊颯。笥束蝟編。

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於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旣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飲。節以錫鏡。飲生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莢。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擊。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尙傳策書。況茲駿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祀方丘頌

劉基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祇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二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旣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

隆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水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惟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輿，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秦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貉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膏露頌

宋 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酥，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鬯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尙明爲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矐豫，底於枚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

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旣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臣濂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祕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竝萃。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居。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推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蒞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忭而盈。蒞祿之攸寧。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於千齡。

瑞麥頌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竝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

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滂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煙。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讐。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奩爲良。篆帶以方。候時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莅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罅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燁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龔虛。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寢失其制。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睠於濠梁。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臆氏。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亟而賴。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

不鉗不銛。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政通。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攸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於衆。是傳是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乎。此足一移。我則匪人。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有子可無嫁。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嘗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嫠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侈上賜。而昭示閭極。聞伯衡嘗筮屬太史氏。介朱恪卽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歟。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

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
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
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館鑄。自率規矩。四維旣張。五倫攸敍。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
儲無儋石。室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爲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閒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
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犬豕如我。不卽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何如。
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咈哉。何言之乖。
我志可易。太山可墮。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
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
門有綽楔。綽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倣。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婦道不虧。
尙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二十六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卽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鎬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皇鉞再麾。潯陽邁定。僭僞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於疆。於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僎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蘖。輿圖載闕。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致治。設

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餐。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奉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尙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煩。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輿。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

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度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化家爲國。肆宏遠之規模。成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鼓蠱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凌遲。風憲皆爲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陡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不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方。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篋。臣傅恕。

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誠。難逃疏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實錄表

解 縉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尤爲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戮一夫。元主遁荒。而禮遣其嗣。四方輻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德之統。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

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則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詳。允叶坤元之吉。螽斯有百男之應。鴈鳩均衆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仲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德。邑姜有輔運之德。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繼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起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紬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璫。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部尙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灌。臣胡儼。侍講臣鄒緝。臣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修撰臣李貫。臣吳溥。編修臣楊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籍臣沈度。臣潘畿。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紘。吏部郎中臣徐旭。禮部郎中臣胡遠。戶部主事臣端孝思。太常博士臣錢仲益。國子博士臣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某。知府臣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觀。臣梁潛。臣趙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臣解榮。訓導臣羅思程。臣傅貴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纂修。慎選多士。賜宴便蕃。卽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惟盡校讎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

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功。開王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續次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進。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存於孔壁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始於宋。而光祿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彝倫斯斲。肆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庥於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型之尙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邇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發石室金匱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旣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

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敍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顯榮華。袞之襲。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父。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重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千家姓表

吳 沈

臣沈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寢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氏者。有以所生之士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諡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略。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

書萬里。薄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訪。類萃成編。約爲韻語。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臣吳沈。典籍臣劉仲質。臣吳宗伯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明文在卷二十七

牋 啓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高 啓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頌同姓之封。隆典式修。輿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宮。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旣膺主鬯之崇。復舉分茅之盛。本支懋衍。宗社奠安。某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日常新月常輪。敬上千秋之祝。

上蜀府牋

方孝孺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疏。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字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旣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

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効。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脈。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再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皋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修。而克臻此。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容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皸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尙幸仁恩垂鑒。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三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効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以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憊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

四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忤。省己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隆盛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旃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

草堂之尙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非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疏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効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上蜀府啓

方孝孺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効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準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視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尙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斁。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徵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

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再上蜀府啓

方孝孺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容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令。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採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至。

上益藩啓

吳貞啓

伏以脗繞虹樞。桂邸濯銀潢之秀。系承麟璽。桐珪分玉座之華。洪緒氤氳。貞期肸鬯。恭惟殿下。英徽早鬯。茂德潛亨。陶冶六虛。碧月映冰壺之潤。甄維八柱。曜靈標銑樹之輝。道契從風。托靈襟於雒浦。祥符捧日。暢闡澤於江藩。雖韜挹龍章。未奉雲臺之對。而輝煌鳳藻。時披月窟之華。命太乙於詞垣。星分藜火。召天吳於筆海。雲寫芝英。興會霞飛。鄴水動朱華之色。名流煙涌。睢園窺玄扈之圖。士飾膠庠。歌楚詩而傳沛。易俗均絃誦。擬河上而類淹中。化燮虞薰。亮增堯景。某夙承嘉惠。獲始願以遊梁。猥荷寵靈。結清交而宴魯。風塵荏苒。阻蘭訊於西園。徽纆牽纏。跋麻源於北闕。都人籍籍。盡稱河閒之賢。遊客斌斌。共訪東平之善。頃緣請告。得栖息於茂陵。咫尺音徽。每瞻依乎兔苑。重以倦遊多病。祇宜林壑之閒。加之紆鬱少悰。莫

遂池臺之賞。

謝方相公啓

駱駿會

伏以三台朗曜。鴻名標弈麟圖。四海陽回。駿惠旁噓烏署。考詢適逢虞典。覆露永藉商衡。感玉倚之自天。慶瓦全之有地。恭惟閣下。學本帝師。才真王佐。髫齡奏對。太史書絳殿之雲。黑髮公孤。上相捧瑤天之日。勤禹揆之率作。恩布解推。參舜弼之承庸。思兼吐握。薪樵路關。鄧林葑菲。無遺川藪。量宏藥籠。參苓並蓄。某計峴隴。樽前溪散。綆柏臺侍從。虛峨豸角之冠。藝苑持衡。誤領章縫之袖。濫竽風紀。承流叨歷五年。屈指歲華。殿最奚裨六典。奏入京房之課。格依崔亮之常。幸元宰取短於長。材兼棄朽。俾譚劣掩功於過。勞敝積薪。鸞章燦金石之文。二人永賁霞誥。耀琳瑯之彩。五色相輝。席怙二天。薄衡雲而匪厚。恩暄十日。茹吳檠以猶溫。言豈宣心。恐雨震風凌。三匝繞枝之未穩。鏤惟刻骨。期淵涵河潤。千瘡百孔之護持。拜紫閣而神馳。戀戀金臺。夜月望黃扉而極目。迢迢越水。霜旌謹束。菱菱聊比銜環之震雀。用陳縷縷。感同報月之隋珠。伏願鉉路勳高。皇極特推。揆首沙堤。蔭遠孤桐。永藉爨餘。

送高制臺回籍啓

李維楨

伏以月窟風清。款塞釋宵衣之警。雲山春暖。入關誇畫錦之榮。樂奏驪歌。禮成燕喜。恭惟臺下。漢廷尊宿。晉水蒼英。少司馬入秉鴻樞。自昔勳庸久著。大中丞出憑熊軾。於今德望彌隆。身爲萬里長城。功致三秦安堵。南庭北幕。叩鷺堠以稱臣。左帶西零。託象胥而請吏。王錫彤弓。盧矢至於再復。至於三人。疑破斧缺斨。知其一未知其二。尊羹入夢。方逐景以興思。藥裏關心。遂急流而勇退。日月之明。何損煙霞之癖。已深。

既富貴而歸故鄉。有同醉白。道古今而譽盛德。無愧汗青。海鷗下叟已忘機。寒馬失翁其受福。寧讓山中宰相。不辭地上神仙。豈如碧山不負好歸來。綠野未荒堪自樂也。某性天不韻。才地無奇。望大纛高牙。更難與賓朋滿座。忝連城方面。不能爲父老攀轅。揮五紘送鴻歸。空自負王孫芳草。攜斗酒聽鶯聲。喜公有作伴青春。賀監乞歸剡川。舉朝出餞。司馬旣還洛水。聘使詢名。明月清風。聊裁六一堂中之句。雄關紫塞。願留五千柱下之書。歸興翩翩。未許久淹行李。離懷黯黯。尙圖少敘班荆。當年與赤松有期。子房願從辟穀。他日爲蒼生復起。安石尋見成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恥爲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沈。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爲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己亦自疑其晚。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茲蓋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龔黃高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爾然馮斲。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宜重繭。然而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郗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跡涉踽涼。似永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久遠。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負師恩。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二十八

疏

江南災傷疏

周用

臣惟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江南各府出辦。莫重於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四府之中。又莫重於蘇州一府。緣蘇州一府所屬。止七州縣。每年實徵平米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三十石有零。臣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伏蒙聖恩。以臣待罪工部尙書。總理河道。於濟寧州駐劄管事。自本年四月二十日到任以來。每聞蘇州等府地方。霪雨爲災。彼時該巡撫都御史喻茂堅。見在地方。臣與之未曾相識。乃於本年七月初九日。致書南京戶部侍郎。先任巡撫夏邦模。託問喻茂堅。勘處地方災傷事情大略。至九月初九日。得夏邦模答書云。今歲江南多雨。禾稼滄沒。似爲可憂。巡撫衙門。已經行移所屬。待查勘完日。奏報。臣以災傷勘報處分。亦係自來常規。至十月初七日。巡按蘇松御史周亮。因得代回京。路由濟寧州。臣與相見。首詢水災事情。周亮備言蘇松災傷重大。又言亦嘗因災陳言。以悉民間苦楚情狀。但地方災傷。例該巡撫會同巡按具本。纔準覈實。比時地方多事。彼此偶不相值。若巡撫已經連名具奏。諒不至有誤地方。臣於此後。每每訪聞通報。未見奏奉明旨。臣亦以通報文字傳寫。詳略不同。偶未之見。至十二月初四日。適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汝弼。吳江縣知縣朱舜民。嘉定縣知縣張重。皆因朝覲。路出濟寧州。與臣相見。各稱州縣地方水災。卽今已是開倉徵收稅糧之時。未得明文減免分數。小民實無出辦。

將來殊爲可憂。臣據以上所聞，不覺驚駭。臣本田家，祖父世習農業，上供國賦，其於本地民生疾苦，亦略知之。臣聞今年蘇松地方，自四月至於八月，其初旱暵，穀種不得入土，甫及栽蒔，霪雨經旬，江湖泛溢，吐洩不及，遠近圍田，俄成巨浸。此時小民各計費過，畊種工本，猶望薄收，養活不肯棄捨，闔家男婦老幼，相率踏車救水，晝被烈日灼體，暮與蚊虻爭命，加以青黃不接，時月雜食，豆查麥皮，日夜不得休息，幸而水勢略退，又值風潮閒作，排決堤岸，一壞無餘，且壞且救，且救且壞，露地呼號，輾轉離散，除全圍淪沒外，其餘幸存十之二三，苗者不得秀，秀者不得實，每畝所得，大率不過二三斗，又皆秕黑，不成米粒，口食不給，將何辦官？目今不得減免，有司不過督責糧長里長，承認賠贖，各人家產，能得幾何？又況蘇松等府，近該戶部郎中鄭質夫清查歷年逋欠，解過銀一百幾十萬兩，百姓困敝至此已極，又何以支吾前項錢糧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之數？筮楚逼迫，亦不過相繼逃亡而已。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不堪命，何所不爲？靜言思之，實可危懼。又常年地方災傷，實賴撫按官查勘，依例奏報，次則府州縣正官隨宜賑給，少延民命，以安人心。今巡撫都御史喻茂堅已改南京大理寺卿，專俟交代，新改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亦以交代未得到任接管，巡按御史楊時泰雖在地方，已非奏報災傷時月，其餘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正官王廷等皆因朝覲離任，外州縣在任多係佐貳官員，止是受成催徵，彼見災傷之年，方以愆期爲懼，以取足爲能，更無力量敢爲寬假。下此一等，又只憑信在官吏書人役專恃敲扑以濟其私，誰復顧惜？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黎元，無所不至，真猶慈父母之於子。至於京城內外軍民，憫其疾病，則徧給藥劑，卹其飢寒，則均給衣食，則自輦轂以至薄海，孰非赤子。況東南蘇松地方，種田辦糴，農夫比之他處，勞苦不啻什

倍似此種種民瘼殆有所不忍言。天門九重。何由上達。臣敢冒萬死。輒以上聞。乞敕該部備查前項災傷。奏報若以未經覈實。於例有礙。則巡按御史周亮。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官。王廷等。各因復命朝覲。俱集京師。臣又聞前項災傷。曾經該府覆勘。若加次第延訪。當盡得其情狀。比之文移覈實。更爲親切可信。卽與從長計處。具由上請。量爲蠲免。再行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作急赴任。另查別項錢糧。以補減免之外。起運之數。或加免折銀。以蘇賠贖。傷殘人戶。仍於災傷尤甚地方。遵照永樂年間。特定蘇松等府水滄去處。給米事例。均爲賑濟。又仍乞不得但於存留數內。號稱減免分數。務俾民蒙實惠。則東南凶年。飢歲。幸解百姓倒懸之苦。祖宗深仁厚澤。益隆萬世不拔之基。臣不勝懇願。隕越之至。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奏爲災異一時疊見。國事萬分可虞。懇乞聖明。亟修實政。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臣惟自昔帝王。乘乾撫運。皆受命於天。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討曰天討。舉人君之所有。無不系之天者。然則天人感應之際。所當敬畏而不可玩褻也。明矣。昔董仲舒對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其理有固然。機有先兆。若響之應聲。影之隨形。非牽合附會焉者。竊觀今歲以來。災沴變異。不一而足。頃接邸報。見甘肅巡撫周盤疏稱。該鎮本年六月十二日地震異常。搖倒牆垣。墩塚官民房屋甚多。壓死監生軍民人等甚衆。火光一塊。大如車輪。落地後黑風隨發。天鳴地裂。川竭山崩。旬日之間。尙未止息。臣讀之不勝駭愕。嗟嗟何天心震怒。地道失常。一至於此。先是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颶風白晝晦冥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地震告。石門以雷火告。豐潤以地陷

告山東以一身兩頭之牛妖告。山西以竝頭兩身之人妖告。八閩西江以地方水患告。舉極重極大之災。至怪至異之事。畢集一時。皇上以爲此治徵乎亂徵乎明。知其必爲亂徵而不爲治徵。猶然泄泄從事。是以天下爲戲也。夫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以有天下。創業甚艱。奈何屑越若此。憶昔嘉靖庚戌。小醜犯順。直薄都城。彼時國勢正強。民心甚固。而變起不虞。一時倉皇急迫之狀。至今談之。令人色變。明歲又當庚戌之期矣。鑒前警後。安可不慮。況今國計空虛。人心攜貳。較前庚戌景象。相去甚遠。倘一旦有事。何以佐軍。興何以戡禍。亂變患叵測。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皇上靜攝日久。忠讜厭聞。日夕營營汲汲。惟儲黃白以自娛。多積倉廩以自固。而不問國家之理亂。民生之安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曾無變計。中外咸切杞憂。昨狡寇蠢動。此訐彼挾。邊軍乏餉。朝泣暮號。而大內之積如邱山。朽蠹相仍。涓滴不漏。邊人有不睥睨垂涎者乎。阿堵充斥。玉食豐盈。皇上視之甚樂。而臣愚視之則甚危也。昔唐德宗瓊林大盈。豈不富厚。然而無濟緩急。適爲盜資。覆轍當前。昭然炯戒。我皇上神明天縱。其於聚散出入。利害禍福之機。洞若觀火。曷不捐無用爲有用。乘茲萬方嵩祝之後。嘉興更始。亟下明詔。出糧餉數百萬。分給九邊軍士。以濟然眉。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感恩圖報之衆。戮力疆圉。卽有寇氛。無足慮者。若夫權稅之役。原出權宜。不係常賦。年來稅使縱橫。多方吮吸。百姓膏血已枯。皮毛俱盡。閭閻吠畝之閒。蕭條困苦。小民多藜藿不飽。襁褐不完。離散四方。自經溝瀆者。言之痛心。酸鼻。當此時而復加朘削。譬猶尪羸垂絕之夫。責之肩重任。而歷千里。其能乎哉。謂宜亟罷稅務。撤回稅使。信停止之恩。綸解倒懸之疾苦。庶幾保全子遺。拱衛王室。續如線之脈息。消息意外之可虞。自非然者。財盡不勝求。民窮不加恤。懸厚積以爲之招。榜士腹以速之變。設敵

衆乘虛內犯。豕突狼奔。攻圍劫掠。抑或敵蓄異念。所志不在金錢。而在不測。中外離心。兵食俱誦。招之不來。策之不應。土崩瓦解。轉盼大事去矣。及此時而悔之何益哉。臣謂收拾人心。維持國勢。惟在今日。而止稅發帑。則目前收拾維持第一義也。時乎不可復失。亦願皇上自爲社稷計而已。至於青宮講學。尤屬國家萬年根本。至計前者曠廢多時。關繫匪細。亟應修舉。以光盛典。與夫一切用人行政。振刷疏通。頃刻難緩。毋狃於積習。沈於貨利。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而貽噬臍之悔也。臣目擊艱危。甚於焚溺。披瀝血誠。不識忌諱。惟聖明留神採納焉。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跡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闕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武。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羸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閒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詎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

羈旅樂毅出於疏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豫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懷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又何假拊髀而歎。思借材於異代也哉。

明文在卷二十九

疏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伏觀節該欽奉敕書內開。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分甘棄捐。誤蒙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俾承官乏。居常懷懷。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徙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覩。惴惴然日惟聽河之所爲。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撫躬感激。莫知所爲。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件。爲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爲效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降聖化事。又一件爲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爲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今欲舉臣之末議。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爲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礫中。閼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

夫以聖人之所爲。遺於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遂蕩然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閒。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數百里之閒。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澧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

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爲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閒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畊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閒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畊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亘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旣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彫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爲震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覲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遠年今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

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幹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乞敕該部查照累經題奉欽依通行開墾荒田事理。與臣所言溝洫條件。如果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卽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蚤賜施行。則生民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恐懼隕越。竢命之至。

一曰正疆里以稽工程。臣惟古之溝洫。卽後世之所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爲大渠。爲中渠。溝洫爲中渠。爲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而無功。然有一府之疆里。有一縣之疆里。有一鄉之疆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疆里。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爲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滯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官司。如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效。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臣謂疆里爲大渠。溝洫爲小渠。大約施工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所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倡率小民。臣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糶漫無稽考。往往直至會

赦方纔住支。赦後又復間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糧歲辦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頻年告乏。卻容此等罪人。潛形竊食。實爲虛糜。今欲集人力以修溝洫。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該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改報民籍。前田永與爲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貧。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簽特爲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年年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卽今河患稍寧。臣謹遵敕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十三年分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箇。月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之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郵稅糧賠賊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旣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畊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而溝壘相因。所在皆

是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伏乞睿照。

一蠲荒糧以復流移。臣惟河南凡近黃河并山東濟南兗州東昌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據頻年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得逃亡。實非得已。遺下稅糧差徭。有司又復責令見戶與大戶包賠承當。輾轉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流移益甚。見今田野之閒。環堵蕭然。將來未見底止。臣聞成化年間。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節該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山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養活小民。至今稱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錢糧。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刻骨之政。百姓終無復業之期。臣乞通行查理。遠年錢。又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現在積荒田。又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臣又伏思往年治河都御史如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準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微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爲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什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蠶薄所以成永厚者也。伏乞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緣體統相承。大小不紊。既不敢侵官。又不敢曠職。所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臣所謂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誠使荒糧既蠲。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雖曰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京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乞敕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今黃河南徙之時。督同各布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一年之成功。巡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任知州知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持定論以察羣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遠年近日。人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邨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陵。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卽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財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興。天和專意修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爲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

海運之意而行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爲切近。況北直隸州縣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治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聖明留意。

淮鹽利弊疏

霍 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課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畊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

鹽只七十萬引。饑殍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閒。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特衆。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閒。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閒。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

體成化以後。準納折色。每鹽一引。準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日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窟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竊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

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卽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

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必激他變將誅戮之則情可矜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覈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要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尙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明文在卷三十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西虜者水草之衆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

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

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呂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呂本。呂本鈔票封進。此人所共知。

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稟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司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効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効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効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効忠與鶴皆世蕃子也。隨仕象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旣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西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

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特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

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歛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

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餽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旣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

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徼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

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西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閒設伏。決一死戰。雖擊爾喀之頸。梟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齋謹奏。奉旨楊繼盛這廝。因譎官懷怨。輒敢捥拾浮言。恣肆瀆奏。況本內擅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了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善善。頹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閒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

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讓。政事之堂。幾成闕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令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讎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是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揚。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下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慳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

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威。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敍。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讎。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甌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曾聞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

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域。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閒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憾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上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閒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

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閒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袞。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閒。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

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唯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卽賜施行。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三十一

贊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犖天閒。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歸有光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方孝孺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攷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閒。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閒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訥齋贊

金寔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

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爲訥之模。

杭中丞雙溪像贊

唐順之

巋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黜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爲詞之宗也。惟其
訥於口而辨於文。崇於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
見公惻惻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鄭仲釋像贊

方孝孺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濤而氣神。其言
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
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葉用賓贊

方孝孺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
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型。是蓋齊乎秦伏生之
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杜推官贊

方孝孺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
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

也。

張文敏畫像贊

方孝孺

生平閱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徜徉於寬閒之野耶。

張雨懷贊

陳繼儒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嶽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爲誰。殆所謂今之孟嘗而貧。古之伯夷而富者歟。

高叔英先生像贊

黃淳耀

峗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逾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前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溟泮生贊

宋濂

溟泮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連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

尙了然心目閒。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因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予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其算絲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擊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從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象爻繫辭爲傳。黜文言象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遂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亦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

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至。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子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閒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溶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品。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曠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似存。維洛有士。居於伯原。超神沖漠。凝於晝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匪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牘。載神子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鸞。尙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戎車龐龐。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醒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恆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鶡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晷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一

箴 銘

家人箴

方孝孺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閒，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安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

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與拜。跪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焉。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秬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効。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免。

絕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恆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睨。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墮。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違。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惟古之人。旣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旣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旣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感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尙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污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惠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爲作箴曰。

劉基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尙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爲河爲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諼。

器物銘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予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厲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櫛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書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剝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三

原

文原

宋 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綱。楷之弟柏。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尙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閒。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知觀者如堵。

牆序點之揚鱗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燦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饒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白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爲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渾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橢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惰者將以亂夫精，碎者

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鷓鴣林而蛩吟砌也。水踴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蟻螻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去古既遠。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棘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知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道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

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旆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出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丈夫也。旁通繪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籍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

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四

議

郊祀議

季本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羣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者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曰望。羣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爲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爲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大地。卽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恆總稱爲上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卽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

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其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恆以子月郊天。而郊特性遂以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至日祭帝於圜丘。夏至日祭地祇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卽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其名爲祭帝矣。故西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卽社也。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之間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恆直其月。故禮家因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爲召和氣而祭者。恆於郊。爲養萬物而祭者。恆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邱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旣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己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冰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迎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祭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迎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祭告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故曰旅四望是也。旅非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

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冰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正主殺物。宜爲祭霜露冰雪者。而注家乃謂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冰雪之祭何其疏耶。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祭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注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爲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卽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祭。雩祭爲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冰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於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祭雩祭。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

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魯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注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古禮之意者歟。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南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南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禋。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類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向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菹。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尙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鬯。鬯。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燂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

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苟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武不先甞。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注大學讀之。卽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卽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

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王待制私諡議

方孝孺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於行事。發於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於書者。卽其操行之餘。見於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朝廷。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於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於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

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諡。後世避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賢節諡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諡曰文節。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爲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縝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靈其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爲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時而爲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祕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

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蕪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最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能以理學爲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飾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爲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爲瑄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諡。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又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有曰此原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爲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籩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爲士者。皆能如瑄之爲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五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伯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彘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

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旣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旣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大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予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於篇。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

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觶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名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

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衡從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一。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

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唯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畊。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掾於敝。振窮恤貧。民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

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敝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邑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疆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則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蔦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澇鹵。數疆潦。規堰瀦。町原

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滄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貞。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畊。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井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潞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澶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敵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者二也。然以予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

畝畊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兵禮論

吳沈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

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其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卽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卽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洩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具文。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閒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事。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朝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寄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

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嫁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

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非禮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三十六

辨

河圖辨

王禕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爲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祕。凌厲道妙。各自以爲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爲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十爲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於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卽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子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

其爲知河圖者。以予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可徵。然則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言也。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目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敍。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義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旣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恆陽恆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敍。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旣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旣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斲也。水旣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

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敍也。彝倫之敍。卽九疇之敍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子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敍。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敍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神詭異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

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甄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

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
 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
 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
 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尙尙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尙送還晉。方
 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
 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
 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
 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
 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字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
 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於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
 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
 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
 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贋之故。難盡究詰。而
 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
 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
 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於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旣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七

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蠶取梔取藍取茅蒐取囊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柚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臻其妙者春秋則左邱明戰國則荀況

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邱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焉予自早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鑽燧說

宋 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櫛二尺中析之一剝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翻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真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軋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翁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空同子警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靈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子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旨焉斯得之矣。

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嘗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憫焉無難能者矣。

馬政說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卽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卽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立茶馬司。卽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齎者。啓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需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充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變之人。修丈勘均齊之法。某地督亢。某地礮礮。然後簡牧軍而以馬給之。每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爲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

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僱倩逃賣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畊牧。而汾涇寧州與汧涇之境。又多閒田不畊。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溝塗。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橐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庶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塗盡而疆域益嚴。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因馬以興屯。終因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敵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八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實實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矣。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微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綴醢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有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宋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曠自盛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阿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尙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尙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

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師哉。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

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褻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主。誰知宗子待之者。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褻譏焉。而公之示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赦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稱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

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州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此承赴

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躋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近遠。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高會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

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己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褻也。聖人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殫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條貫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褻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勤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尙克示之。幸甚幸甚。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關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波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旆至京。擢

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卽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璠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

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年之事。旣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旣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全。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三十九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

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誑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

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去年王仲緒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竊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苟以佛氏之倫理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

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者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粿。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苦閭。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旣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閱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

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安。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

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明文在卷四十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而噴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流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尙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敍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歛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

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鉅罍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噫。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其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明文在卷四十一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詢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維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輒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固皆繫於撫按之舉劾矣。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寥短簡。纔三兩人而已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苟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與。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柢者難拔也。與。而其所舉

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與。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崛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媚。最強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以酬私恩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崛強。與爲人快憤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媚。與其親且故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小官果不賢矣。或矯而不劾者。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故僕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唐順之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闊。此昔人所謂嬾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墮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富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旣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

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斥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

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腴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明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擗溼。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會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去歲躡躡京塵。特承盼睇。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尙未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躊躇。尙有遠思。雄壯處。如昆

陽城之戰。風雲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縮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颺之。搗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爲相識數稱之。以爲丈夫處世。若畏首畏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聞膺庶常之選。則又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雅道。決不苟爲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爲兄之志於斯道。亦已久矣。猶恐向糜應舉。未免博涉爲優。今拘館程。仍以華腴相尙。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儂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及壯。因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量劉。又知遣詞布格。雖各隨其時。而其爲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何其麗以靡也。旣登第。乃一意爲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爲一變。如本朝諸公。

其始爲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瞻。終不能高。其後厭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爲詭。吾吳之文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詭舛。絕不以時代爲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不能若是之邁俗也。譬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苟爲不然。誠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爲應俗文字。俟三年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四十二

序

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乃置之不講。則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矣。蓋律呂與天地相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苑洛先生自未第時。已抱古樂散亡之憂。聞督學虎谷王公。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闡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闕。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

手而拈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於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卽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爲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也。

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其詞以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爻，而後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請爲學者俛焉正之，因取義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則曉然矣。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爲全篇。在文言辭氣爲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爲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也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某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所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

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予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予。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刪除。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益自信。予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蓋予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予尙得而見之。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 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旣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矣。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

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修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右編序

葉向高

荆川先生之爲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在於晚周於元。則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卽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姦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州居部伍。便於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公較焉。問序於予。序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

不能爲也。論人之言，辯別黑白，指陳媿隱，搜城社抉神叢，非讖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櫻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上下二三千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於茲編者，僅如是，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啖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於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於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則得失具存，辯人則忠佞如見。至於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尤深致意。蓋微獨皂囊封事，當奉爲準繩，卽備黼黻之箴，規勸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於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廉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以忠言，蓋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生之惓惓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予故因命序而及之。雖然，吾有感於先生之自序也。宇宙碁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著，而苦於常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算，而苦於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於譜者，而用尙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予不佞，請以茲編爲息壤焉。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收燕都更爲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太師宣國公李善長暨總裁官學士宋濂等。具以上聞。請命官采摭遺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仲善。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羣公。載筆史館。日顯顯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盡發其所錄。以大聘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於家。因輯之爲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牘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徒。蓋無有存者矣。君爲之仿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風轢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闔豎之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勳碩諡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史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總總乎彬彬乎。廣哉備矣。信一代之實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饗夫調饌。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効者。皆明堂棟宇之所藉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

以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爲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四十三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

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采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尙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卽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縉始也。已而解出爲交趾參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

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邱以孤卿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効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出。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

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廁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尙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賞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玆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鉞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

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爲止。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瑞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尙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尙書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册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歷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仇。臣恂。臣世資。臣節。臣瀆。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

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旣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闕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於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

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旣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借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方孝孺

皇帝旣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謁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大小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拔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於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其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於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

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於太和。以傳祚於無窮。詎不盛哉。械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嘉靖丙午冬十月。湖廣行武舉試。登名者二十餘人。遵制也。邇歲以來。文熙武嬉。疆境解嚴。我皇上用言者疏。宜豫儲將材。揚德威。乃詔天下三歲一行之。一如文士。淵裁逃覽。深惟張皇之戒。以福天下。幸萬世厥休在茲。然退用十月右文也。是歲我柱史南山公來按楚。貞度昭紀。風裁凝峻。乃秋試輿論翕然。以得人爲盛。維茲獨奮曰。是役也。經武同文。勝殘止殺。古之道也。安可易也。乃若聽鼓鼙而思臨鈇鉞。而威嗟乎晚矣。予敢不夙夜祇慎。以稱德意。乃議下諸司。凡所規定。視昔爲尤盛。旣敬旣戒。罔敢不式。當是時。大中丞侑溪姜公保。釐滋奠。威信並用。布文告。飭戒備。諸苗喩遁。於是瑰奇奮藝之士。踴躍而邇。遠咸集。癸巳大試之。超乘挽強。星流電掣。釋無虛括。視鮮及瞬。柱史曰。壯哉其驍銳之雄乎。匪其巧用於形。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丙申又試之。比耦射遠。雍雍閑雅。厥應在心。以發於的。柱史曰。良哉其審固之技乎。匪其力用於心。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己亥又鎖院試之。料變摧奇。抒華揚藻。問靡能難。動與式合。柱史曰。斌斌哉其韜鈴之器乎。他日以輕裘緩帶聞。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於是上其姓名於夏官氏。獻於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某告之曰。文以任治。其譬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順布。泰和用臻。是故仰觀於天。七星曜其象。俯察諸地。五材顯其用。厥所由來遠矣。否臧戒於易。壯猷歌

於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旄戡暴翦亂日浴月域罔不臣服天下威勝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黼黻金石之盛炳耀方內逮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煦萬姓聲暨惠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不殺雖古帝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寧外憂爲懼顯謨承烈斯萬世之隆也。某竊聞之其在當時受脈仗鉞之臣虎怒而鷹揚若徐公達常公遇春而下豐功茂績載於旂常鐘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爲雄我皇上宵旰寤寐乃茲搜羅雋才奇氣遠略之士以顯擢於用爾諸士茂膺簡拔乘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尙矢志委身奮武樹勳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紆爪牙之懷惇卻穀之訓垂吉甫之憲視曩昔時旂常鐘鼎所載焉以滋耀其休光而勒其令聞不其偉歟。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於以四方易曰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毋曰使避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規焉。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竑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鼂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辯於言卓乎不可及。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甚切至而陰爲權臣所指授此徒以言爲市者耳。鼂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陵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凜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怪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怪者。以觀於子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

火災疊見。倭訐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量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慤。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惻惻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格。而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固非以言爲市者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僚。至托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葉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予爲序。

明文在卷四十四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

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唱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序。余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朱葵山文集序

宋 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則有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灞。近以示

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宋 濂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沖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閒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將出守濰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尙勗之母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曾助教文集序

宋 濂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

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爛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目旣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矣。余取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

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釋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卷。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而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粹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皆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

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助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臣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臣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

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効之乎。効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歎曰。得蘇子之意者。其是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

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辯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彙。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命不可違。遂校淚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徽庵稿序

桑悅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

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求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迺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歿，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體文，絲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澤沛一方，修名颯馳。今擢江右大叅，予爲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覩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其意昔昔然恆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郡邑大治。予私歎曰：公之文有如是哉。旣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略無隄杌窘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履如一公文之持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簡淡似之。向子平早畢婚嫁，遍遊五嶽名山，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有後生於予者，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微庵，卽以庵名名橐。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因述公爲人之大略，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半山藏橐序

湯賓尹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剝刻筋力，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

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宮廬服與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古今。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乃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予得以觀焉。所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今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橐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予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執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永而

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觀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爲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溯韓柳氏者。必以公爲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爲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爲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卽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爲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卻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予旣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玄孫栗口之請。序其全公集。刻旴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尙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四十五

序

吳湯日詩序

曹學佺

今人之詩皆傳注乎古詩者也。古人之詩含以蓄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詩務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盡。故古詩之所不能盡者。而今人務必於盡之也。則謂其傳注乎古詩也。亦宜。然而傳注亦自有法。如爾雅之注六經也。不必泥乎經文。而六經之義自該也。郭象之注莊子也。不必泥於莊子。而莊子之意自見也。其他爲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酈道元之注水經。皆別援引乎故實。而證以己意之所指歸。於是乎注與本文並行而不悖。夫今之詩而能與古詩並行而不悖。雖有質文繁簡之不同。而要亦時使然。詩之不能遠世也。猶夫注之不能遠經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將欲合之。必故離之者。其反也。而未嘗不歸於正也。是必我之才情識見。已造於古人之域。而後能周旋曲折。以合於變也。噫。變豈易言哉。李于鱗之樂府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今觀其樂府點竄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見其所擬議謂何。而變化之狀何居也。于鱗又曰。能不爲獻吉者。乃能爲獻吉者。其意於獻吉。不爲也。非不能也。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後至者巧矣。謝朝華之已披振夕秀。於未啓則晚出者鮮矣。是故詩愈歷年代。而愈不能盡也。人心無窮。而詩之道益無窮也。予友吳君湯日。具有詩才。而其體周備。能極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豈爲古人詩者哉。愚嘗謂作詩如製器。苟欲合時。必須近古。

又學詩甚苦。如負重登山。旣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爲微渺矣。湯日以不可一世之資。而調適於斯世之術。予又惡知其所量哉。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圓方。噫。此卽擬議以成其變化之謂也。吾於湯日有深望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螻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旣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歎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旣沒。而一時鬪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

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權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諍之曰。何物可憎。徒浣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視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蠱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

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贊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旣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王慎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嶮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旣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者。

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艷。臙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視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生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卽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塢。其人烏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病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亮臣書來。手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特以敬夫詩來。又重之以亮臣之書。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之飛徒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巉壁閒。時出銅盤聲。知爲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解壁閒。今誦敬夫詩。凡所爲流離顛沛。國難家讎。與夫鬼號燹燼。天荒地沸之景。森森閃閃。咸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雛。無不徇焉。可謂烈矣。余獨悵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之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爲楚屈宋。爲燕荆高。爲齊田橫。爲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爲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頽仰。涕淚歔歔。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牽連書以爲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亮臣爲余質之。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予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

也。予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予從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申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辯其爲玉爲石。惜惜傲傲。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才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子旣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爲序其端焉。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四十六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審音者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旨。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

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僕。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堦。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蕢。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彙。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敕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予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

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詞。辨其詞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何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有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澹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相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鵠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饒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其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襲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惛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澹。人情之泰。

政治俗尙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高 棧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墜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黽勉氣格。埒逸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也。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爲

王楊盧賈。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予夙耽於詩。恆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壘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採摭羣英。芟夷繁蠹。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開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溫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說苑序

董其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淮南之書。倣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

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專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歸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閒。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撻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覺社稷懷忠不効。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揚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篆書考正辯僞序

方孝孺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

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閒。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麤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御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曾幾何哉。予嘗欲妄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未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太古正音序

宋 濂

予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求聲。滌堦鬱而暢適。憤心弗自是也。後聞洽

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予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予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予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游。抱琴爲予鼓數曲。予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砉砉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予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予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予重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聞寡聽之。雖如予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予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予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明文在卷四十七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則歷代封諡。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羣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鈔梓以傳。屬予爲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爲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爲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爲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爲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爲同志之士勸。幸相與勉之。

闕里誌序

李東陽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志。

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閒。族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詔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源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序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類。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越前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版鐫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

云。

山東通志序

陸 鉞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韶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流風善政。洋洋乎瀕瀕乎。至於今不衰。則固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事載典。彰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迺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面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顧今人輒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諉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夫然廢將誰與興哉。嘉靖壬辰。鈇視學山東。訪前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略。編亦未就。竊嘗欲刪訂。嗣成之。顧奪於校藝。未遑焉。無何都臺靜庵袁公。柱史柏莊方公。蒞山東。慨茲墜典。協謀毅舉。鈇遂得請。迺同於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局。檄高唐判張君寅。叢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剖疑難。補遺正訛。而柏莊公按部所至。輒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爲卷四十。爲類五十。有二爲附類。凡十。於舊所志亦庶幾矣。或迺言曰。山東遭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爲是志也。曷微乎。予曰。禹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美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史未嘗亡也。曰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於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鼎撰三齊紀。阮敘之記。南克虞孝恭記。南徐張建章又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圖經。今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鄙道元之水經注。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寰宇一統諸志。班班可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堯墟舜井之跡。靈光孔壁之藏。大庭空桑爽鳩。

斟尋之故址。嶽鎮瑯琊登封之舊轍。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劍塚之遺墟。蓋嘗歷覽周詢。得諸東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矣。興廢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因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質訓。紀事核其實。纂言會其精。據簡冊者多於耳目。搜遐逸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協。以考俗準治則政達。以彰淑懲慝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究。網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予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烝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澹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

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清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子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葛氏族譜序

方孝孺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魯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閒。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

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旣大而不可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予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氏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旣成。耳目之際。皆是。以化其心。固能不奪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而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

一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予序。予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邱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閒。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燿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厚。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沈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驩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予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

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旣悉餉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旣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閒。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明文在卷四十八

序

成仁遺藁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嘯集一册。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册。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藁。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者。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卽議建四鎮以卻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旣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

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彼侵我。而有待於天勝人。我靖彼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己以聽天。於此亦可以略見矣。而俗本或混之。今皆復其初焉。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飛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雖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俗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決此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般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予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長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常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予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概。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佩。欲鐫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佩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各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

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之。誠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

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揚應能。編修程淦。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嵇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敕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日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糲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海。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爲千古之屈。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副巒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尙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邨。瓜蔓之抄。殆無

寧曰。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祕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敍其錄而傳之。

忠節錄序

焦竑

嘗考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部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予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

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爲集。家世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忤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諡。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神不以女卑。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毀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閒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者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

故吾黨之士咸追紀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諡。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明文在卷四十九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尙書臣璉。臣澐。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成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

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 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燄燄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泓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膠輻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遼負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潭上。各敷鞦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髣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其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

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隣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勗哉。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尙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游甕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敍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己巳。會適主於予。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澗之。扁庵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於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蒼。雞犬相聞。煙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沈。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茂樹迴環。幽蔭蒼蔚。坳窪潭澿。百川所蓄。窅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於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於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

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予之游於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遶而西。湖波粼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鬱然而青。苔徑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陟。潺湲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島庵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淪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莫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顙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鬢。頰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髯。白髮。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頰而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攜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髮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敷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概得其形模意態。惟

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迭和倡。嗚。嗚。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遠。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遂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予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予立視久之。叔度聞予至。出迎。予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予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砉訇。若風雨驟至。予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予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莫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予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予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予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露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予之會於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教下。不過聚以庠塾。訓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法在有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州古郟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爲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概見矣。

厥後干戈縱橫。淮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胸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蹕也。其東南山色黝黝。如列攢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於今。而文治猶囿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爲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左劉侯。作牧幾年於茲。以文學飾吏治。神明之頌。大洽海陬。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適來署州學事。相得甚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逡巡成卷。哀而刻之。曰胸海唱和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宮叩商。以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郟也不難矣。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五十

序

賀崱崱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填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輒度無柰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擣刃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烏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冑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調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能答。已而大

悟且泣且拜。搏頰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可馬平浙二亂，志局之筭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讐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虜，絳州行營，剽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僂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宄，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馘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負

越大歷鉅萬哉。在易師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 鉞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卽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爲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願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單騎一見，幾不可爲。願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

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邊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願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墮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爲御史。按吾瀾也。值寧藩之亂。璫鎮陰爲應援。瀾民恟恟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斡。不動聲色。而兩瀾安堵如故。公自以爲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爲公之計。無亦如在吾瀾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瀾。其勢爲孰強。隣之寇。視大慙之在蕭牆。其患爲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爲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爲孰重。施爲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予次第其言。誓之。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 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爲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

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 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爲準。歸於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察缺員。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闡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鹵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鞅者爲之。則蹙矣。又從而行灑澆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爲。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

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爲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爲用人。百執事所爲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復驚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 燦

初史大夫之爲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員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鸞反未有端。楊君疏列其狀。鸞銜之。未有以中也。鸞誅楊君斥復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疏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爲。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卽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逃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爲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爲尙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爲南京大理寺丞。嗟夫。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顧知有今日預徼其福哉。誠中心惻怛。欲爲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夫法者。大臣守也。卽傳記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犢觸虎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

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己不足以取信天下，能爲此而不能爲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爲有力者撓也耶？夫奮鬣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子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予蓬華而居，竊有尙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足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啖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予幸以茹後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旣獲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比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予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予方須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予胡毋戚。頃予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爲子賀。張子曰：何謂也？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若一出遂獵美官，名義不立，雖縈金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黜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歟？張子曰：不然。君子遭隆遭令，無譽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汗隆相乘，臧否相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窺尾，曳輿掣牛，委身致命，以立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

之譽。將誰處其不韙。以善歸己。禍將誰歸。予聞而歎曰。若長者之言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忘君。爲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爲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濬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日。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曠。從容步進。不怵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觀察使。尙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反以關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誦。而不可以勢誦耶。子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尙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擢累也。

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 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鬪爭。而易於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獠獍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獠獍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冢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州。以爲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尙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二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壤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授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官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91B



~~1650258~~

